

來自茵夢湖的靈感
浪漫如水
舒適如雲
溫柔如情
撫淨你身心的灰塵
人生道上的疲憊

夢幻系列



HCG 夢幻系列——一個成真的美夢！

漸層朦朧的夢幻色，係歐洲設計大師自茵夢湖傳說得來靈感，運用於作品上的一種珍奇色彩，浪漫溫柔又舒適。

和成新推出夢幻系列，

夢幻紫、夢幻藍、夢幻紅等套套賞心悅目，讓您潔淨身心之時，徹底鬆弛自己、悠然忘我。

夢幻系列以電腦自動窯燒製，瓷釉均勻細密，保證10年不龜裂，

配用 HCG 單把手定溫龍頭，可連續使用100萬次；

豪華省水馬桶、靜音、省水——全套衛浴，件件精品。

和成銅器、瓷器榮獲日本海外第一家JIS工業標準及美國 ANSI、加拿大 CSA 國家標準，為暢銷美國、日本、加拿大市場的最佳品質保證！

歐式精緻衛浴情趣...

夢幻 Dreamline
系列



和成欣業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FL: (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台北☎(02)5015167
東區☎(02)7062209
中區☎(02)5631411
桃園☎(03)625661

竹苗☎(035)315152
台中☎(04)2613184
彰化☎(047)237608
雲林☎(056)327091

嘉義☎(05)2771233
台南☎(06)2638110
新營☎(06)6334605
高雄☎(07)2616151

屏東☎(08)7334778
宜蘭☎(039)354515
花蓮☎(038)525152
基隆☎(032)279411

人間7

《悲泣的河海》專輯

台灣的河川：西海岸生態環境特輯

《說不出口的愛》特別報導

斷袖的青春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第一卷 第七期

人間

75年5月2日

《悲泣的河海》專輯傷痕痛
綠牡蠣的惡夢海岸

尤金·史密斯
和他的「水保悲歌」

《悲泣的河海》專輯救贖篇
台灣民間第一面護河大旗

向天地贖罪

人間封面文章

山嶽頂的囚徒

人間燈火
讓我牽著你的手

《說不出口的愛》特別報導
斷袖的青春

特別撰文

給阿青的一封信
——「不是孽子」

一滴水的誕生

目前污染的情形，可以說無孔不入。連要飲用一口乾淨的、無細菌、無化學毒物的水都不容易。無奈大家將錯就錯，含氯量過高的自來水也罷，污染的地下水、河水、井水也罷，喝了再說。這種情形久而久之，連人類本能上攝取食物要求天然純淨的基本條件，也給淡忘了。莫名其妙的癌，以及各種怪病、怪胎，都由經年累月吸取飲用水中的污染物質，像埋設了定時炸彈在每一個現代人的軀體裡，此起彼落的看到身邊的親戚朋友，一個一個爆炸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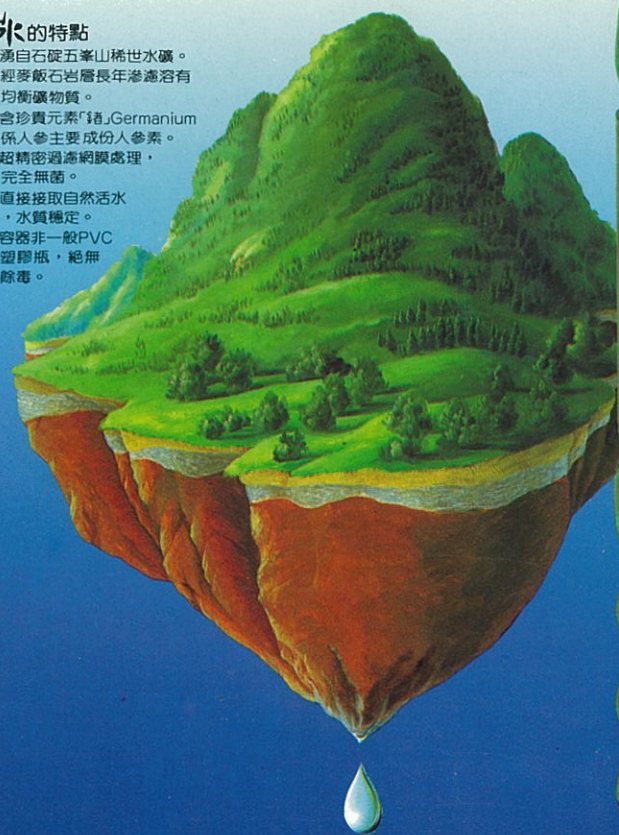
然而，當一口清涼的「水」礦泉，滑過你的唇舌、滑過你的喉嚨時，一組封閉已久的記憶悠然啓開；一股令人愉快，精神起來的感覺，即刻躍上你的心頭。那是「水」礦泉、為你帶來了久違的「天然純淨」。

「水」礦泉之所以天然純淨，是有她獨特的身世的。

當天上的甘霖降臨石碇五峰山觀龍谷，雨水就被不曾放過牧，不曾農作噴撒農藥的山塵吸收進去，然後透過頁岩、砂岩、石灰岩，以及麥飯石層層的過濾，經過漫長石岩之旅的歷練之後，除了帶了均衡的礦物質之外，特別攜帶了珍貴的「銻」，找到斷層細縫的泉眼，一滴天然純淨的「水」礦泉就這樣誕生了！

水的特點

1. 源自石碇五峰山稀世水礦。
2. 經麥飯石岩層長年滲透溶有均衡礦物質。
3. 含珍貴元素「銻」Germanium 係人參主要成份人參素。
4. 超精密過濾網膜處理，完全無菌。
5. 直接接取自然活水，水質穩定。
6. 容器非一般PVC塑膠瓶，絕無餘毒。



豐泰關係企業：

豐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3段123巷5號 ● 電話：711-2789 ● 781-1616



小柔柔來了！ 舒潔面紙小柔柔集字大贈送

柔柔軟軟好可愛的小柔柔，你想得到它嗎？歡迎趕快參加舒潔面紙「小柔柔來了」集字大贈送活動。

期間：即日起至75年6月30日止

- 辦法：
1. 集盒裝舒潔面紙正面開口的背面印有「舒」、「潔」、「小」、「柔」、「柔」五字，即送一個小柔柔。
 2. 集10個印有任一字樣的盒裝開口，亦可獲得小柔柔一個。
 3. 寫明姓名及正確地址，寄台北郵政222號信箱「舒潔小柔柔」收。

註：姓名、地址如因書寫不清楚而無法寄達，恕不負責。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TAIWAN SCOTT PAPER CORPORATION



家人的營養，屬於那一種？



含12種維他命9種礦物質

妳也許認為家人的營養夠多，可是——
孩子偏食挑嘴，先生飲食不當，三餐不定時不定量，營養攝取不均衡，影響健康；補充家人營養，請給家人一粒善存！

善存，是12種維他命9種礦物質的健康營養劑，能補充現代人因生活習慣不規律，飲食不當而缺乏的維他命與礦物質，促進新陳代謝幫助發育，改善虛弱體質。

補充家人營養，請給家人一粒善存！

12種維他命		9種礦物質	
營養成分	營養含量	營養成分	營養含量
維他命A	5,000IU	鈣	162mg
維他命B1	30IU	鎂	125mg
維他命B2	90mg	磷	150mcg
維他命B6	400mcg	鐵	27mg
維他命B12	2.25mcg	鋅	100mg
維他命C	2.6mg	銅	3mg
維他命E	20mg	錳	7.5mg
維他命K	3mg	鉀	7.5mg
維他命D	9mcg	鈉	22.5mg
維他命H	400IU		
生物素	45mcg		
泛酸	10mg		

善存*

商標字號第25608號
省商標字號第7402095號

奔波繁忙，體力透支，請吃克補！



克補為您克服疲勞，補充體力！
工作過度，商場應酬，奔波熬夜，體內的水溶性維他命容易流失、缺乏，造成體力透支，身心疲乏。

克補含高單位水溶性維他命B群(B1、B2、B6、B12)及C、E，能促進體內新陳代謝，為你克服疲勞，補充體力，迎接工作挑戰！
忙的時候，累的時候，請吃克補！



克補*

膠衣錠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5213222(10線)

商標字號第7402079號
商標字號第02201號

發行人 / 陳永善(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疆(高上秦)

第7期

人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王禎和 黃春明 郭楓 尉天驄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 / 董良俊律師

總編助理 / 潘庭松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郭力昕
採訪攝影 / 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特約攝影 / 鍾俊陞
業 務 / 史庭輝
行銷主任 / 曾伯堯
會 計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人間」是一本了不起的雜誌。在數年前，日本也有幾本刊登社會性報導攝影的雜誌，如今已所剩無幾，現在以醜聞、色情裸體照片為主的雜誌在日本大行其道。取得高度經濟成長的日本，企業已成為日本的皇帝，因此批判公害和國政的記錄照片（photo documentary）逐漸被社會和讀者所敬遠，這是目前日本報導、新聞界所存在的悲慘現實。

從追究石油時代日本「四日市」公害開始，我現在正盡力於核能發電問題的報導。目前，日本核電廠中的轉包工人總計在三十萬人以上，其中有十一萬六千人受到核子輻射曝害，而過着痛苦的日子。日本的「進步」與「發展」，明顯地建立在民衆的犧牲之上。但是，在日本，歷史上存在着「一切犧牲都是為了國家」的這種可怕的想法，因此對日本現代化的反省工作，就越為吃力不討好了。但我並不灰心……我在「毒氣島」這個專題中，報告了1929-45年間，日本當局在瀨戶內海上的一個小島上秘密製造毒氣，把這毒氣用在中國大陸戰場上的事實。那兒的農民、漁民、婦女至今為肺部機能病變所苦，為數在四千人左右。我想通過凝視日本的歷史、藉着相機做反省的表現，却成為一個「賣不出照片的攝影家」，但我絕不屈服於政經權力。如果「人間」雜誌能够刊登我的以「產生核能發電被曝者的日本」為題的作品，不知有多麼高興……

日本 樋口健二

讀貴刊有關台灣的大學生同居問題的報導，似缺乏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來，台灣的大學生思想保守，行為並不「開放」，簡直是迂腐的。他們唯一「開放」的，只是器官而已。同居雙方，還是女性理家，男生玩牌。不拋却男性沙文主義的包袱，把異性當做「人」來對待和交往，則「性別主義」（sexism）還是要一代又一代摧殘青年的浪漫的夢幻的。

香港 丘延亮

「人間」越來越有看頭了。特別是柯錫杰先生鏡頭所呈現的，個人看了之後，內心會產生許多複雜的情緒（感）。

有一點建議——加強校對工作。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在困難，自己就有這種痛苦經驗。我之仍要向你提出，實在是因為「人間」是本高水準刊物，錯「別」字過多，總不是一件好事。當我把第六期買回來之後，隨便翻了幾頁，就有許多的錯誤……

台北市俞允平

我深深地感激阮義忠先生的那些珍貴的照片，和那份悲天憫人的情懷，每幅作品，都那麼重的在打擊我的心，它讓我面對自己時竟有些慌亂了起來，「想家」那篇小小的故事，和那張照片——看完，就哭的泣不成聲了。

很感激你們出版了這樣的刊物，裡面的字裡行間都顯示出對我們這個「人間」的關愛和心疼、很深刻的漾溢在每一頁中，讓人看完每一篇都很難入睡！

謝謝你們改用的雪銅紙，它使得所有的黑白照片，看起來真舒服！加油！好吧？我支持你們！

王新蓮 4月12日

嘉義縣布袋鎮與台南北門，同屬漁鹽之鄉，且距離是如此的近，但孩童的教育卻差則得大多了。

或許這兒的家長比北門鄉的富裕多了。雖然這仍是個純樸的小鎮，速成學前教育並不普遍充斥，孩子有充足的綠地、泥土、空間來度過他們的童年；一旦進入了小學，情形卻不同了。

我祇在布袋國小讀了一年。我的小妹現在五年級。自一年級開始，每次考試完，她在成績單上指出哪位同學家中請了家教。是三年級開始的吧，她參加了「全班性」的補習，放學後，全班統統留下來補習，每天總在六點以後才到家。

或許這又是升學主義下可憐的一小群吧！此間隣近新營私校——興國中，家長們擠破頭也要將子女送進去（我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我六年級畢業後，還天天到校演練圖解數學。記得我們那屆，有一班學生統統都念布袋國中，那班學生全被我們這些「準興國」嗤之以鼻，……現在想起，覺得好不辛酸。

我並沒有參加什麼學藝補習，不過光就學校的「義務輔導」便令我倒盡了胃口。至今，我仍分辨不出馬鈴薯年蕃薯的不同。媽媽常說：「你們真生對了時代。想當年我們放學回家，就得一田一田去找蕃薯葉，剝碎來餵豬，哪像你們坐著便有現成的飯送上口。」我們真是幸運的一群嗎？

真的可廢除聯考制度嗎？廢除了以後，我們真的可自在地依興趣念書，從事研究，而非應付考試嗎？恐怕三十年後，我仍無法回答我的孩子。

私立高二學生 4月14日

編輯室報告

三、四月以來，本省西南海岸線上養殖業的巨大災變：文蛤、牡蠣、草蝦……一夜間紛紛暴斃；自高雄到台南，千餘公頃的養殖場上，一片淒惻，觸目蒼涼。台灣的海域沉淪，已逼近倒數讀秒的緊急時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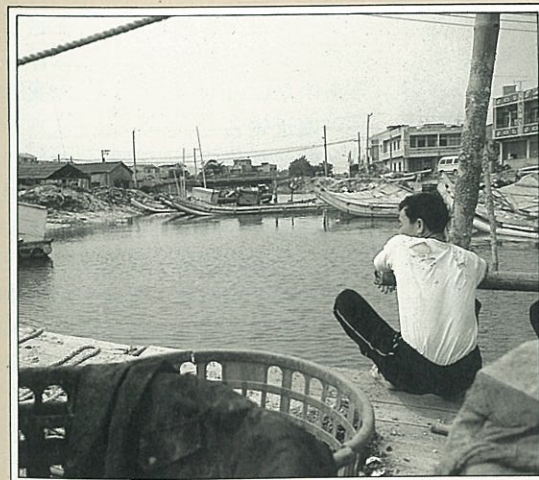
然而，問題的根子在哪裏？

翻開這些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與工業發展的曲折歷史，我們不能不反省，它們的代價是什麼？在這個美麗的島上，我們以一次又一次生態凋零的挫折、環境污染的辛酸，交換著物質豐裕的恣奢；我們真能眼睜睜看到自己潔淨的天空、流水、大地與海岸，在自身無可饜足的貪慾中，一大片一大片的蝕腐、潰敗、而終至死亡嗎？

我們該如何解開那一個現實生存、社經發展與環境污染間難解的三角習題呢？

這就是本期人間生態與環境的一系列追蹤特寫：「悲泣的河海」專輯。我們以現場目擊的報導、公害裏傷的沉痛、與殷鑑未遠的例證，組成了這個專輯的「傷痕篇」。（見106頁「綠牡蠣的惡夢海岸」，117頁「公害結構質疑書」，120頁「水俣悲歌」三文）。

此外，面對著這一個陷溺在惡夢中的環境生態，我們依然看見了少數有心的人士，懷抱著堅定的人文悲憫，以他們脆弱的雙手，小心翼翼的為著呵護一條河流，為著復甦魚蝦生態，為爭取居民的「環境權」，而艱苦奮鬥著！這些人的聲音可能微弱，努力可能失敗，但他們的見證，無疑具備了深遠的啟示。在「悲泣的河海」專輯中，我們以「救贖篇」記載下這些可貴的人和事。（見82頁「重回桃花源」，98頁「第一面民間護河的大旗」各文。）



〈75年5月〉人間



除了環境倫理以外，今年開春以來的另一個社會議題，則是愛情倫理的歧義——同性戀現象。

三月初，本省第一個「愛死病」案例的公開，引起了大眾媒體的嚴重關切。在各式高亢的音色中，我們不免要沉靜下來尋問：同性戀的學術定義與現實個案究竟如何？是怎樣發生的？在廿歲以下的未成年青少年中，是否也有類似的現象？他們在哪裏？他們怎樣生活？怎樣愛？怎樣懷着這個不能向人訴說的隱痛，在沮喪中衰老，在醫療中掙扎，在漂泊中成長呢……

他們的指引在哪裏？

為了解答這一層層的迷惑，我們設計了另一個「不敢說出口的愛」特別報導，進入青少年同性戀群儕的生活中，分別以現象的切入、專家的剖析、治療的個案、以及正面的成長四個角度，相互映照，烘托出一個更深入的同情理解的架構。（參閱20頁「斷袖的青春」，32頁「超越在挫折與障礙之外」，36頁「一個同性戀者的形成」，40頁「寫給阿青的一封信——不是『孽子』」。）

感謝白先勇先生、文榮光醫師、陸汝斌醫師對這一報導的真誠助力。

談到情感的光輝，在一個被人遺棄的角落裡，在一對邁入生命暮年的夫婦身上，我們看到了愛情的溫煦與恒永；也許，「偉大」應該這樣定義的吧。（第10頁，「讓我牽着你的手」。）在另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一位因瘋狂而囚禁的莊稼漢，和一位因病變而殘障的流浪漢，他們相濡以沫的故事，也為人性給出了最後的一點光輝。（46頁，「山嶽頂的囚徒」）

這一期，為了「悲泣的河海」專輯，我們抽換了一些稿件，原訂本期刊登的少數民族婚禮，移於下期推出。也因為西海岸污染事件的突然爆發，基於我們對環境問題一向的關切，我們沒有理由置若罔聞；因此，這一期的出刊日期有所延誤，這是我們要向讀者說明並深切致意的。本期我們再度增加了8頁彩色，4頁內文。我們不考慮成本，品質和內容才是我們唯一的考慮！

●蘭州城一座古色古香、別具風味的木造陸橋，如今是否依然無恙呢？



《人間回響》

四十年前走過的路

我看塔爾寺與敦煌

柯錫杰先生的攝影作品，我以前就看過多次，但都止於純粹的藝術欣賞層面，並沒有很深的情感投入。

這次看了人間雜誌第五期報導柯錫杰「搜巡在中國邊陲上」的特輯，我的感受迥然不同；心中一直激盪着親切、懷舊的情緒。他在西北邊陲拍攝的那些照片，有的鮮明生動，有的美如詩畫；像塔爾寺的曬大佛場面，則是氣勢雄渾，攝人心魄！這些不同的特質，深深觸動我的記憶，因為四十年前我也曾到過西寧，到過塔爾寺和敦煌的莫高窟。

民國三十五年初春，我還在蘭州的中國石油公司工作，蘭州各界組

織了一個西寧訪問團，我也是團員之一。那時抗戰剛勝利，一切物質條件都還簡陋，我們一行三十多人，是分乘兩部大客車到西寧的。

春寒料峭，狂沙撲面，滋味當然不怎麼美妙。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頗有荒漠遊俠的壯闊情懷。

那時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先生，對我們這個訪問團招待得十分周到；宴席上竟然吃到青海少有的米飯和青海湖的黃魚。我們到西寧那天晚上，還特別請當地的蒙藏同胞，在省府前面的廣場表演他們美麗動人的傳統歌舞。第二天又送我們到塔爾寺參觀燈節的盛會。

塔爾寺每年農曆正月初八到十八日，都有祈願大法會，尤以正月十五晚上的酥油花展示最為燦爛輝煌，遠近馳名。

酥油花和西藏的宗教、文化有很深的淵源。西元六四一年，唐朝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的松贊崗布王，文成公主虔信佛教，從長安帶了一尊釋迦佛像到西藏，當地的藏胞恭敬的在佛像前供奉了一束酥油花，從此相沿成習。而松贊崗布王受文成

●昔日往塔爾寺參觀酥油花的藏胞家族，在路上留下這幀珍貴的合影。



●穿着傳統服飾表演藏族歌舞的藏胞婦女，攝於四十年前西寧市青海省政府行政大樓前。

修習佛學；回到西藏後就創造了西藏文字，翻譯佛經，最後創立了西藏佛教。

用黃油為主要原料的酥油花，據說直到一五九四年才傳到塔爾寺。經過寺中藝僧的苦心鑽研，在題材和技術上不斷創新！不但能塑造花卉、樹木、人物、佛像，還能堆砌一兩丈高的亭台樓閣，以及表現他們宗教、神話的深遠故事；使得這項油塑藝術成為塔爾寺的藝術三絕之一。據說這項技藝是不外傳的，只有寺中的藝僧才能師徒相傳。我們在塔爾寺參觀時，還聽說燈節之夜展出之酥油花，須在年前的農曆八月十五日就開始做；由此不難想像數量的衆多和規模的壯觀。

塔爾寺的金碧輝煌，柯錫杰的記錄攝影裡已經表現得很清楚。我另外記得比較深刻的是參觀到廚房的時候，看到一口黑色的大鍋；鍋口之大恐怕掉進一個小沙彌都不容易察覺！當時塔爾寺有三千多僧侶，這口大鍋是功不可沒的。

很巧的是，我們也見到了那時住在塔爾寺的班禪十世。班禪那年大概只有十來歲，長得方面大耳，儀表堂堂。謁見的時候，要先鞠躬走到他的法座前，取出哈達奉獻，班禪則用手摩一下謁見者的頭（表示祝福之意），並無簡單茶點招待。雖然他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在信徒看來，能謁見他已經是十分光榮的；據說信徒如果有幸站在他的屋前行膜拜之禮，就是無上的榮耀和恩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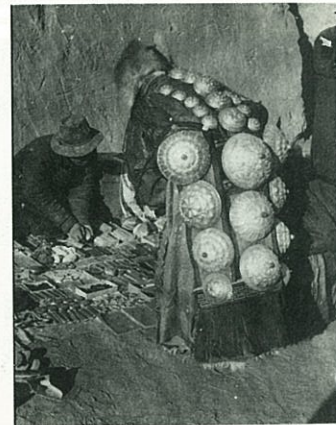
說到膜拜者，我們去塔爾寺途中，一路上都看到那些五步一跪、九步一拜的信徒。更讓我難忘的是燈節晚上，塔爾寺人山人海實在太擠了，入夜後，我們到外面看夜景，沒想到黑漆漆的路上，還有絡繹於途的膜拜者！那種景象，看起來很悲涼，但又不禁讓人興起肅穆之感。宗教給人的心靈撫慰和感召力量，確實是既神秘又強烈啊！

我雖然無緣看到曬大佛的場面，在塔爾寺倒也拍了不少各處廟宇、跳神會、酥油花的珍貴照片，臨走也買了一些小酥油燈、小佛像之類的紀念物，可惜四十年來幾番遷移，留存的竟已不多。當年的黑白照片，留到現在有些也泛黃或模糊了；看到柯錫杰的彩色照，我的記憶又跟着色彩而鮮明起來。

至於莫高窟，我是二十六年、八月間和新婚太太去的。我們也看了月牙泉，那時確實很美，不像柯錫杰看到的；已經遭到了人為的破壞！

莫高窟那時還沒有加上扶手欄杆，但各窟的彩塑、壁畫，屢遭外人掠奪破壞和當地不肖分子的盜賣，有一部分雖經補塑重修，也難以恢復舊觀和神韻了。像唐朝的塑像，額頭多半有一顆寶石；我們看到的塑像，寶石竟都已被盜走，真是遺憾和痛心！

我們在莫高窟參觀了一天，來去匆匆，未能得見全貌，但已足夠我們沉思追想了。每一個朝代的壁畫和塑像，都說明着當時的文化、生



●將近半個世紀前，塔爾寺的女信徒，在小攤上選購紀念物的一景。藏族婦女每逢節日都盛裝赴會；這位信徒背上的大小圓形飾物都是銀子做的。據說有些藏族婦女身上的珠寶金飾，高達萬金以上。

活和思想的內涵；像隋朝留下來的壁畫，有的人是長了翅膀的，有的動物是飛到天上去的，這種豐富的想像力，和隋朝社會的自由開放有很大的關係。又如唐代，因為生活安定富裕，留下來的人物塑像也都比較福泰、飽滿；衣服的飄帶也很華麗細緻。這樣一處豐美的文化遺跡，沒有好好的保護，實在是很可惜的。

四十年前走過的路，有些漸漸淡忘了，像塔爾寺、像敦煌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現在回頭去看，却仍然是這樣清晰、這樣動人！

撰文／攝影■儲京之



●祈連山南側的車馬隊。

人間(75年5月)

(75年5月)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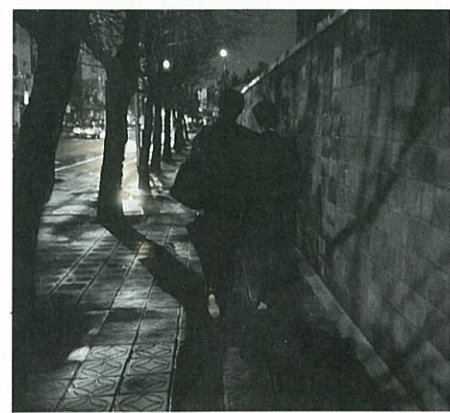
整理■李瑞

6 人間回響 撰文／攝影■儲京之
四十年前走過的路

看到柯錫杰的報導，我憶起了那一年，我到塔爾寺與敦煌……

10 人間燈火 撰文■陳 列 攝影■蔡明德
讓我牽著你的手

他們結婚的時候，蕭雲模45歲了，江美玉比他整整大了11歲。
在一片被諸神詛咒的廢土上，他們體現了人與人之間至真的情意……



20 《不敢說出口的愛》特別報導之一
撰文■黃 沙 攝影■李文吉
斷袖的青春

在酒吧的淒迷燈影裡，在新公園詭譎的夜色下，
他和他呢喃低語，併肩漫步；他們年輕、早熟；
狂野而又迷亂，內心充滿不能向人訴說的隱痛……

32 《不敢說出口的愛》特別報導之二
撰文■楊 欽 攝影■張 盈
超越在挫折與障礙之外

同性戀者如果情感穩定、生活如意，是沒有病的……



36 《不敢說出口的愛》特別報導之三
撰文■許大可 攝影■張 盈
一個同性戀者的形成

42 《不敢說出口的愛》特別報導之四
撰文■白先勇 攝影■李文吉
寫給阿青的一封信：不是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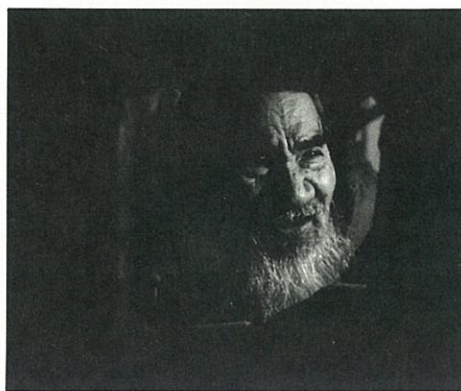
「……那一刻，你突然面對了真正的自己，
發覺你原來背負著與大多數人不同的命運。」；
名作家白先勇以充滿愛心、悲憫的筆觸，揭露了
暗夜中的一線曙光。

46 人間封面故事 撰文■官鴻志 攝影■蔡明德
山嶽頂的囚徒

他們兩個：一個是絕對的禁錮，一個是全然的自由；
他們却在同樣孤絕的世界裡，在瘋狂的邊緣，
相濡以沫，給出了人性最後的一點尊嚴……

60 阮義忠速寫簿 撰文／攝影 ■阮義忠
勞工默思錄

阮義忠上山下海，入千尺煤坑，進高溫工廠，
準確的剪影了這一輯人所未見的勞動者組曲……



70 人間對話 訪問■陳映真 紀錄■李 明
訪談對手■大須賀勇／蛭田早苗
用舞蹈向「現代日本」叛變？

日本「白虎社」在台灣的演出，造成此間若干
青少年的「白虎震盪」，它的意義何在？
它呈現了多少正面的或負面的問題？……

82 《悲泣的河海》專輯救贖篇①
撰文■心 岱 攝影■林國彰／王 華
向天地贖罪

他們屈身伏在盤錯的巨石上，取出劇毒的氰酸
鉀倒進清澈的河水裡……，
下山後，這位目擊者卻背負著殺手的罪孽，
把自己獻到公義的祭台上……

94 《悲泣的河海》專輯救贖篇②
撰文■心 岱 攝影■王 華
重回桃花源

98 《悲泣的河海》專輯救贖篇③
撰文■楊聿瑞 攝影■史維綱
第一面民間護河的大旗

106 《悲泣的河海》專輯傷痕篇① 撰文／攝影■王家祥
綠牡蠣的惡夢海岸

117 《悲泣的河海》專輯傷痕篇②
撰文■楊憲宏 攝影■潘庭松
公害結構質疑書
名記者楊憲宏向公害結構質疑的「獅子吼」！

120 《悲泣的河海》專輯傷痕篇③
攝影■尤金·史密斯 譯述■劉宗國
**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水俣悲歌**

為了見證這個被公害澈底摧殘了的日本小鎮，
尤金·史密斯和那些病痛的、困扼無助的人，
同生活，共飲食，在採訪中度過蜜月……
即使衣食無援，即使被毆成傷，
他却未曾稍退一步。
他的報導，讓全世界面對了水銀污染而戰慄！

人間

出 版 者／人間雜誌社
登 記 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 話／(02) 700-6304



零 售／新台幣 148 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 1480 元
半年新台幣 750 元
港澳全年 US \$ 54.5 (空運)
US \$ 41.2 (海運)
亞洲全年 US \$ 60.1 (空運)
US \$ 45.1 (海運)
歐美全年 US \$ 65.8 (空運)
US \$ 45.1 (海運)
中華郵政北字第 1726 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

封面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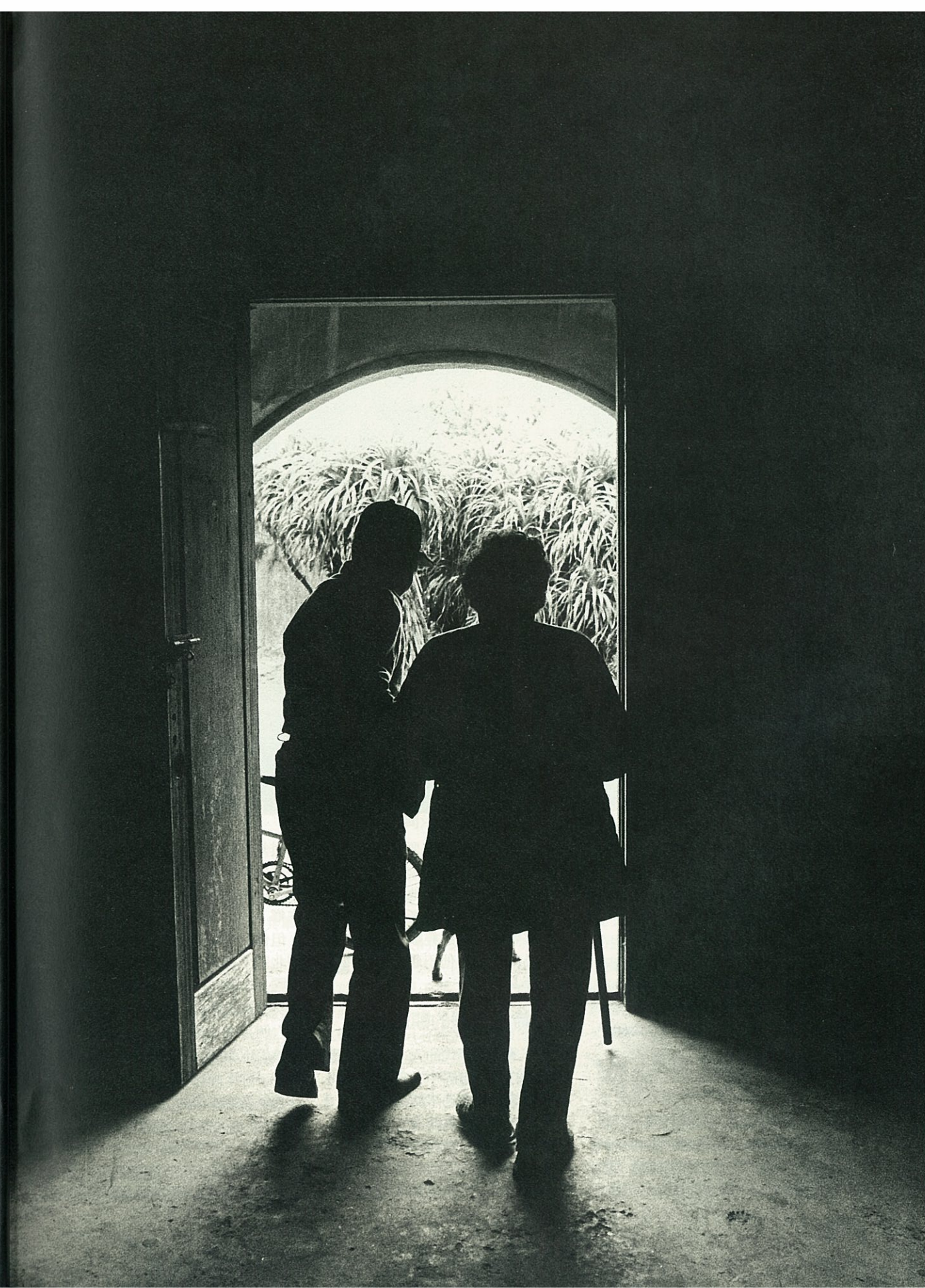
得了精神病的買主生，多年來一直被家人
囚居在寬僅八尺的水泥房中，無天無地。
他喜歡將自己那雙鏤刻着孤獨與不幸的雙
手，伸出洞口，彷彿在向世人傾訴：不要
遺棄我，請來幫助我！ (攝影■蔡明德)

印 刷 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讓我牽著 你的手

他們結婚的時候，蕭雲模45歲了；
江美玉比他整整地大了11歲。
他，來自四川，過了半輩子蜉蝣顛躓的生涯；
她，來自山地，也是人世間落了單的人。
他出了車禍，她費心地守候，默默地流淚，
傷疼得哭壞了眼睛……
她病疾纏身，他晨昏地相伴，
靜靜地呵護，溫柔的奉獻了一切……
他們和繽紛的世界離得很遠。但是，
他們體現了人與人之間至真的情意……。

撰文■陳 列
攝影■蔡明德





●她不嫌我，我也不嫌她…

蕭雲模結婚的時候，已經四十五歲了。太太江美玉則足足比他大了十一歲。婚事剛剛提起，他那些在軍中認識的朋友，就已紛紛表示不贊成了。他們說：「你這是幹什麼嘛？娶了一個年紀這麼大的女人，而且又是山地人，又有五、六個兒女…」

對於這些話，蕭雲模沒有多作解釋。他只簡單地跟他們說：「大家馬馬虎虎啦！從大陸到台灣，一個人，沒辦法啊！她是老，但我也不是年輕啊。她不嫌我，我不嫌她，剛好配成一對。」

他並不是沒想到過要找個年輕的對象，但那是很可能需要一大筆錢的。況且最主要的，他只不過是想要個伴罷了；其他的考慮都因此變得無足輕重。他已經厭倦於那種無巢孤鳥的日子，他不想再過那流浪漢的單身生活了。

●蜉蝣歲月裡的顛躓生涯

和許多三十年代的人一樣，他是在時代的風雨撥弄中，帶著難堪的記憶跌跌撞撞度過來的。

很小的時候，他就沒了父母，將他撫養帶大的，是他的大姐。十二歲時，一位走江湖的藥材販子問他：「要不要到外面去闖蕩？」也不

知道為什麼，他就那樣懵懵懂懂地跟著這個陌生人走了。這一走便是永永遠遠的離開了他那四川成都的家鄉。

但他並沒有跟著販賣藥材；他在湖北落下腳來，當起了木工學徒。民國三十四年，他二十四歲，師傅把女兒許配給他。

六個月後，抓兵的把他帶走了。小孩生下來時，是那個無緣的妻子，走了好多哩路，抱來營區讓他和孩子見了那僅僅的一面。然後，部隊開拔，他又蜉蝣般的東奔西調。就在這一連串的跋涉途中，他聽說日本投降了。原以為從此可以回家，和妻兒過太平日子，做一個平

由於種種病痛，江美玉的身體經常是怕風的，因此冬寒時常愛留在室內。蕭雲模知道這對她並不好，所以常利用天氣晴朗的日子，扶持著江美玉在屋子四週散步。

的故事，而這團體的生活，且也成了他遺忘某些事和盼望某些事的避風港泊，但在那個要求一致行動的大家庭裡，他有時更會刻骨銘心地覺得心裡有些什麼東西落了空，感到一種難忍的情懷。他漸漸強烈地渴望起與另外的一個人更為貼切的親情。他想，當許多語言、寄託和愛憎的面目都逐漸模糊之後，或許，兩人之間的溫暖，是他還可以把握的吧。

現在，他終於申請退了伍。他希望靠著年少時學得的木工手藝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並且建造一個能夠讓他的情感落實下來的家。

●在人世間落了單的人

他曉得，江美玉也是一個在人生路途上落了單的人。幾十年前，她和前夫一直在阿姆坪的山水間種田墾地，辛苦養育著五男一女。等到孩子漸漸長大的時候，却因為要建水庫，家園一次、兩次的被迫搬遷，於是有的兒子進了教會；有的入贅到別人家；有的去了海上；女兒也嫁走了；只有兩個孩子跟他們一塊兒搬到陌生而遙遠的海邊。這時，丈夫又去世了。她一向依賴和親炙的土地與家人，全都離棄了她。

蕭雲模覺得，在人世間辛酸獨行的兩個人，若能彼此照應著，相互慰安的一起走完那剩餘的歲月，豈不是很好嗎？

雖然他們並不很清楚基督的教義和聖歌在吟嘆或讚美什麼，但他們却喜歡牧師和長老的聲音，以及頌歌的音色，在微暗的教堂裡迴盪時所散發出來的一種安祥和希望的氣息。

來說媒的是江美玉的姪女，她也是這麼說的：「大家做個伴啊！」蕭雲模原來也沒有多少朋友，既然大家都反對，乾脆就不讓這些朋友知道他們結婚的事吧。那一天，喜宴只有兩桌，都是江美玉的親人。

那是民國五十五年的事；他退伍的第二年。

對於這一位終於在他的生活中朝夕相處的人，蕭雲模原就不曾設定一個怎樣的考量的標準，也不曾奢求或幻想過愛情該是什麼，但他仍發現，婚後，他的生活忽然明亮，活潑了起來。在軍隊的那個範圍內過了半輩子，蕭雲模早已習慣於沉靜規律的生活調子，但她的出現，卻帶來了漾動變化的光影聲色。

●能分享彼此的溫暖，就是幸福

江美玉是一位很開朗的女人，愛說笑話，愛與人交往。在阿姆坪的時候，她學會了說台灣話；現在經常處在一些軍眷區裡，又很快的就





學會了國語。蕭雲模也曾向她學習過泰雅族話，但他不得不承認，在這方面，她比自己聰明太多了。

結婚之初，他在桃園龜山做木工，她則一邊接管承擔了所有的家務，一邊幫著蕭雲模做一些磨光窗框、門板材面，以及上油漆之類的事。一個女人和他一起工作的感覺，她的煮飯洗衣，她的笑聲話語，她在同一個屋簷下愉快地進進出出的身影，整個的都令他感受到生命的紮實、親切和溫馨。這是他長久以來都已經忘懷了的，甚至是不曾深

刻體認過的事。

江美玉有時會半是好奇半是撒嬌地纏著問起他的過往，尤其是在大陸的經歷。這些原都是他過去多年來所要刻意忘懷的。但是，蕭雲模慢慢發現，當他點點滴滴地跟江美玉述說著過往的歲月時，已不再像以前偶爾夜半夢醒，獨自追憶時的那般苦澀無告了，甚至於漸漸變得像是一幕幕經常連貫不起來的、和他很不相干的影像，遙遠而不真實。

他和江美玉的結合，在他們兩人

身上，都開展了一股面貌完全相異的人生旅程。

● 攜手再作一次人生當中的撤退

可是細細數落下來，日子倒也是平淡實際的，婚後生活中似乎也沒太多值得特別記憶的事。他們爲了維持這個家，經常忙碌著工作。雖然一直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但在桃園龍崗附近的新村租屋住久了以後，畢竟也有安定下來的感覺。對他們而言，能分享到彼此的溫暖，

幾乎就是幸福了。

他們開始儘可能地存一些錢，好讓將來不能工作時，也能較寬裕地度日。他們沒想到人的衰老疾病所可能帶來的無情折磨，也沒想到會有更大的苦難在前頭等著他們。

婚後第十年，從現在算起，剛好是十年前，陰雲籠罩到他們身上，蕭雲模出了車禍，那次意外，對這對歷經了苦難的夫妻，又是多沉重的打擊啊！她不眠不休地連著好些日子在醫院裡照料他。在丈夫看不到的角落，天天歔聲偷泣，不知不

江美玉的身體雖然一直受著疾病的無情折磨，但是，在蕭雲模細心的守護下，江美玉整個心情感受到生命的紮實、親切和溫馨。



覺中竟把眼睛哭壞了。他出院後，江美玉的視力雖有好轉，但畢竟是受傷太重，已不如從前了。

他們照樣忙裡忙外的；隨著年歲的增添，許多毛病接連著纏上了江美玉：心臟病、高血壓、頭暈、腰痛……最嚴重的還是眼疾。

也許由於藥吃多了，江美玉每次吃藥後都有反胃和胸口苦塞的感覺。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蕭雲模發現「鵝仔菜」似乎有抑制這種噁心的效果。從此蕭雲模屋前的小菜園裡，便終年不斷地種著「鵝仔菜」。



江美玉體弱多病，
無法操持家務，
因此所有家事便都
落在蕭雲模身上，
但江美玉總會在旁陪著他。

由於不忍看著她繼續抱病操持家務，也由於她真的愈來愈需要人照顧了，蕭雲模開始辭卸了一些不頂必要的工作。這使得並不寬裕的他們，生活得更為清苦；至少，一個月一千多塊的房租就是一項定時的重擔。

蕭雲模原曾隱約地覺得，讓他和江美玉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正是他們這種來自社會底層的人，所共有的一個困窘酸楚的大背景；他們在一起，曾經多麼希望，能够不再被諸如此類的陰影所侵擾。可是現在，他却發現，他們終究沒得逃了。

衡量局勢之後，他們終於決定了攜手再作一次人生當中的撤退；退到經濟需求可能抑至最低的一個人間角落裡。在那裡，他們可以省掉房租，他可以全心全意地照拂她；他們還可以共同努力著活下去。

民國七十三年初，他們來到了桃園海邊的大潭新村。

●在這個受詛咒的惡地裡 守護著她

這時候的大潭新村，已經是一個

凶惡的荒地了。近二十公頃的土地因鍋污染而廢耕多年，原來的居民也大都搬走，村中的住屋和小路經常空空蕩蕩的。冬天裡，強勁的冷風越過防風林從海上吹來，日夜在雜亂蔓生的林投樹枯枝和廢田、荒草間呼叫。一些不知何去何從的泰雅族人仍然留居在這裏。江美玉和前夫所生的兩個兒子，老二與老五，便是其中的兩戶。

孩子騰出了一個邊間，讓兩位老人家棲身。

房租的確是省了下來，江美玉身上的種種病痛却愈益加重了。近兩三年來，她更沒有一年不曾住過醫院。至於每個月就近到衛生所看三、四次醫生，每天離不開成藥，早已成了生活中的例行事務。長期以來折磨著江美玉的眼睛，在去年初，更惡化到只剩下一隻眼睛還勉強保有極為模糊的視力。

從他們決定遷往大潭村開始，江美玉的起居和一切家務，都由蕭雲模獨力負擔了起來。他煮飯、洗衣，服侍她大小便，為她洗澡，帶她去看醫生。彷彿在這個受詛咒的惡地裡好好守護著江美玉，就是蕭雲模全部的生命意義了。

為了她行動上的方便，他特地在那大約只有四、五坪的臥室內，以過去木工手藝，隔出一個廁所和盥洗的角落。在他的細心維護下，



室內顯得極為整齊、乾淨，也絲毫嗅不出一位長期病患居住其中的味道。

吃飯也由原來搭建在屋外的廚房，移到這個房間裡來。小飯桌就靠在門邊，挨著床沿擺著；每天，蕭雲模準備好飯菜之後，端進來，然後扶著江美玉坐下，為她盛飯，為她一一敘說著菜色，並把她喜愛的菜餚夾到碗內。

有時，江美玉胃口不好，吃過一碗飯後不想再吃了，他便會低聲說：「我知道你還能吃，為什麼不吃了呢？」語氣半是強制，半是疼惜。他用手輕輕撥下留在她嘴邊的菜屑飯粒，然後加了一句：「不吃，

身體怎麼會好？」

●「聽不懂沒關係啊， 心到了就好。」

也許由於藥吃多了，吃久了，使江美玉每次吃藥後都會有反胃和胸口苦塞的感覺。有一段很長的時期，蕭雲模和江美玉都在為此苦惱著；請教醫生，好像也沒什麼改善的辦法。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蕭雲模發現略帶苦澀的鵝仔菜似乎有抑制這種噁心的效果。多次試用後，證實了它的效用。於是，蕭雲模開始在屋前闢植的小菜園裡，終年不斷地種鵝仔菜；在這以後的每一餐裡，他必定會先準備一盤煮過

的鵝仔菜，等到江美玉吃過飯服過藥後，稍覺不適，更可立即用開水燙熱了吃下去。

江美玉的身體經常是怕風的，因此冬寒時常愛留在室內。蕭雲模知道這對她並不好，所以常利用天氣放晴的日子，儘量扶持著江美玉在屋子的四周走幾趟，並且也讓她 and 鄰居聊聊天。她和她的族人之間的談話，蕭雲模聽得並不十分清楚，他却總是帶著淺淺的笑容，靜靜地扶著江美玉，耐心地等待她們把話聊完。

星期日，是他們一起去作禮拜的日子。教堂小小的，包圍在林投樹和木麻黃的濃綠裡。早上九點鐘，

由於江美玉行動不便，吃飯也由原來搭建在屋外的廚房，移到房間裡了。每逢用餐時刻，蕭雲模必定扶著江美玉坐下，為她一一敘說著菜色，並把她喜愛的菜餚夾到碗裏。

蕭雲模總會一個人先去探望一番。等到教友大略到齊了的時候，他便會折回家來，扶持著江美玉出門。

教堂裏講道用的是山地話，間或夾雜一些日語；蕭雲模是不怎麼聽得懂的，但他說：「聽不懂沒關係啊，心到了就好。」說話時，臉上仍滿是那種客客氣氣的含蓄的笑意。



能分享彼此的溫暖，就是幸福。

江美玉年輕時就信了教，蕭雲模則是在韓國等候被接來台灣的講習中，初次聽到講道的。其實他並不清楚基督的教義和聖歌在咏嘆或讚美什麼；他甚至於不認識講壇背後的小黑板上所寫的「我是生命」之類的字。但他可以感受到牧師和長老的聲音，以及頌歌的音色在微暗的教堂內迴盪時所散發出來的一種安祥和希望的氣息。他和江美玉都喜歡那樣的氣息。

● 繽紛的世界很遠， 與他們無關……

目前，他們每個月的收入只有三千七百元的反共義士津貼。剛來大潭時，鄉公所曾把他們列入七十四年度的一級低收入戶，隔年却不知為什麼又取消了，變為二級。對拮据的他們而言，升級非但使每月一千八百元的補貼沒了，且意味着他們原已菲薄的伙食，更要善自珍攝了。

對於這類的事，他們並不曉得要如何爭取或申訴，只能默默地隱忍著。他們知道，和自己同住一棟房舍的兒子一直有心照應他們，但孩子一大群，却只有二分半田產的老五，經常還需要靠出售辛苦捕得

的獵物來湊合著過日子，倆老心中著實不忍。以前，倆老還接受他不時送來的三百二百的孝敬，現在却只願接受他所供給的自產米糧了。

每天，倆老六點半起床，晚上則等到蕭雲模聽過七點半的電視新聞後，關起門睡覺了。他說：「不去睡覺，能去那裡？」的確，繽紛的世界很遠，那與他們無關；他們熟悉的，只是惡地窮荒。他們是在人世間承受了過重的擔負、無聲無息地活著的人。

但至少，他們仍然可以相濡以沫，可以在窮途末路裡堅持人對人的真摯的情意。

● 有的，只是柔情

有時候，蕭雲模在做飯時，江美玉若是想走動，常也會自己扶著牆壁走進廚房，在舊日的大飯桌旁坐下來。或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說些話，或是安靜地聽著他切菜、炒菜、開關瓦斯、勺水下鍋的聲音；以微弱的視力看著他男人模糊的身影在她身前晃動。她的上半身映在灰亮的玻璃窗框內，安定而沈重，好像在思量著什麼。屋外是風在野林投枝樑間恣肆的聲響。

江美玉曾經不止一次對那些前來

探望她的人說：「這個大陸來的人，心地很好，很好啊。你看，我如果不結婚，像現在這個樣子，沒人照顧，要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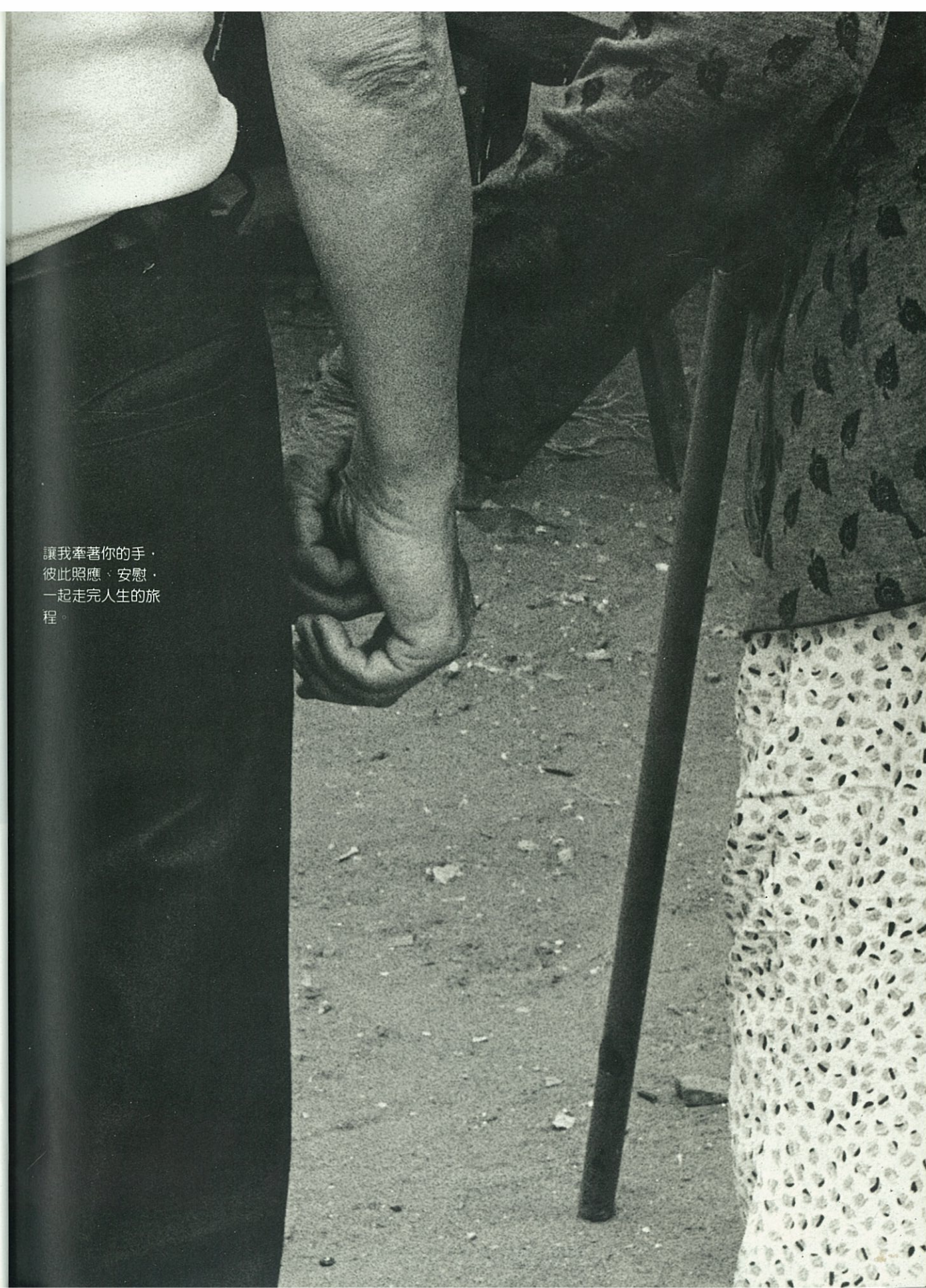
有時候，她也會對蕭雲模說一些調侃的話，來遮飾自己心頭的歉意或感激。

「你命苦啦！從大陸到海邊。」說完之後，故意伸手搭著他的肩膀或是摸一下他的臉頰，接著又問了一句：「你愛不愛你太太？你說。」然後是爽朗的哈哈笑聲。

蕭雲模却仍是那樣含蓄的笑容，只是有些不太好意思的樣子。

每天侍奉著這麼一位因病而迅速衰老的、比自己大十一歲的太太，却從來不覺厭煩的蕭雲模，對於自己的這些行事，好像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理由。「每個人都要有良心啊！」他說：「每個人都會有病啊，事情沒人做，當然我該來做啊。」低頭想了好久之後，他才又接著說：「不管再苦再困難，我都要照顧她。她跟我受過多少苦日子啊，我怎麼能忘記呢？我們是夫妻啊……」

對於一切的苦，他是沒有埋怨的，也沒什麼辛辣或要去爭執的意思；有的只是，柔情。



讓我牽著你的手，
彼此照應、安慰，
一起走完人生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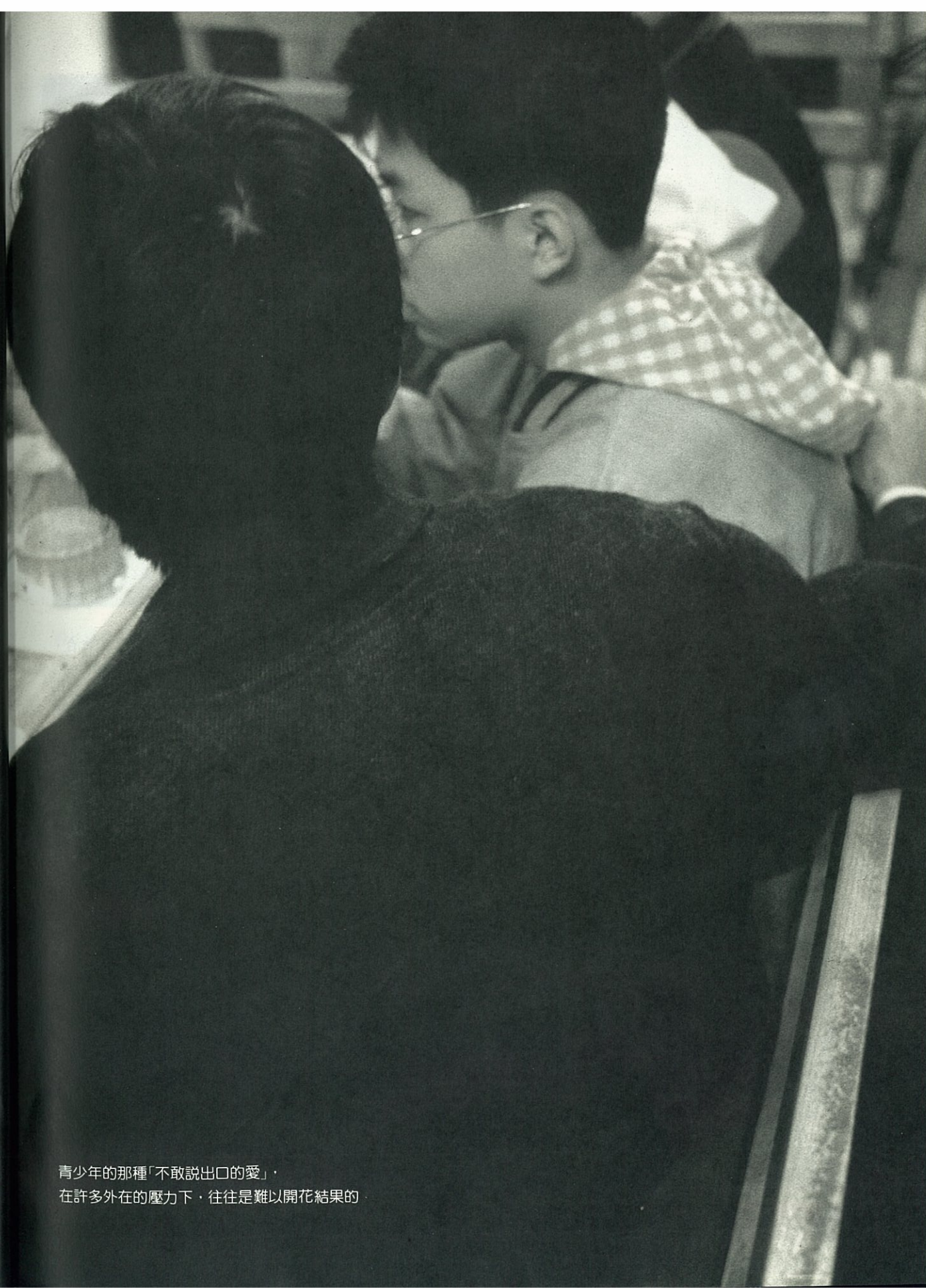
《不敢說出口的爱》特別報導之一：

斷袖的青春

關於「青少年同性戀行爲」的特寫

他們都還很年輕，十八到二十歲的年紀。
但早在好幾年前，他們就已知道，
在情感的取向上，自己和同年齡的一般人，
和社會通行的行爲態度與期望，
是有著根本的不同的。
他們只對相同性別的男孩子有所傾心和盼戀。
他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子。
他們不敢說出來。

撰文■黃沙 攝影■李文吉



青少年的那種「不敢說出口的爱」，
在許多外在的壓力下，往往是難以開花結果的。



孤寂的身影，追索的心靈。

狂野不穩的摸索歲月

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青春原本就一段最令人迷惑且顯得狂野不穩的摸索歲月。對這些有著同性戀行為傾向的青少年，更顯得如此。起初的時候，他們總是把自己異於常人的情感傾向偽裝起來，暗地裡辛苦地想望著自己傾慕的同性對象的友誼與愛情。然後當外在的誘因越來越強，當激情的浪濤騷擾著他們那一顆顆好奇而渴熱的心時，他們便分別被襲捲了進去，迷亂地揮霍起青春，過度早熟地貪嚐那種歡愛的快樂與恣肆，以及往往隨之而來的挫折與沮喪。一次又一次。

他們都來自同一所高級職業學校：小邱、小紀和小丁唸三年級，小麥去年剛畢業；還有數位未作深談的也是。

對他們校內男同學之間愛戀行為的情形，小紀是這麼敘述的：「一個班上若以五十人計算，其中約有二至三個是一般所謂的○號，扮演1號角色的則有十五到二十個。而美工科的學生到了高三都要分組實習製作，大家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以我那組而言，十一個人當中，○號有兩個：我，以及另外一位有過十三名性愛對象的。剩下的九人當中，有三個曾在我初次失戀時被我找來當作純發洩的對象，六個曾與我有過『一壘』（接吻）。」（按：某些青少年常以暗語表示男女戀愛時的接觸程度。「一壘」指接吻，「二壘」「三壘」分別指程度不同的愛撫，「全壘打」指全套的性關係。同性戀者也有援用的，但目前已較不流行。）

雖說這所以校風「開放」聞名的學校是個特例，而青少年原本是很容易因著某些事而亢奮的；雖說所有的專家都認為，同性戀行為與同性戀是兩回事，一個與同性有過親密的愛慾關係的人，不一定就是同

性戀者，或者就像心理學家喬治·溫堡（Dr. George Weinberg）所說的，「同性戀者一詞，只是用來形容一個人在某一特定時空的人際關係」，一個人的性愛或性行為有時會受某個特殊環境與機會的影響，將來仍可能會隨著生命的成長而改變。但一所中學的男生之間竟然有這麼高比率的性愛行為，畢竟是十分駭人聽聞的。

不敢告訴父母的隱痛

據醫學書說，同性戀者從發現了自己的特異的性取向，到自我接受，常是一段漫長而多折磨的歷程。可是我們所接觸的這幾位青少年，從發現到接受，却似沒有經過太大的心理掙扎。在他們的回想中，當時初次發現自己對同性有戀慕的情緒時，對自己感到訝異是有的，但好像很快就過去了。真正長期令他們擔心的，是「萬一父母知道了會怎麼樣？」這個問題。小紀說：「一旦老爸、老媽知道了一定難以接受。他們可能會嚇死。」小丁則因



再也難忍受多年來的掩飾之苦，而正打算寫信向父母表白。至於後果會如何呢？他說：「我已不去想那麼多了。」

在校內，小紀先後結交過五個對象。但他承認，他只對第一個和現在這第五個朋友用過情，中間的三個，則是在他初戀失敗、心情紊亂的期間，主動去挑逗來的。

據小紀說，全部的這五個學生都不是真正的同性戀者；他們雖然都和小紀有過全套的性關係，却也仍然熱衷於追求異性朋友。

但小紀對這些似乎都不在意。談到他目前的這個伴侶，他說：「我知道他對女孩子很隨便。但他對我比對女的好。他找我較多次。」小紀甚至認為他的這個朋友是個「雙性戀」者。

小紀稱呼這位朋友為「我的另一半」。這個也在高三就讀的「另一半」，曾對小紀灌輸過這樣的觀念：「想做什麼事就去做，不必在乎別人怎麼想。對得起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小紀說，這些「開導」使

他更深信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事。

小丁從國二起到目前，對象更多達十六個。他說：「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同性戀者。」每次的交往時間也不長。但他並不希望經常這樣換伴侶。「每一次分手，我都會感到很頹喪，很低潮。」他說：「好幾次，我曾認真地要找一位能真正關懷我的，然後安定下來。可是事實都不如想像中的美好。」

小紀和小丁都因儀表、個性、功課等等的出眾，而在校內甚為活躍。他們可以輕易地在同學間尋得同性愛情上的滿足。他們較不在乎同學曉得他們的性取向。除了父母之外，他們較沒感受到社會的壓力。從外表看來，他們的日子過得瀟灑自在而快樂。

充滿了掙扎和悲哀的辛酸路

相形之下，小邱和小麥就顯得壓抑而且悲傷多了。在校內，他們一直不知道如何表達內心的情感需求，他們也缺乏那樣的勇氣。他們的

台北市一家較正派的Gay Bar（同性戀者酒吧）內，坐無虛席。

小邱和小麥毫無掩飾地

共飲、擁舞、對唱。

在這午夜的同性戀者「庇護所」內，沒有旁人的責難與輕侮或冷眼，更沒有新公園玻璃圍的暴力與交易。

成長是一段比許多人艱苦好幾倍的、充滿了掙扎和悲哀的漫長過程。

小邱是這樣說的：「國三時，開始對喜歡的男孩有仰慕和幻想。但並未覺得不妥；不曉得為什麼。唯一煩惱的是，縱使苦苦尋思，也不知該怎麼跟他接近。」

即使到了校風開放的高中，而且也知道一些有著大刺刺的同性戀行為的同學，他仍然小心地自我約束著。「看到喜歡的人，反而叫人覺得害怕。我怕對方不是我這種的，怕跟他說話時，某些小動作和話題會曝露我的『身份』。」他說。他把他對同性的情素稱為「習慣」。「我總是覺得這種『習慣』不適宜坦然表達出來，更害怕與同年齡的



十點過後，台北市館前路公園門口的同性戀青少年搭車去Gay Bar，習於都會聲色犬馬的計程車司機，對這群美麗芳香的男生，也見怪不怪了。

有這種關係，尤其是在學校裡。怪怪的，覺得羞恥。」他苦惱地說。

此外，他最擔心的還是父母。「我的事，若是傳到他們耳中，他們一定難以接受。」

總喜歡把自己打扮得很有女人味的小麥，也一直極力地對父母和家人隱瞞著自己的女性傾向。他有些憂愁地說：「沒辦法想像他們知道了會怎樣。」

他隱約發現自己的傾向，是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高二時，初次和暗戀已久的一位同學有了輕度的親密接觸，但也僅止於那麼一次而已。極端羞恥的心理使他們事後不敢再有往來，即使碰面也相互裝著不知。「心裡好難受，」他說：「但我很怕人家知道了會說話。我想他也是這樣子吧。」

當異性戀的青年男女公開且多少受到鼓勵地從各個管道學習追求友伴的情誼時，有同性戀性取向的人，却先需學習如何掩藏起自己的真正感情。他們因而往往覺得疏離孤單。他們在一般的生活環境中，不敢也難以接觸能够彼此認同，且因而可以成為伴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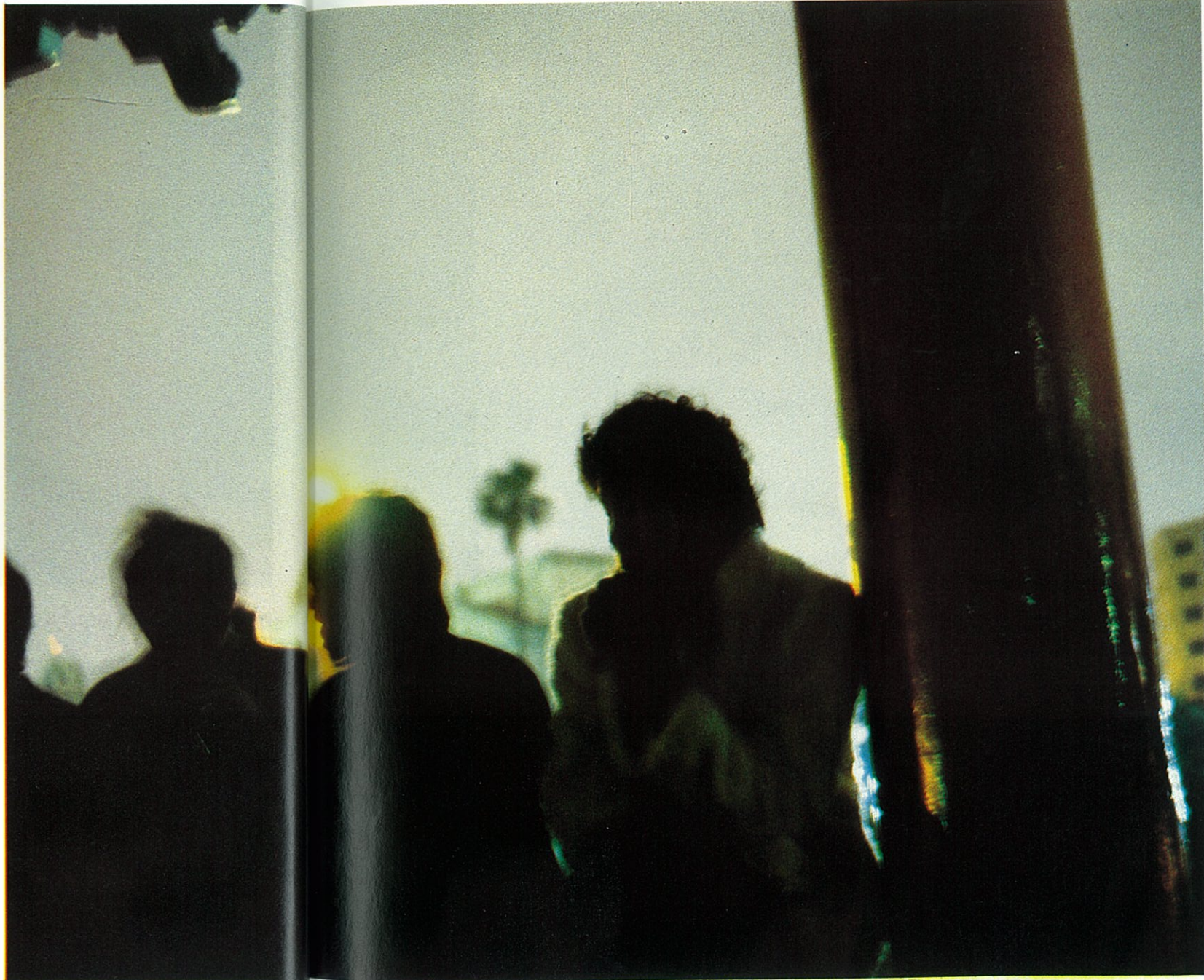
小麥和小邱於是同樣地轉向台北新公園之類的特定場所，去尋找友誼與情感的安慰。但他們在這些地方的經驗却是不愉快的，甚至於包含著許多辛酸。那不是他們的本意。

變調的「公司」， 扭曲的生命

在同性戀者的圈子裡，台北市新公園被稱為「公司」。範圍大抵限於東北角那一片由涼亭水池與花架合起來的地域。活動時間約從入晚以後到十二點園門關閉為止。

二十九歲的小邱是一位很有自覺而又適應良好的同性戀者。他曾協助衛生署編製AIDS防治手冊。去年整整一年，他天天去「公司」觀察那裡同性戀世界的活動情形，希望了解一般的同性戀者為何不能與外在的世界作坦然的調適，並設法防止可能有的誘姦行為。他說，「公司」的組成份子複雜，各階層的人都有，年齡則從十四、五歲到六十幾歲，甚至也有作金錢交易的非同性戀者混居其間。

所有的這些人便在夜色的保護裡，在橘黃的燈光下，或三五成群地聊天，或雙雙對對地悄悄低語，或單獨地走動，在樹影間佇立。我幾次去那裡，看著那些顯得幾分淒迷又詭譎的燈影，總會感覺到從沁涼的空氣裡散漫出來的一種悵悶的渴望，一種不安的情緒，一種類似不



滿與幽怨的氣息。

小邱是從報紙和同學的談論中知道有這個地方的。一方面出於好奇，一方面出於對友誼的渴望，去年暑假開始，他去了那裡。每次他都單獨去，因為他覺得那是一種不可告人的隱情。但他相信，「公司」裡的人會了解他、包容他，可以讓他鬆除掉一直令他忍受得很痛苦的

種種壓力，並且尋找到一位真正互相喜歡的朋友。

但不到半年，「公司」却使他那青澀的生命急速地蒼老了，甚至於變得有點歪扭。

他並不是沒遇上喜歡的人。認識第一個時，他滿心以為感情從此有個寄託，可以安定下來了。可是初次性關係後，對方却在床上當著他

說：「我們這種人所能把握的，只有現在。我們的愛沒有明天，事過之後，什麼都不用談了。也沒有任何價值。…不可能有兩個男人永遠在一起，永遠相愛，永遠過男女的生活。」

小邱愣住了。他感覺到心底裡的一些什麼東西苦辣地糾結著。他哭了。他一直在心裡對自己吶喊：「

在新公園(被同性戀者稱為「公司」)涼亭內，全身原宿風尚打扮的同性戀少年，有的是來自鄉村，像圖右的小梁，經常是三餐不繼。沒找到「男伴」與住處的夜晚，他們就得在公園的一角，躲避巡夜的警察，擁蓋瓦楞紙板，熬過濕冷的台北冬夜。

怎麼是這樣子的？」他不相信人與人的對待是可以這麼冷酷的，尤其他們是同一類極不易相遇、相求和相知的少數人啊。他所尋求的也只是人間的一絲兒溫暖罷了，為什麼就這樣困難呢？起初，他並不死心。他仍一再地嚐試。

然而，也仍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說：「鬧到最後，即使有過關係，再在『公司』裡碰到，頂多只談三兩句話就分手了。好洩氣。」他最後只得告訴自己，同性之間的愛，是不可能的。

黑暗的交易，無望的情感

他在學校唸的也是美工科。升三年級後，分組實習製作的材料費相當貴，對經濟原本就不夠寬裕的家，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他在「公司」聽人說過交易之類的事。他於是決定在一夜之間賺它一大筆，然後永遠退出這個令他傷透了心的圈子。然而事實卻與願違。最出乎他意料的是，每次的價錢竟然只有兩百到五百元。

目前，他幾乎每個週末的晚上都會在「公司」出現。「但不是每一次都有成績，」他說：「從去年九月開始到現在的年初，成交的對象沒超過十個。」

問起他對這種交易行為有什麼感受時，他苦笑著說：「是有點難過。但為了賺錢，我總是把難過的心情壓減到最低。」他說這些話時，眼光很遙遠，一些和他年紀相近的少年人，在我們所坐的一家麥當勞店面光鮮的擺設間走來走去。他接著低下頭；年輕瘦小的臉看起來好像皺皺的。「那根本沒有樂趣可言。」停了一會兒，他有些自我揶揄地又加了一句：「我是比較拜金的。」

他甚至對於所謂的「愛」，起了根本的懷疑。他說了一個淒惻的故事。

有一回，在「公司」裡認識了一個老外。一個多月了，也見面了好幾次。「他一直對我很好，很坦白。他很希望我搬去和他一起住。可是我從來沒把他當作知心的對象。我老是害怕著。」他說。

除了極不喜歡他的做愛方式之外，他那種體貼的方式更令小邱擔心。有一次，小邱對他說，如果真要小邱去同住，小邱希望房子裡到處都可以看到花。「不錯，我是很喜歡花，但那麼說，也只是說著玩的。哪曉得，下一次去，整屋子真的擺滿了花，各式各樣的花；桌上、床邊、地上、櫃子上，到處都是。這反而增加我的恐慌。我怕他付出太多，到時却必須離開他。那麼，他便得像我以前一樣，嚐到失望和傷心的滋味。」小邱說著，輕輕地歎息了。

小邱說，也許，他也在害怕自己再受到另一次傷害。但不論怎麼樣，他現在已經曉得，他們的愛是不能長久的。小邱知道自己不可能和他在一起。「我也很清楚，我目前所以和他來往，不過是因為較容易向他開口要錢罷了。」他低頭說。他說通常在「公司」，開口難，而且還要找到交易的對象。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體力。他沈默了一回，忽然說：「爲了要忍受，和他做愛時，我都閉著眼睛，爲他戴上一個面具，一個我一直追求的理想對象的面具。是的，也許那樣的對象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就暫時成了我幻想的假像。其他的，我就不必想那麼多了，包括我害怕得要命的AIDS之類的…」

在心靈和人格上留下傷痕

如果說，小邱的「公司」經驗使他喪失了愛的 ability，那麼，公司給小麥的，以小祁的話來說，則是「一種殘缺的愛」。他們都在年歲還小的時候，通過一個扭曲的媒介來認識這個同性戀世界的，並在心靈和人格上留下了傷痕。

小麥踏入「公司」也是在高三的時候。畢業後的半年多來，他大部份時間住在基隆的家裡等著當兵，但每週總也要來台北逗留兩、三天，爲的是去「公司」以及去圈內人才知道的幾處Gay bar（同性戀酒吧），感覺不須辛苦偽裝的氣氛，聊天唱歌和跳舞，排遣不好爲父母、爲家鄉朋友道及的寂寞情懷，並且

艷黃慘綠的燈光下，在血紅花叢邊焦慮地尋求愛慾的一群群，互相傾慕或買賣。陸汝斌醫師認為二十五歲以下的Gay還不是真正人格成熟後的同性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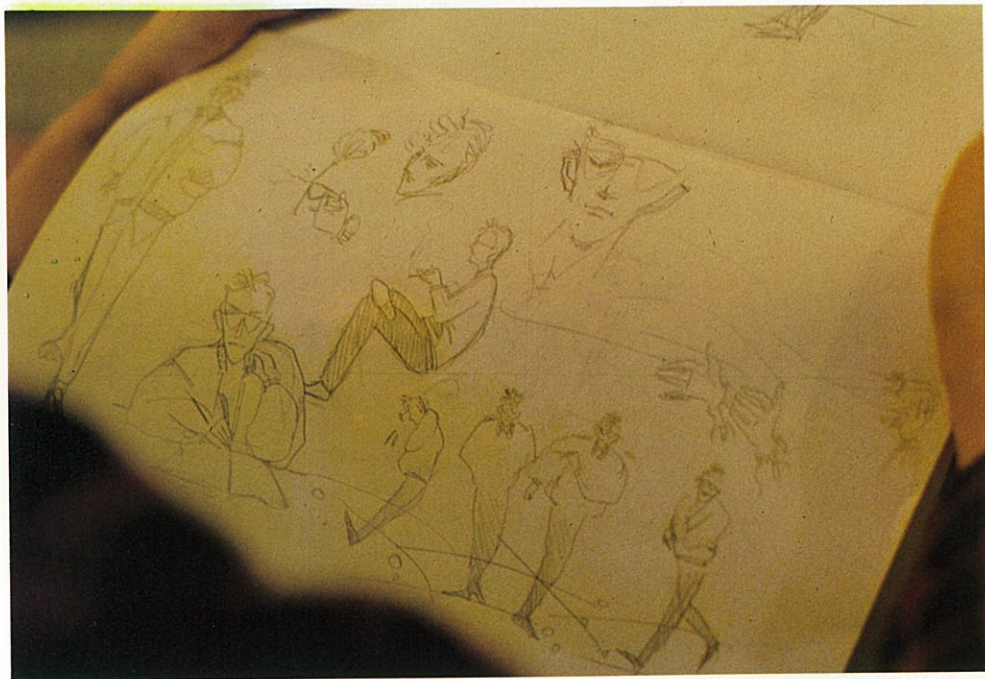
和他所迷戀的一位朋友相聚。

那個朋友是小麥剛畢業時在「公司」認識的，但並不是一位真正的同性戀者。這個人以前常在「公司」扮演所謂1號的角色，從事交易，並趁機去「洗」——洗劫——找上門來的富人。這個人和一些女人也有來往，並曾坦白向小麥說過，他將來一定還是要結婚的，離開小麥是遲早的事。

一群高中生在「公司」的花棚下漫談著彼此的服裝、香水和口紅的品牌。十八歲的小丁有過十六個性伴侶，他已寫好信要告訴媽媽，坦承他是同性戀者。《信還沒寄出去，因為我擔心媽媽承受不起打擊，雖然她似乎知道了。》他說。

小麥和我在一家酒吧裡說這些話時，有人正在低矮的台上隨著伴奏音樂唱「明天會更好」，迴旋的彩色燈光不時從他秀氣的臉孔上閃照而過。他用一隻手支著頭，雙眉蹙得緊緊的，靜靜地看著桌面，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問他這樣的愛情會讓他愉快嗎？他只淡淡的說：「還好。」帶著一抹澀澀的，有點不自在的微笑。



小紀的速寫簿中畫滿了「他」，只是「他」濫交過太多女子，讓十八歲的小紀非常耽心。

交往到現在，小麥仍不知道他的這位朋友家住何處。平常見面，都要先在「公司」等候，如果碰上了，就找個賓館什麼的去住一、兩夜。若是等不到人，小麥便去酒吧呆到關上店門時，然後再去小祁租住的地方，將就著睡。他很感謝小祁給他的友誼。

除了曾在一家卡拉O·K·店工作過一短暫時期外，小麥經常在台北基隆兩地跑，生活一直很拮据。「在台北，有時甚至於三餐不繼。」他苦笑著說。但他堅持不要有買賣的行為。他是這麼說的：「去賺，有罪惡感。」

他的那位朋友雖然「平常喜歡過大少爺的生活」，其實也和他一樣缺錢。曾經有好幾個晚上，他們在新公園關門後倚著欄杆或溜進園內睡睡醒醒地挨到天亮。

但對於這樣的苦，小麥並不很在意。他在意的是他這位朋友「經常愛玩女孩子」的事。「我是很會吃醋的。」他有點害羞地說：「我很愛他。我相信，是可以改變他的。」

以前，他愛我三分，我要使它增加到五分。」他的眼睛發散著某種瑩瑩的光彩。

倦怠而迷茫的心緒， 譎幻而不實的空間

在另一次的談話中，小麥卻表示很想回家長住，不再來台北了。他說：「膩了。」

膩的又是些什麼呢？

他列舉了好幾點。「我討厭這樣費心思的打扮化粧，討厭爭風吃醋，討厭這種酸苦的爱情遊戲。我也討厭再看到『公司』裡的那些混混。他們不了解我們這樣的人，老是故意在身邊講些不三不四的話。而且，這樣的生活，在物質上，也的確是太苦了。何必呢？」他生氣似地說。

確實，他回去住了十幾天，但春節過後，他經人介紹來了台北的一家印刷公司當美工。在酒吧裡又一次與他見面時，看得出他比以前開朗多了。「工作不錯。」他說。接著又加了一句：「但我的心並沒放

在工作上，而是放在他身上。」說完，便又走開，和一些朋友聊天去了。那天晚上，他大概上台唱了六、七首歌；午夜以後，連跳了十來支快舞。

閃光燈刺眼的白光，有時隨著節奏，在繽紛的色彩中閃爍出來，把舞池裡的人照得有些譎幻而不真實。巨大的聲浪在四壁之間和流動的光彩一起激盪著。煙霧繚繞。

在座的小祁說：「我和小麥相處很久了。我總覺得，他再這樣下去，會很不好。他踏入圈內時，最先認識的大都是一些觀念與行為都不甚正確的人。因此，他追求的是痛苦多於歡樂的殘缺的愛。」

小祁的看法是，有同性戀行為的十幾二十歲青少年，不適宜踏入新公園之類的社交圈。「因為他們是不够成熟的，加上他們進入圈內時大抵出於好奇和情慾的動機，很容易在令人耳迷目眩的環境裡把持不住自己，」小祁十分感慨，「而在那兒找到的朋友，也往往會帶給他們無法痊癒的傷害，並進而造成他

隣居已能忍受小祁在圍牆上張貼的「藝文活動海報」，對他這一位不隱瞞自己的同性戀者，也由習慣而成自然。





小紀租在校外的製作室。許多像他這樣的青少年，帶著來自東區小孩的富足和對自己藝術才氣的自信，這所美工學校中有四分之三的学生人口，與校內自發的或是學習而來的，同性戀的青少年次文化有關。另一所排名第二的高職，青少年同性戀傾向，據說也達到全校學生四分之一的比例。

們在生存適應上的困擾和人格偏差。」小祁接着說，一再經歷這種折磨之後，青少年同性戀者很可能發展出三種情況：一是終生淪落其中，一是失望地永遠退出整個圈子，無奈地封閉自己，孤獨地自苦一輩子，甚而極端地走上自殺的路；一是勉強結婚，偽裝地敷衍著妻子，忍受經常的不快樂。

「關於年輕人目前去圈內的整個活動，總括一句來說：不够健康。」小祁說。

彷彿是塞西佛思的苦役

不管這些青少年尋求同性戀愛情的場所是校內或新公園之類的社交圈，這種多挫折而短暫的愛情，都是他們同樣覺得極為困擾的。這種特性的愛，因而讓人認為同性戀者，老是在追求著性。對於他們，性豈是歡愛，簡直是塞西佛思的苦役啊……

小祁的說法是這樣的：同性戀者之間，由於彼此的關係不「合法」，沒有婚姻的保障和約束，對兩人共同的未來缺乏盼望和信心，而且

地下化的社交生活是狹小有限的，對象不易尋得。這類的情感焦慮，因而造成了「儘量把握今朝」的心理。他說：「一般男女訂婚之後，情感的歸處大抵有了肯定，至少仍有外力的保障，所以一切都可以等待，不必汲汲於『性』。而且，結婚之後，貌合神離的夫妻照樣可以過一輩子。」

另一位接受我們採訪的同性戀青少年則說：「當你得不到滿足和快樂，不管是肉體或精神上的，不分手要幹嘛？」

對他而言，快樂才是最重要的，相互的承諾、體諒和奉獻，都是其次。永不休止的焦慮、世紀末的貪歡和絕望，這樣的「愛」的世界，令人鼻酸。

三月二日，經衛生署正式證實的國內第一位愛滋症（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去世了。依目前醫學界的調查資料顯示，愛滋症患者中有93%是男性，而其中的 $\frac{1}{2}$ 到 $\frac{2}{3}$ 以上都是活躍的同性戀者。

或許從一方面而言，愛滋症的陰影將會使社會增大加諸於同性戀者

身上的壓力，使得他們更怯於坦然面對自己和他人，並因而造成生存適應上的更大困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它何嘗不是一種警惕，因而使得社會大眾更能重視和正視同性戀行為存在的事實，並進而願意試著去了解和關懷同性戀者；而同性戀者本身，也會因愛滋症的可怕而對伴侶的尋求和選擇知所謹慎和節制吧！

但無論如何，青少年對同性戀的行為是更應該節制的。他們未來的生命仍有著無限的可能。即使是對



真正的同性戀者而言，他們若要求社會大眾給予相當的理解與尊重，最重要的是該先建立起自己的尊嚴，避免因行為的放縱不檢而讓人誤以為同性戀的愛情，是不够純潔和神聖的。那麼社會也或者將會有更寬闊與容忍的胸襟，來認識這個現象，並願意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或行為。

就像小祁以一位過來人的身份所說的，性其實只是同性戀者生活中的一部份而已，對於精神美的追求才是更重要的。有著同性戀行為的

青少年，實應多充實自己，使生活有個寄託的重心，從肉體的欲求昇華為心靈的交往。「歷史上多的是優秀的同性戀者。牛頓、拜倫、蘇格拉底、米開蘭基羅、達文西諸人，都是。」小祁說。但畢竟不能要求每一個同性戀者都有這樣的成就。其實，僅僅把同性戀者當做一個人，就應該去理解、尊重和幫助這些性別認同上的倒錯者。特別是對身心尚未成熟，極度缺乏社會和生活上的體驗與成熟度，極易受到摧折和挫傷的，具有同性戀傾向的

Dear Fiver，生日快樂！他將五十年代好萊塢艷星「費雯麗」濃縮成Fiver做自己的英文名字。小紀今天是很快樂。知心的兩個非同性戀朋友送他一束百合。《因為他最喜歡花。》他們說。

青少年，我們教育界、心理學界、醫學界、家庭和社會，都應該開始凝視並思考這個問題了。

超越在 障礙與挫折 之外

專家學者剖析「同性戀」現象



陸汝斌醫師

誰是同性戀者？

哥德說：「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同性戀。」對已有獨立人格的成年人而言，同性戀是他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他私人的一種自由，他人似難置喙。但是，青少年究竟是情緒未盡成熟，易受影響且因而是易受傷害的。他們的同性戀行為，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陸汝斌首先指出，所謂同性戀者，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成熟以後的成年人才能算；在中國，最保險的是以25歲為標準。第二、性幻想（手淫或與性有關的夢）的對象限於同性。

針對第一點，他解釋說，在人的生長過程中，六至十二歲是兒童同性戀期，十二歲以後則進入異性戀期。但一個人若在異性戀期間受到學習環境的約制（如男女的分校、父母的嚴厲禁止子女與異性交往、學校缺乏人文取向的生活教育等），行為學習可能會有障礙，性別角色的認同可能也就因而會有所偏差。這即是所謂的兒童同性戀期的延長。陸醫師特別指出，由於當前教育的宗旨不在於教導青少年過豐富的人生，而只機械性地灌輸質子中子之類的東西，他們對人際關係的認識和社會經驗幾近於零，他們所體會到的人生是痛苦混亂的，心靈因而變得徬徨迷失，有的便會表現



台北市一所明星高中的兩個高一學生在Gay Bar內同唱卡拉O.K.，原宿風的黑大衣下滿溢著無知的青春與自信。

出反傳統成規的行為，並且相互學習。同性之間的性愛行為即是其中之一。陸醫師稱這類行為為條件性同性戀行為。也有人稱為境遇性或偶發式同性戀行為。

正視「同儕團體」的問題

高雄醫學院精神科主任文榮光醫生，更就青少年偶發式同性戀行為，提出「同儕團體」(Peer group)這個概念來加以說明。

文醫師說，青少年最擔心與同輩的人不同，怕落單，因此常會聚結成小團體。團體的成員彼此接受、認同和模倣，尤其是倣效某些權威人物的言行。在同儕團體的支持下，任何事情都敢於嘗試，且做得心

安理得。「嘗試各式各樣的事，不必害怕」於是常成為他們的口號。文醫師也認為，本文取樣的這所學校，青少年學生間同性戀行為之所以那麼多，這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至於同性戀是不是一種疾病，文榮光醫師強調，須依情形而定。他說，同性戀者有自我協調型(ego-syntonic)與自我不協調型(ego-dystonic)之分。前者生活如意，情感穩定，是沒有病的。但對後者而言，性取向卻成了個人心理上一種經久性困擾的源頭。他們因無法認同和接受而常會有焦慮、恐慌、羞愧的感覺，若是長期積抑，更可能併發出種種精神官能症或人格違常。文醫師說，這一型的同性戀者



文榮光醫師

需要醫師的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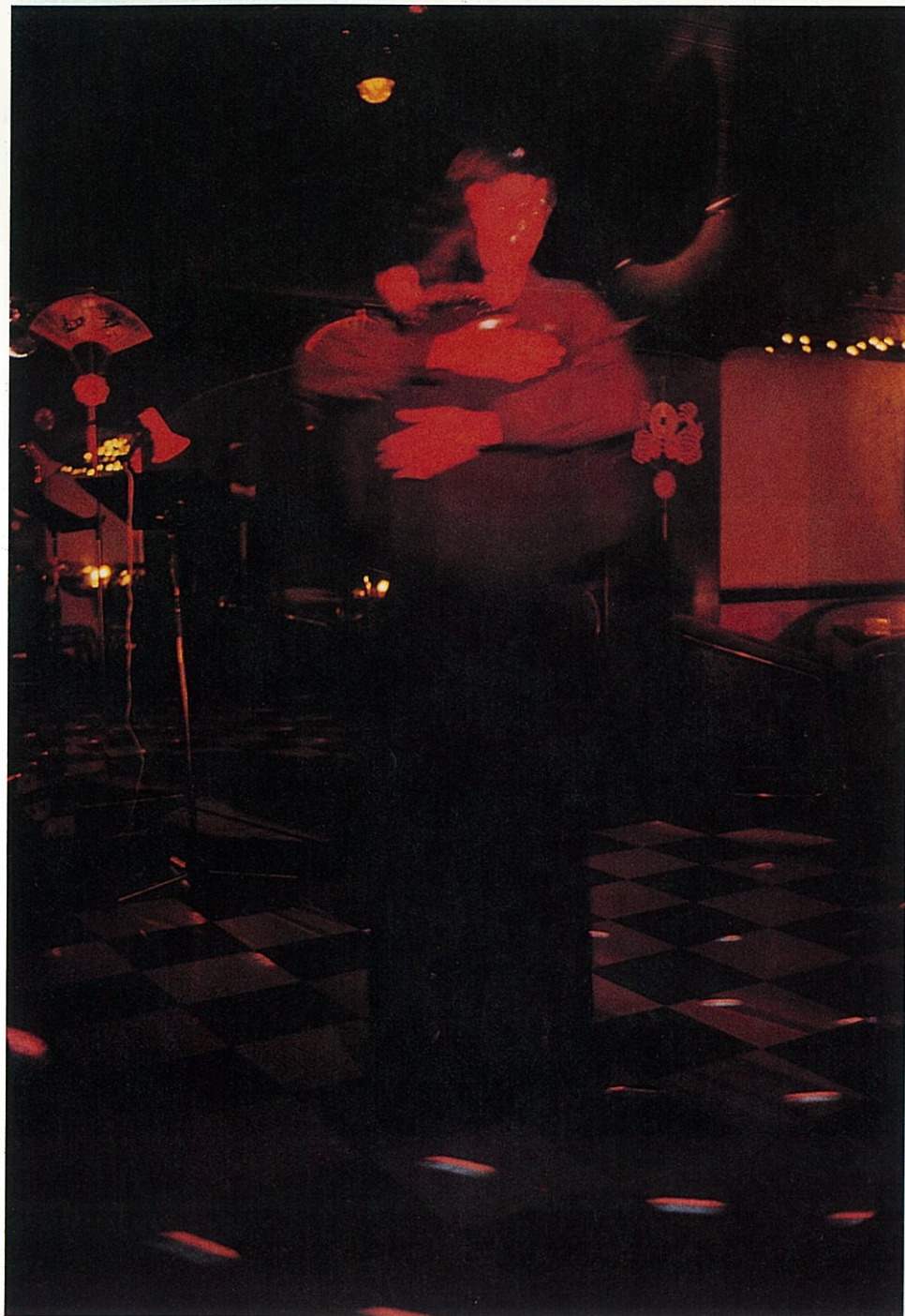
陸醫師的看法完全相同。他甚至於簡明地指出：「同性戀是不是一種病，是由當事人來作決定的。如果他過得快樂，沒有社會功能上的缺陷，就不能算是病。」

然而陸醫師仍然認為，由於造成

同性戀的每個原因都是不對的，同性戀當然不可能是對的。這些原因包括先天的遺傳基因，和後天學習過程的障礙（如嬰幼兒期戀母或戀父情結的未獲適當解決，家庭環境的異常所導致的性別認同錯誤，與先前述及的兒童同性戀期的延長以

及反體制的心態等等。）

陸醫師指出，同性戀行為是被這一大堆原因一起制約出來的，而非出於同性戀者的自願，因此他們不應受到指責和歧視，而應受到體諒和關懷。治療是不得已的，預防才是根本。



Gay Bar 內小邇和小麥親密的慢舞。小邇說，玻璃圈內的縱慾寡情，比自己因同性戀傾向而不見容於家人，更令人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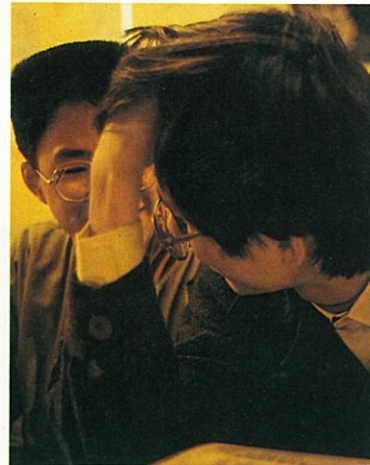
文醫師則懇切的呼籲有著同性戀行為的青少年，勿再耽溺失落於彼此倣效放縱的行為中。同儕團體的依附畢竟只是生命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已。他們應該積極地邁上另一個較為開闊成熟的階段。而為人父母者和師長更應以同情諒解的眼光來對待，設法維持溝通的管道，以協助他們走過試煉特多的關鍵期，讓他們能發展出所謂的正常健全的人際關係和人格。

同性戀行為的形成雖然原因複雜，甚至無有定論，但性別角色的認同與學習畢竟仍是關鍵所在。正如陸汝斌醫師說的，預防才是根本。因此，為人父母者除了本身要維持和諧的婚姻，以避免親子間的病態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可能導致的子女在性別認同上的障礙與錯誤之外，在養育和管教方面，也應本著溫和的態度，樂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既不冷漠專斷，也不溺愛縱容。同時，在性教育上，則須適時教導以正確的性觀念和性知識，不可一時避諱敷衍或制止。成長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性功能的發展，也是如此。

制約下的行為， 體諒中的成長

若一旦發現家裡有同性戀行為或傾向的孩子，做父母的，除了向專家請教如何面對之外，最重要的是，莫以為這是一種奇恥大辱。青少年在社會上的處境原就己很艱辛了，何況是有同性戀傾向的孩子。這些徬徨困惑的孩子最需要的是溫情和了解。父母若真愛他們，那麼就先接受他們吧，並且讓他們知道，如此才能維持一個溝通和疏導的管道。

至於對那些因好奇、迷失或盲目反叛而任性與同性嬉遊狎樂的非真正同性戀的孩子，為人父母者及學校當局，似都應該付出更多的關懷、觀察和輔導了，尤其是對那些在校外、在家庭之外合租一處的學生。但須注意的是，放任雖非好事，嚴加管制他們的生活形態或簡單地要他們「改正過來」，却也不是



當我發覺我的命運異於常人時...

可行的辦法。重要的是，要有成熟的心靈和同情的了解。

諮商的機構，參考的書籍

目前在台灣，除了各大醫院的精神科之外，有幾處咨商機構願意協助有同性戀行為或傾向的青少年。這些機構的名稱、電話號碼和地址如下：

馬偕醫院協談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電話：5718427

榮總王大夫咨詢專線，台北市北投石牌路2段201號。

電話：8719494

華明心理輔導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2號8樓。

電話：3311193

陸汝斌醫師，台北市汀州路三軍總醫院精神科。

電話：3971462

文榮光醫師，高雄市十全一路100號高雄醫學院。

電話：(07)-3121101轉369

若想對同性戀行為能有知識上的理解，有些書籍是可以參考的，其中包括：

「性心理學」 霍里士 (Havelock Ellis) 著 現代醫藥社出版 (台北·58年) 性學大師在書中對人類的性心理作了全面的觀察與闡述。其中的第五章專論同性戀。

「臨床性醫學」 文榮光編著

大洋出版社 (基隆·69年) 書中的第二十一章專論同性戀的各種型態類別、辨認、景觀、成因及處理方式。

「同性戀·自殺·精神病」 彭懷真著 橄欖出版社 (台北·72年) 學社會科學的作者，以幫助與關懷的態度透過實際的訪問觀察，加上社會學與精神醫學知識的應用，簡明扼要地討論了同性戀此一社會現象。

「不敢說出口的愛」 爾東編著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台北·74年) 編著者以同情和願意了解的眼光來看這個性愛世界中的少數民族。觀察的角度極為新穎。在體例上概以問答的方式呈現。書後並附有關於AIDS的種種必須認識的知識。

若欲參考國外的出版品，根據「新聞週刊」的推薦，下列是幾本頗有助益的：

「Now That You Know: What Every Parent Should Know About Homosexuality」 Betty Fairchild 與 Nancy Hayward合著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6.95) 兩位女作者各有一位同性戀的女兒和兒子；她們以動人而不陳腐的筆調描述了自己與子女共同面對此一生活現象的經驗。本書特別具有啟發性的是，讓為人父母者曉得，早期的同性戀行為並不必然意味著這些青少年是同性戀者。

「Loving Someone Gay」 Don Clark著 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4.50) 作者是一位同性戀心理學家。書中針對青少年同性戀者及其父母與朋友間的關係，提出許多頗富建設性的忠告。

「Twenty Questions About Homosexuality」 National Gay Task Force出版 (80 Fifth Avenue, Suite 1601, New York, N.Y. 10011. \$2) 該本小冊子以清晰的語句，回答了諸如「同性戀是否是一種選擇？」之類的基本問題。

一個 同性戀者 的形成

經過了104次分析導向的心理治療，
經過了兩年半的艱辛掙扎，
這個外表俊美的大男孩，
這個在金賽的量尺下
屬於第5級程度的同性戀青年，
終於有了令人滿意的結局。

撰文 ■ 許大可
攝影 ■ 張 盈



剛過午夜，小祁硬拉著小麥
離開Gay Bar，走過林森北路
陰影糾結的人行道。
《早點睡，明天上班才不會遲到。》
小祁說。



一個個在都市發光的夜色裡張望的
青澁生命

那是幾年前一個冬天的往事了。經由馬偕醫院平安線的轉介，他來到了我們的診所。當時，他二十三歲，是一所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若依金賽的同性戀量尺，他的屬於第五級

就我的接觸而言，同性戀者尋求或被轉介到神經精神科就診的理由包括：因同性戀引起的恐慌狀態或罪惡感、直接與同性戀有關的情感衝突或挫折或自殺未遂、因雙親壓力而準備結婚，以及婚後性功能障礙等等。這位年輕人求診的理由正是屬於最常見的第一類：二十一歲時，他讀了一些精神醫學方面的書籍，明白了自己的確具有同性戀傾向之後，近兩年來，他一直處在惶恐不安的狀態裡。他因同性戀而深覺苦惱。他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和其他

大多數青年一樣適應社會，適應未來的婚姻生活。

這個外表俊美的大男孩，內向、害羞，舉止有點女性化，人很聰明。但我却診斷不出他有什麼明顯的精神病症候。一般因同性戀傾向而經常感到焦慮、恐慌、罪惡、羞愧，或者改變性取向却遭受挫折的人，內在往往會生出一股負面的力量，若是長期積抑，便很可能會併發出諸如焦慮性、憂鬱性、強迫型、歇斯底里型之類的精神官能症或人格違常等精神病。然而他却没有。若依金賽的同性戀量尺，他的同性戀應屬第五級（按：金賽根據心理反應和行為經驗二者，將同性戀的程度分為七級：0.完全異性戀，無任何同性戀成份；1.大多時候是異性戀，只有偶然同性戀；2.大多時候異性戀，多於偶然同性戀；3.異

性戀與同性戀相等；4.大多時候是同性戀，多於偶然異性戀；5.大多時候同性戀，只有偶然異性戀；6.完全同性戀），程度算是相當嚴重的，但他從未與同性有過肉體接觸。他的同性戀純是精神上的。多年來，他一直努力地全面壓抑著對同性的情慾衝動，並避免與那些吸引他的人碰面。

●從4歲到21歲—他的性心理發展過程

在家裡，他排行老么。父親是一個脾氣暴躁、忙於工作、嚴厲而冷漠的人，母親則談吐文雅，個性溫柔，皮膚較為白晰，且長得相當姣好。他總覺得，無論就家世、外表或智力而言，母親都遠遠超過父親。他也一向認為，自己在膚色和性格特點上和母親是同一屬類的，而皮膚較黑的哥哥和姐姐則與父親同類。實際上也是如此；他從小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了母親過度而特別的寵愛和保護。

若依時間順序說來，他的性心理發展過程，大致是這樣子的：

四歲的時候，因長得清秀可愛而常被稱為「小女生」；母親為了逗他玩，也常將他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樣。

五歲以後，他開始時而主動地穿起母親的衣服，且偷偷使用她的飾物和化粧品。

十至十一歲時，他開始會有一些同性戀的幻想；在這些白日夢裡，他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

直到十二、三歲時，他仍與父母同床睡覺，且靠近母親身體。

十四、五歲時，夢中常出現同性的性愛景象，並伴有夢遺。

從十六到十八歲期間，對性別認同有所混淆，認為自己不够男性化



而有自卑感。同伴謔稱他「小白臉」，他因而開始從同輩團體中退縮，從而失去了男性角色的學習機會與環境。

二十一歲時，他開始有了以同性為色情幻想對象的自慰行為，但也因此而不斷增加對自己的厭惡感。認清了自己的性傾向之後，為了要加以克服，並證明自己是男性，於是結交了一位同班的女同學。在交往過程中，發覺對異性間的親密行為缺乏興趣且感到害怕，常有單不住的感覺，經常畏縮不前。女朋友終於離他而去。他覺得深為沮喪，並因無法調適心理的矛盾、阻礙而痛苦。

●兩年多裡，他總共接受了104次的心理治療

女友告別後的一年多來，他一再地被同班的一位「小白臉」所吸引，手淫時常以他為幻想的對象。但另一方面，他又懷著深重的罪惡感，老是無法自我接納。想到將來的成家立業時，更是令他惶恐。使

小祁娓娓訴說著一些青少年在同性戀圈子中的遭遇。小紀，是在快樂恣肆與挫折沮喪的層層起伏裡度過來的。

他積極地尋求心理諮詢和診治的，正是心中的這種極度的罪惡感和恐慌。

他總共接受了104次的分析導向心理治療（analytically-oriented psychotherapy），每週一次，為期幾乎長達兩年半。

藉著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理論，研究同性戀傾向或行為的心理因素及發展過程，是相當有意思的。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到這位同性戀者以及其他許多同性戀者的形成有兩個要素：一是男性化心理認同的失敗；一是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的未能獲得解決。許多研究發現，男同性戀者的成長歷史中，不少人都在兒童期有着一種與父親、母親之間的病態的三角關係。

仔細地對這位患者的家庭背景、童年和青春期的經驗，以及性心理

的發展加以探究之後，我們發現，有幾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中國的家庭裡，尤其是中型的或大家庭裡，么兒常受到母親最多的疼愛。然而這種十分親密的母子關係，對兒童的心理成長不見得是好事。有一項針對三十五位同性戀者所做的研究指出，其中有54.3%在同性別同胞順序中就是么男。

其次，父母在無意間灌輸給孩子的性別觀念，往往也是導致日後同性戀傾向的要素之一。我所診治的這個患者，四歲時曾被母親打扮成小女生模樣。這可能會使他在幼小的心靈中認定變成女兒身使自己較受疼愛，並在潛意識中逐漸加強了希望變性的意念。他在五歲至十歲期間，由被動而主動地穿起女性的衣服，使用化粧品，可能就與這種意念有關。許多學者推測，幼年時期的性別混淆，以及因此而起的對自己原來性別的自卑感，是日後成為同性戀者、易裝癖者或變性慾者的可能原因之一。

●在雙親之間，他的疏離、恐懼與認同

雙親之間不和諧及父母管教孩子方式的矛盾或極端化，對中國的男性同性戀行為的發展，也可能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這可以分幾種情形而言：或者是男童的母親太過溺愛、束縛他，而父親又過於嚴肅，難以接近；或是母親過於能幹、專制，而父親太過軟弱無能；或者是孩子認為父親比不上母親。這些都可能導致角色認同的偏差或行為無法適應。

就我所接觸的這個個案而言，這位患者一方面因父親管教嚴格，態度疏離、敵對，且本身在各方面的條件都比母親差，不值得尊敬與學習；一方面因被母親當成小寶貝般

地疼愛，母子關係親密得異於常態，於是導致了他男性化認同的失敗，並轉而向女性認同。而人在三至六歲的性蕾期（phallic period）中，普遍存在的戀母情結的心態，也就沒有獲得解決的可能了。過了青春期以後，他的心中因只覺得母親是最完美的女性，若與別的女子交往，便會覺得愧對良心，與女子性交則更屬亂倫。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由於在兒童時期與父親爭母親，所以便產生了被父親閹割的恐懼，並因而深怕女性生殖器官。於是為了安全，他便捨棄了對異性的興趣，而將情慾的衝動導向同性。對他而言，在他的潛意識裡，成人女性具有母親的影像，是不能愛的；成人男性，尤其是面貌姣好的小白臉型的男人，則成了他愛戀的母親的化身。

在診治的過程中，這位年輕的患者曾回憶起他在高中二年級上英文課的時候，有一次把 no further（不更進一步）唸成 no father（沒有父親）。這個說溜了嘴的例子，或可用來說明他在潛意識裡是希望父親死掉的。他也曾一度把他對父親的敵意轉移到我的頭上來。大概是在第27次的診治談話中吧，他大事批評我，認為我漠不關心，不願意依他的要求作行為治療，並延長一次診治的時間。他甚至於要脅說要終止這項心理治療。

●艱困而耐心的治療，他的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作第44次的診治時，他憶起一個夢。在這個夢裡，他從內褲下緣露出半邊睾丸，以引誘一個女人。夢中對異性慾望的這種壓抑，或可解釋成因自慰而生的恐懼感和閹割的象徵。在另一場夢裡，當他正在手淫時，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拿著刀

子出現了。他在第71次的診治談話中，他描述對女性器官的厭惡與恐懼心理，則是使得他無法和女朋友建立起親密關係的真正原因。

閹割恐懼與他的母親，與他童年時期對父親的畏懼，是息息相關的。這個根深蒂固的情結，正可以用來說明他在和女性交往時的那種幼稚的、缺乏「性」趣的行為模式。他對母親的那種無意識的異性戀式的愛情，正可以由他對「小白臉」的那種有意識的同性愛戀，反映出

來；他向父親認同的失敗，則可以用來作為異性戀失敗的解釋。

心理治療一般可分為三期：先是蜜月期，接著是轉移關係期（又稱衝突掙扎期），最後是重整修補期。在第二期期間內，這位患者的戀母情結反覆出現，並且憶起過去的種種經歷，因此醫師也必須發揮高度的技巧和耐心，並讓他從層層的分析中瞭解自己不安的緣由。但諸如性別認同失敗和戀母情結之類的解說，則需等到最後的階段，當醫

生已獲得他的完全信任時，才能告訴他。

治療是否有效，要靠許多因素配合，其中包括就診者的動機是否強烈、智力與教育水準等等。在漫長的診治過程裡，在不斷的支持下，這位年輕人的男性自卑感，以及對同性戀行為和異性戀者的社會活動的恐慌，也逐漸消除了。他在大學畢業入伍受訓之後，這項診治也就告終了。

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小丁的手和手環、戒子。

（請參閱 MALE HOMOSEXUALS IN TAIWAN—A Clinical Study of 35 Cases，文榮光、陳珠璋合著，台灣醫學會雜誌79卷，69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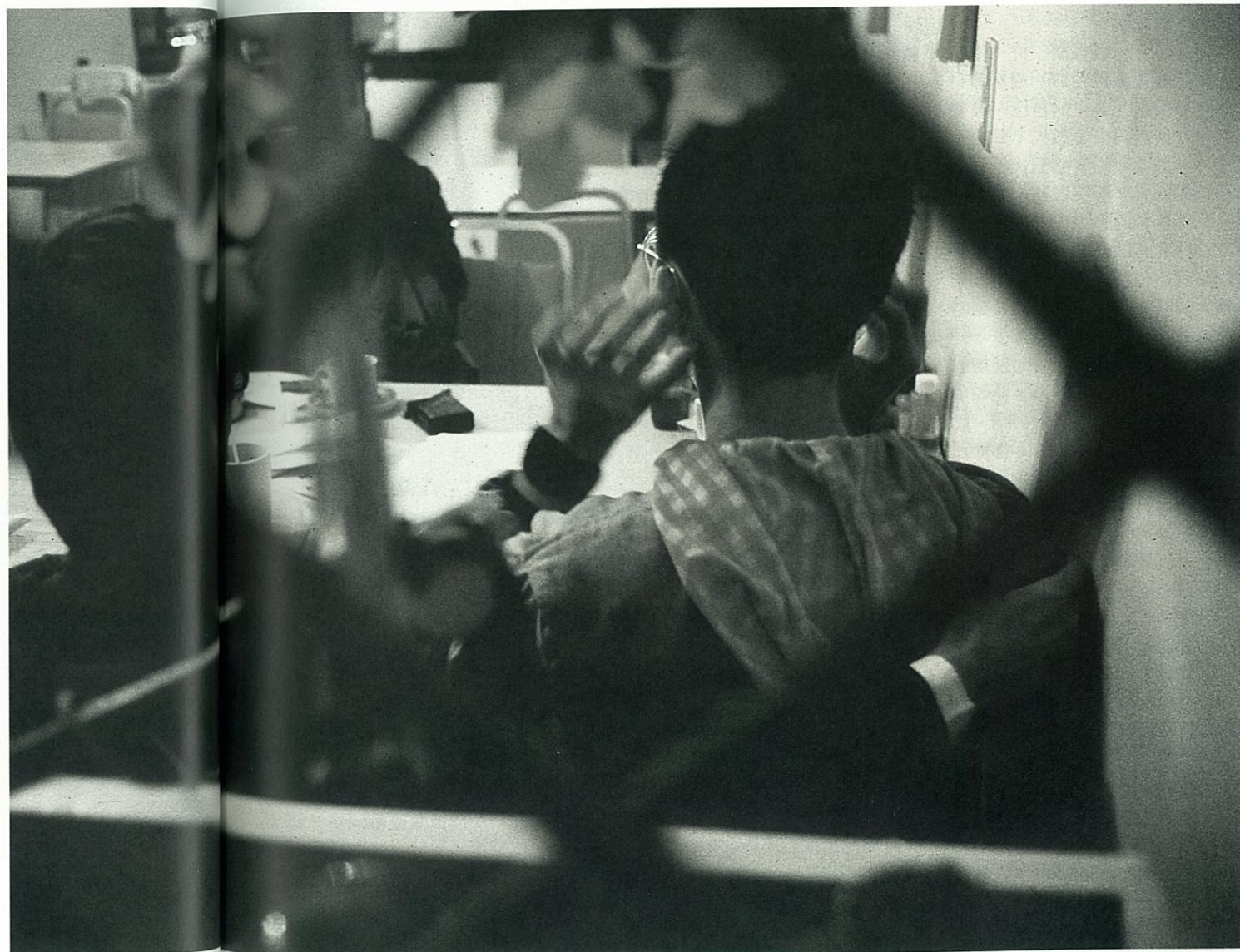
附記：本文資料由文榮光醫師提供



不是「孽子」

寫給阿青的一封信

你在想家，
自從你被父親逐出家門後，
你的漂泊感一定與日俱深。其實
不止是你一個人，阿青，
大多數的同性戀者
心靈上總有一種無家可歸的飄泊感，
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
被父母放逐的子女……



撰文■白先勇

攝影■李文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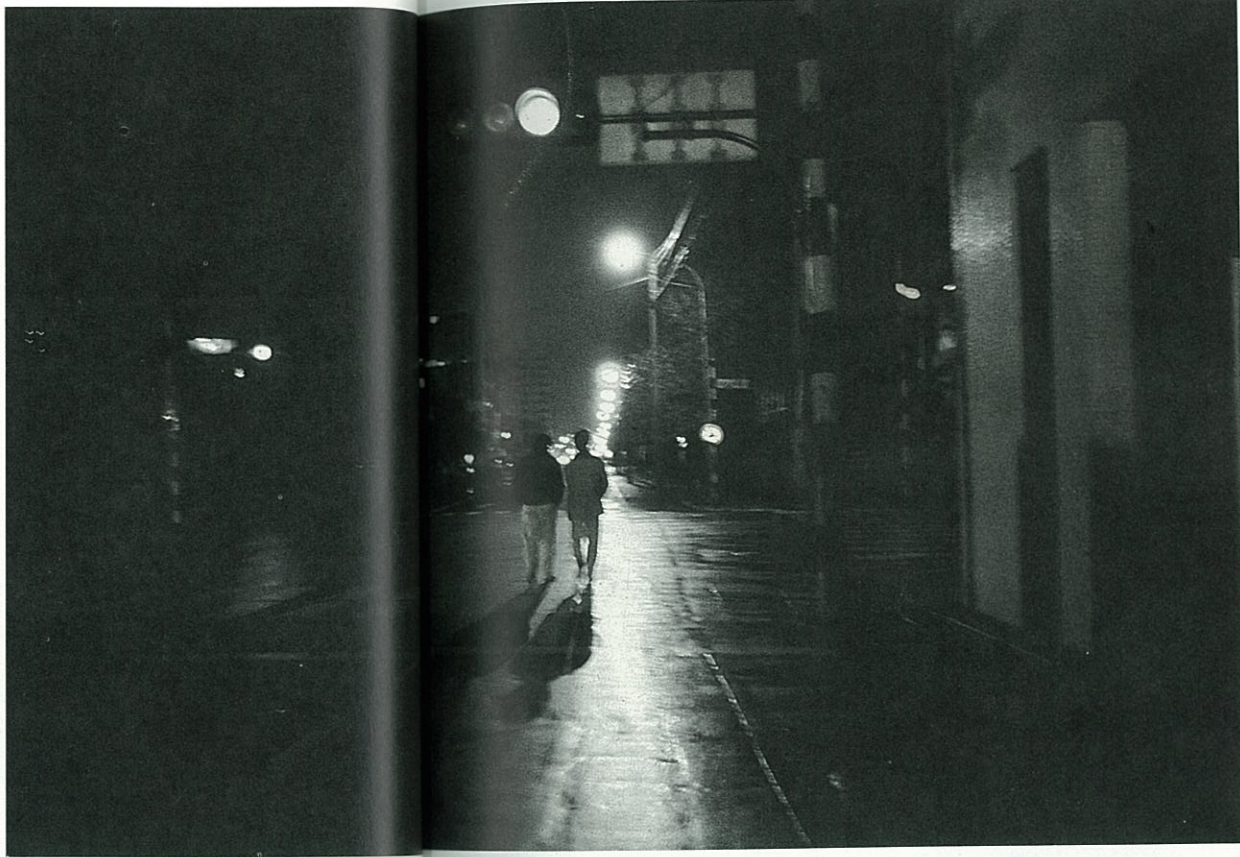
他多麼希望有這樣一位朋友，
沮喪的時候鼓勵他，
寂寞的時候撫慰他，
快樂的時候與他一齊分享。

阿青：

我寫這封信給你跟你談談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正在困惑著你，我不能說對每個問題都有現成的答案。我只能憑藉我個人對人生的觀察及體驗，給你一些提示，幫助你去尋找你自己認為可行的途徑，踏上人生的旅程。

我知道，你已經經歷了你一生中心靈受到最大震撼的那一刻，那一刻你突然面對了真正的自己，發覺你原來背負著與大多數人不同的命運，那一刻你可能會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那突如其來的惶惶無主，那莫名的恐懼與憂傷，恐怕不是你那青澀敏感的十七八歲年紀所能負荷及理解的。當青春如狂風暴雨般侵襲到你的身體及心靈時，你跟其他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一樣，你渴望另一個人的愛戀及撫慰，而你發覺你愛慕的對象，竟如你同一性別，你一時的驚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期內所能平伏的。你無法告訴你父母，也不願意告訴你的兄弟，就連你最親近的朋友也許你都不肯讓他知道。因為你從小就聽過，從許多人們的口中，對這種愛情的輕蔑與嘲笑，於是你將這份「不敢說出口的愛」深藏心底，不讓人知——這份沉甸甸壓在你心上的重擔，就是你感到孤絕的來源，因為沒有人可以與你分擔你心中的隱痛，你得自己背負著命運的十字架，踽踽獨行下去。可是我要告訴你，阿青，其實在你之前，也會在你之後，世界上還有不少人，與你命運相同，他們也像你一樣，在人生的崎嶇旅途上，步履維艱的掙扎過。有的失敗了，走上自我毀滅之途，據統計，同性戀者的自殺率及酗酒傾向比一般人高，因為他們承受不了社會的壓力，無法解除內心沉重的負擔。舊金山是美國同性戀者比率最高的城市，但也是自殺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已經有上千人，大部份還是年青人，從金門橋上，墜海而亡。有的一輩子都在逃避，不敢面對自己，過著雙重生活。但也有不在少數的人，經過幾番艱辛的掙扎，終於接受了上天賦予他們特殊的

命運，更有的還化悲憤為力量，創造出一番事業來。我讀過俄國大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傳記、日記、以及他寫給他弟弟的信——他的弟弟也是一個同性戀者。我一直深愛他的音樂，但更為他一生感情的折磨所感動。柴可夫斯基開始也不能接受他是同性戀者這個事實，他三十歲的時候跟一個崇拜他的女弟子結了婚，那是一個失敗的婚姻，柴可夫斯基一度精神崩潰，跳河企圖自殺。事實上他一生最鍾愛的人是他姊姊的兒子鮑勃，鮑勃少年時，柴可夫斯基已經與他發生了深厚的感情，二人既有父子之情，又兼師生之誼，日後更變成一對相依為命的情侶。柴可夫斯基在日記上寫道：我是如此的深愛著他，真可怕。一刻不見鮑勃，他便感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寂寞」。但是社會道德及倫理規範又常常使他內疚自責，他把滿腔的幽怨及哀傷都寫入了他的「悲愴交響曲」中，那是他最後的傑作，也是他的壓卷之作，這首不朽的樂章便是他獻給鮑勃的。柴可夫斯基死後不久，鮑勃便自殺身亡了，因為他不能忍受失去了他舅舅呵護愛憐的生活。我當然還可以引許多歷史上的名人從蘇格拉底、亞歷山大大帝、米蓋蘭基羅、到惠特曼來做例子，說明他們雖然天生異稟，但仍舊可以成為人類精神文明的締造者。但畢竟他們只是少數中的少數。阿青，我希望你明白的是，當你發覺你的命運異於常人時，你只有去面對它，接受它。逃避、怨憤、自憐都無法解決你終生的難題。我並不是說接受了你的命運，以後你的路途便會變得平坦，相反的，我要你知道，你這一生的路都不會好走，因為這個社會不是為你少數人設計的，社會上的禮法、習俗、道德，都是為了大多數而立。因此，你日後遭受到的歧視、訕笑，甚至侮辱，都可預料得到，因為社會上一一般人，對少數異己難免有排斥懼畏的傾向。但你接受了你不平常的命運、接受了你自己後，至少你維持了為人的基本尊嚴，因為你可以誠實、努力的去做人。只有在人



兩個同性戀青少年出了Gay bar
走在無人無車的深夜的十字路口。

這個基本的條件下，你可以擡起頭來，與大家站在一條線上，人生而平等，這是幾個世紀來人類追求的理想，也是近年來全世界同性戀人權運動追求的目標。那些參加運動的人，並不是向社會呼籲同情，更不是爭取特權，他們只是向社會討公道：還給他們人的基本尊嚴。上星期美國同性戀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終於通過了反對歧視同性戀法，這項法律，紐約的同性戀者經過十五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市議會中通過，此後紐約的同性戀者有了法律的保障，不必再畏懼受到居住、工作等的歧視了。

在人的生活情感中，我想同性戀異性戀都是一樣的，那個人不希望一生中有一段天長地久的愛情，覺得一位終生不渝的伴侶？尤其在你這種敏感而易受傷的年紀。阿青，

我了解你是多麼希望有這樣一位朋友，寂寞的時候撫慰你，沮喪的時候鼓勵你，快樂的時候跟你一齊分享。我聽到不少同性戀青少年抱怨人心善變，持久的愛情無法覓得。本來，青少年的感情就如同晴雨表時陰乍晴，何況是「不敢說出口的愛」，在社會禮法重重的壓制下，當然就更難開花結果了。異性情侶，有社會的支持、家庭的鼓勵、法律的保障，他們結成夫妻後，生兒育女、建立家園、白頭偕老的機會當然大得多——即使如此，天下怨偶還比比皆是，加州的離婚率竟達百分之五十。而同性情侶一無所恃，互相唯一可以依賴的，只有彼此的一顆心，而人心唯危，瞬息萬變，一輩子長相廝守，要經過大的考驗及修為，才能參成正果。阿青，也許天長地久可以做如此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麼一刻，你全心投入去愛過一個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恆，你一生中有那麼一段路，有一個人與你互相扶持，共禦風雨，那麼

那一段也就勝過終生了。有的孩子因為感情上受了傷，變得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起來，他們不尊重自己的感情，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別人的。最後他們傷人傷己，心靈變得枯竭早衰，把寶貴的青春任意揮霍掉。阿青，我希望你不會變得如此，即使你的感情受到挫折，你不要忘了，只要你動過心，愛過別人，你的人生就更深厚了一層，豐富了一層。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戀，而是沒真正愛過一個人。我確切地知道，有些同性伴侶，終身廝守，過著幸福的生活的。雖然他們的例子比較少，而且需要加倍的努力與毅力，阿青我希望你永遠保持住你那一顆赤子之心，尋尋覓覓，誰知道，也許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突然會遇見你將來的那一位終身伴侶呢！

阿青，你對一些比你年少的孩子特別溫柔照顧，我知道，那是因為你懷念你那位早夭的弟弟，你在他們身上找回了一些從前你跟弟兄在一起時那份相依為命的手足之情。

你對某些中年男人特別仰慕，那是因為你想從他們那裡求得你父親未能給你的諒解與同情。你在想家，自從你被你父親逐出家門後，你的飄泊感一定與日俱深了。其實不只是一個人，阿青，大多數的同性戀者心靈上總有一種無家可歸的飄泊感，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被父母放逐的子女，因為很少父母會無條件接納他們同性戀的子女的，他們發現了他們子女的性傾向後，開始一定惱怒、驚惶、羞恥、各種反應齊來：家裏怎麼會生出這個怪胎來？他們仍舊也許愛他們的子女，但一定會把子女同性戀的那部份摒除家門之外。而同性戀子女那一刻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諒解與接納了。本來同性戀子女與父母之間愛恨交集的感情就比較強烈，一旦衝突表面化，尤其是父子間的裂痕會突然加深，父親鄙視兒子，兒子怨恨父親。這場家庭冷戰，往往持久不能化解。其實同性戀者，尤其是同性戀者的青少年，他們也是需要家庭溫暖的，有的青少年愛慕中年男人，因為他在尋找父愛，有的與同年齡者結伴因為他在尋找兄弟之間的友愛，當然也有的中年男人愛上年青孩子，那是因為他的父性使然，就像柴可夫斯基愛上鮑勃一般。家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組織，而親子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的關係。同性戀者最基本的組織，當然也是家庭，但他們父子兄弟的關係不是靠著血緣，而靠的是感情。

阿青，也許你現在還暫時不能回家，因為你父親正在盛怒之際，隔一些時期，等他平靜下來，也許他就會開始想念他的兒子。那時候，我覺得你應該回家去，安慰你的父親，他這陣子所受的痛苦創傷絕不會在你之下，你應該設法求得他的諒解，這也許不容易做到，但你必須努力，因為你父親的諒解等於一道赦令，對你日後的成長，實在太重要了。我相信你父親終究會軟下來，接納你的，因為你到底是曾經疼愛過，令他驕傲過的孩子。

祝你快樂、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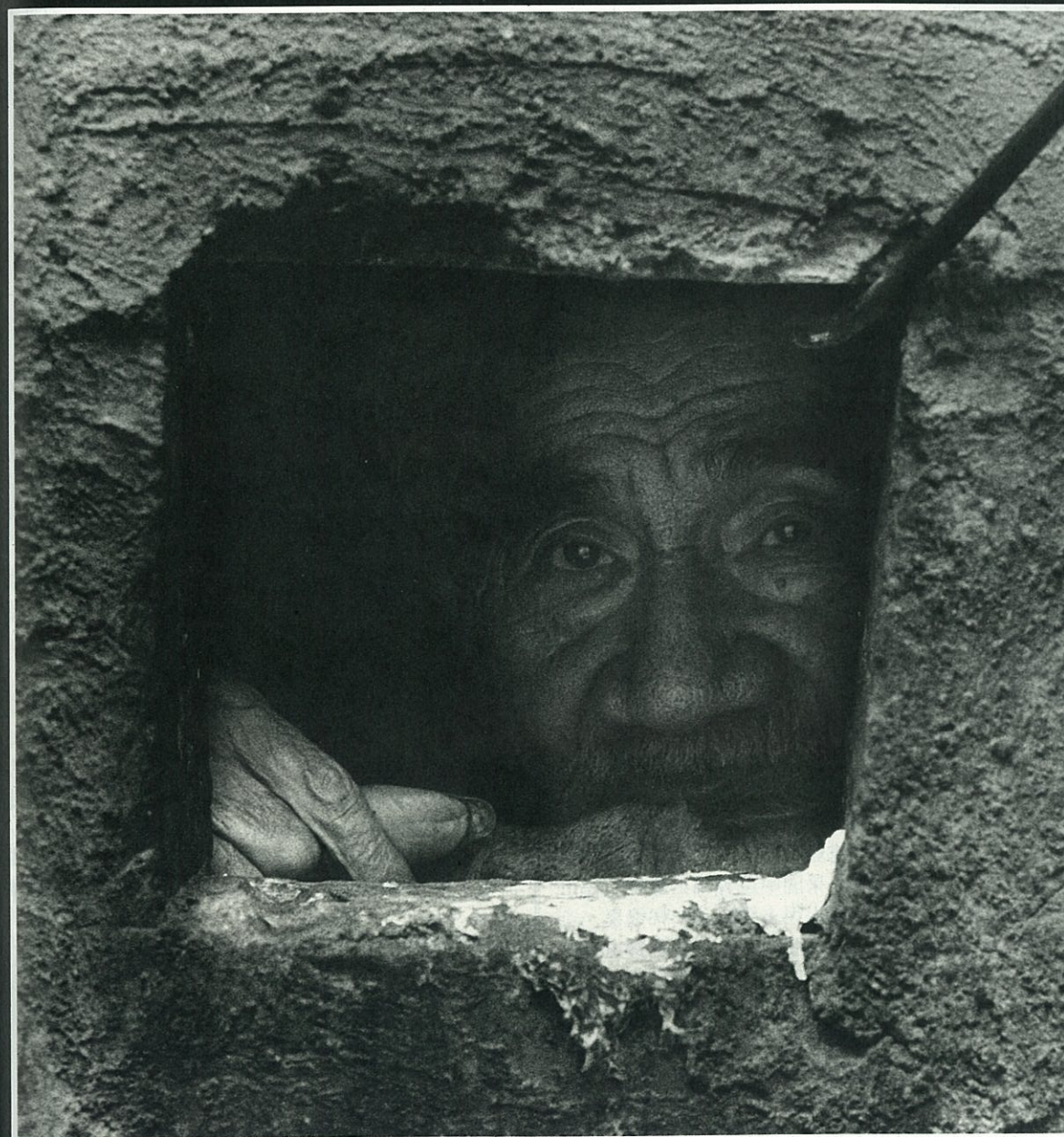
八六、四、二十

山嶽頂的囚徒

狂人買主生
與流浪漢跛脚宗仔的
孤絕世界

他們兩個人：一個在牆裏，一個在牆外；
一個是因瘋狂而囚閉的莊稼漢，
一個是因病變而殘障的流浪者；
一個是絕對的禁錮，
一個是全然的自由；
他們相互嘲弄，彼此慰安；
他們都在瘋狂的邊緣上，
在不幸的捶打下，相濡以沫，
找出了僅有的一點點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撰文■官鴻志 攝影■蔡明德



這個小小的洞口，是買主生唯一能與外界溝通的管道。
有幾千個日子，買主生總是喜歡將頭靠在囚室的洞口。
因為在這裡，他可以呼吸迎面的涼風，
可以拿到兒子送來的食物，更可以和跛脚宗仔聊天。



「山崙頂」這地方原是買主生早年落戶的家園，如今兒孫們早已搬走，只留下患有精神病的買主生，被囚禁在老屋後的磚房裡，孤獨地生活著。

山路上，遍佈美麗的芒果花；計程車在紅黃相間的花影和貧瘠的硬土路上行駛著。司機先生問清了此行的目的，忽然回過頭來說：「五年前買主生就死了，你找他幹啥？」他隨即又加強了一下語氣：「不止囉，死掉更久了……。」

司機的話，令我愕然。想到那位熱心讀者的來信，明明十分清楚的寫著時間和地點，甚至還在他描述這一「人間慘劇」的時候，特別說明了去年底，他如何親眼目睹了「孤人繫獄」的無助事實。

難道會是讀者弄錯了？

我一邊拿出這封讀者來信給司機先生過目，一邊心頭仍是忐忑不安；遇上這種事，也不是頭一次了，誰知道呢？人世間什麼事不會發生？車子駛到山路盡頭，連司機也迷了路。狹窄的山徑上，辨不清明確的指標和方向；淡淡的芒果花的香味，在午后寂靜的空氣中輕輕飄來。

步上山崙頂的時候，遠遠看到三四戶人家零星散佈在方圓數百公尺的周遭。果園中還有兩三個農人在忙著。正準備向他們打聽，山徑上轉來了一輛機車。

趕忙招呼了這位果農，探問之下，他竟是買主生的兒子！剎時間我怔住了，怎麼這樣巧……該怎麼啓口呢？我怯怯地著急。他說他叫買天助，中午給父親送過飯菜，順道照顧了一下果園，剛剛採了兩箱成熟的木瓜，正要趕回楠西鎮的家裡……

買主生沒有死，他只是被世人遺忘了。

買天助黧黑的面孔，有一份莊稼漢的沈厚。想想，還是實實在在的說明來意吧。買天助的回答平實而誠懇，他說，先徵得他的同意，是對的；不像十多年前，也曾有人來過，什麼招呼也沒打，匆匆拍了幾張照片就走了，刊登出來，全是些黑白講；他覺得那種作法很沒道理。

邊說他邊帶領著我走向他父親的所在。邁過西瓜田

的小路時，日頭也偏西了。

南台灣的三月，天氣漸漸溫暖，這時，黃昏的山風吹起了涼意。買天助指著山脊上孤零零的一間破落的屋舍說，阿爸就住在那裡。忽然間，我莫名的緊張了起來。買主生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被囚禁了廿多年的瘋子，該有著怎樣的形貌和聲色？能和他談話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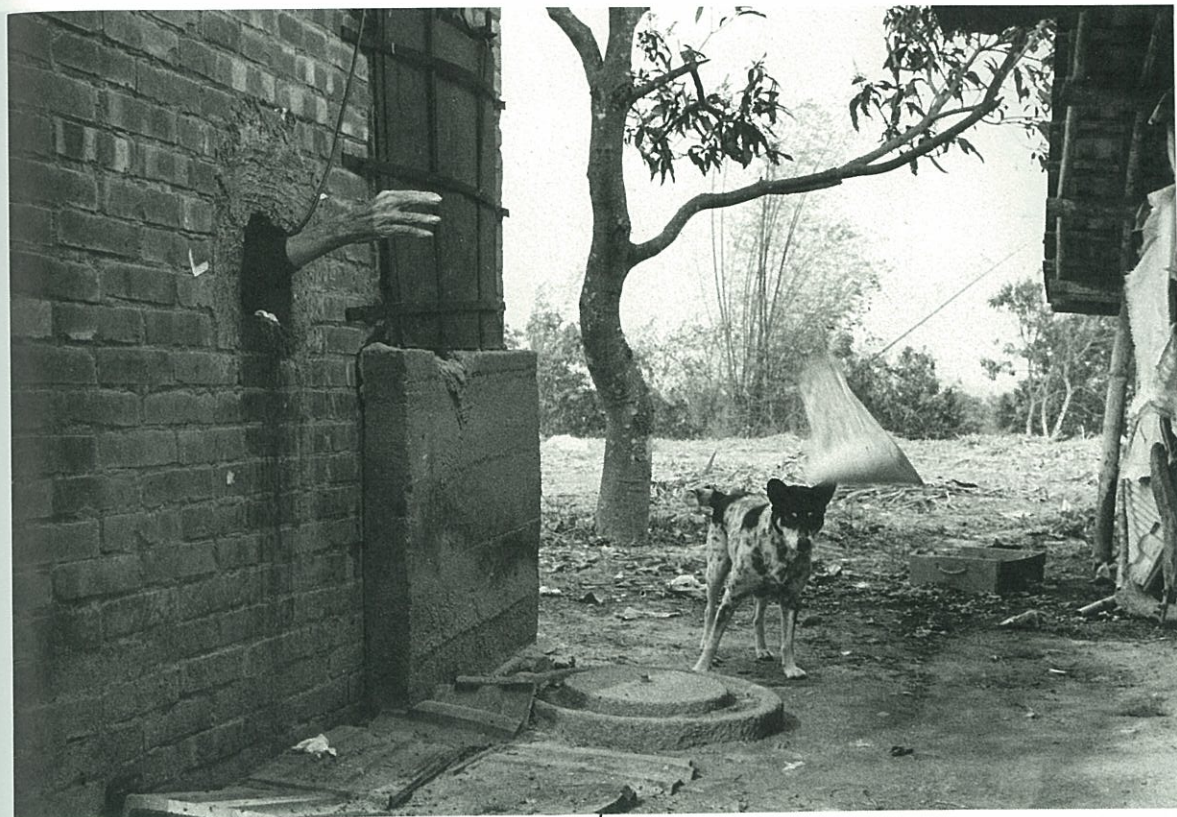
走近了才發現，那間破落的屋舍後面不到五尺的地方，還有一間被水泥封死了的斗室。頂多八尺見方吧！偏處在舊屋外面的一角，遠遠望去，還真不容易分辨。原來，買主生被囚禁在這裡面。

甫一轉過屋角，荒冷的灰道上，赫然看見一隻無助的手掌，彷彿鑲嵌在牆壁間一般，微弱地搖晃著。是在呼喚著什麼嗎？是在詰問著什麼嗎？

那隻從小洞口伸出來的手，蒼白而鏤滿刻紋。也許是廿餘年關黑的禁閉歲月的折磨吧；也許是無數個



多少年來，買主生也曾數度破門逃出過囚室；但在六年前的那次逃亡後，他不但喪失了窗，也失去了門。



孤獨的時日中，天天撫摸水泥牆壁的浸蝕吧，兀自蜿蜒著冰雕一般的掌紋，縱橫崎嶇，寄寓了千言萬語，伸展在僅有的自由的天地間。

在一個被世界拋棄的角落裡，在一個無路可通的囚室中，買主生呢喃自語，扶壁觸探，什麼話不都已寫進骨子裡，不都已凝聚到手掌中了。

看得出來，這一方囚室原是有著門板和窗戶的，如今的門板上，兩塊上緊螺絲的鐵板間依稀可以望見一條條混合水泥栓死了的鐵欄杆；原有的窗戶封死後，更敷上水泥，僅在上面留置了一條細縫；從這裡望出去，就是買主生所能看到的最寬廣的世界了。

初次從洞口探看到買主生的面貌時，完完全全推翻了我的臆測——眼前竟是一張素樸的乾淨的臉。蓬起的頭髮下，一雙凹陷而有神的眼睛，寬嘴潤鼻，面貌修長，配著他纖細美麗的銀鬚，實在令人困惑，這會是一個令人畏懼的不可藥救的精神病患嗎？

買天助為我們介紹的時候，他啞啞的看來，沉默了一會，忽然露出一抹親切的笑容。就這樣，我們攀談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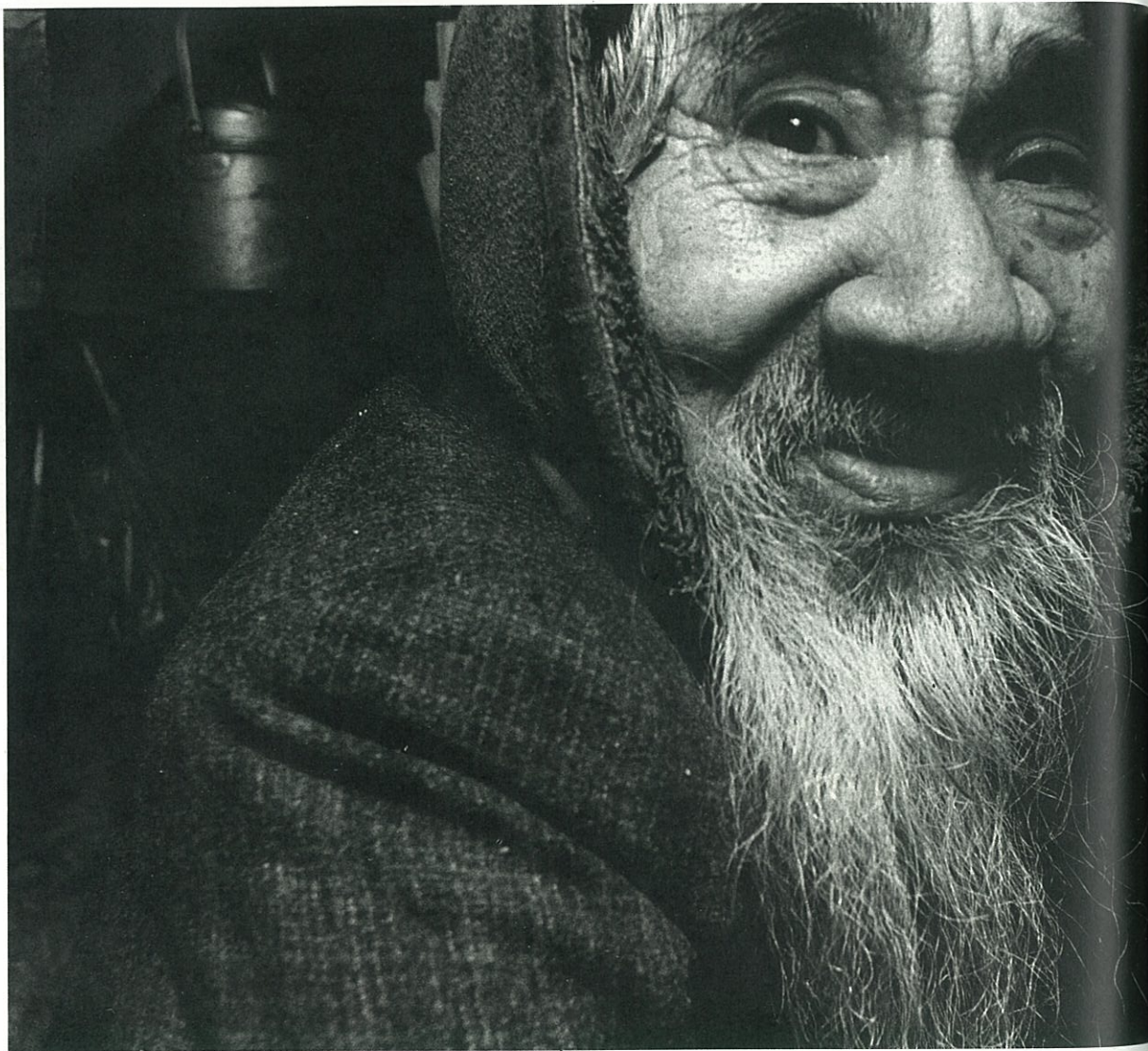
看著我們已漸熟絡，買天助叮嚀過父親多保重，一邊指著對面牆角下的一落磚壘，囑咐我可以坐在那裡和他阿爸聊聊，就離去了。這時我才發現，這個由八塊磚頭壘起來的位子，已經十分光滑了，彷彿有人經常坐在上面，浸潤出一份肌膚的感覺；坐下來，剛好看清買主生依偎在洞口的面孔。

囚室的窗子被水泥封死後，留下了一隻土狗小花與買主生相伴。經常東奔西跑的小花，總要到肚子餓時，才會來到囚室前，向買主生乞食。

買主生並不瘋狂，說起他的故事，縱使一發不可收拾，重重覆覆，幾個小時停不下來，可他感情洋溢，真切動人。有時候，他在神馳意遠之際，會忽然應合著自己的情緒，擊盆高歌起悲涼的古調；有時候，說到傷心處，他會掩首低泣，久久不再言語。看他時而喟嘆，時而唏噓，我們也跟著他一道經驗了那些滄桑的歲月，那些心酸的挫折。一個個迢遙而又親切的鏡頭，重疊，再重疊；跳接、再跳接；快速度，慢速度，隨時變換著焦距或隱或現的烘托而出……

小時候，買主生讀過漢學私塾，他尤其愛讀章回小說，像薛仁貴征東，像梁山伯與祝英台等等，他都可以隨時冒出來一段；一直到今天，他還保持著閱讀的嗜好。在他被禁閉的這廿多年裡，他珍惜可以看得懂的片紙隻字：競選的傳單，床頭的日曆，學生讀物的一頁，破舊報紙的一角……一本他孫子帶來的中國地理教課書，雖然被蟲魚蛀光了扉頁，是他最愛不忍釋的。

年歲漸長，他上了日式小學。畢業後，買主生跟隨一名日本醫師，學習漢方配藥，他追述那段學徒生涯



：「先生待我很好，先生娘太嘮叨多嘴了，我受不了就辭去工作。」

回到台南家鄉，他在玉井局左鎮的大兄田裡放牛，直到28歲，他結婚了。妻子是同鄉同姓的女子買對。婚後，買主生考進日本山林管理所，同時兼任該鄉壯丁團副團長。

台灣光復，他再一次失去了工作，轉回楠西鄉山崁頂墾荒，從頭幹起莊稼漢。

山崁頂這個地方，和山下楠西街相比，是更貧窮更落後的所在，只有窮苦人家才住；生財有道的，都一個個向外遷出了。做人忠厚的買主生却不是這個想法，他覺得有一塊自己的地很紮實，山間的空氣好，人也好。他勤勤懇懇地幹，終也掙得二甲多山林地，算是白手起家了。

他和妻子買對長年相依為命，情感極深。每當他提到買對的時候，淒然的眼神中却多出了一份思念。

最早，買主生被關到這間小屋的時候，「門窗都還好好的，伊每天幫我送飯，洗衣，跟我說話……」那時候她太太就住在小屋旁邊的那間老房子裡，這是他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

買主生最傷心的，是他太太猝然倒地不起的事。他說：「那天夜冥，隔着兩道牆壁，忽然聽到伊在屋裡喊，秀美仔，秀美仔，我要死囉！」然後他再也沒有聽到他太太的聲音。

秀美仔是他太太兒時的玩伴，也住在山間。那一夜她們約好了要去看戲的，秀美仔還沒來，她却突然中風了，一倒就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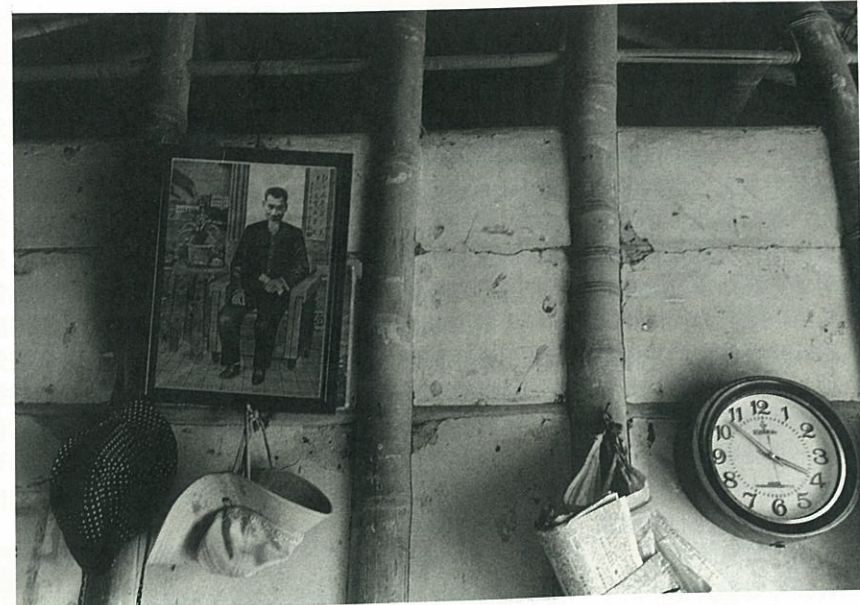
買主生留下老淚，在衣襟上掩首抹去，又抬頭說，「可憐，無人可以救伊。我出也出不去；我用竹子敲，用鉛盆撞，却四野無人來救伊的命。」

買主生太太出葬那天，親戚朋友都來了，却不曾放他出去。他失聲地問：「為何送到竹仔腳公墓的最後

一面也不給我看？」

買主生夫婦有四個孩子。他們這塊旱田，常年缺水，拼湊起來兩甲餘的山地，不够幾個孩子成家過活，只好各自分頭求發達。大兒子到新化鎮當木材廠工人，每次來看他，都會帶來滋補的藥酒和一大堆吃不完的東西。二兒子是他最喜歡的「孝順孩子」，「自從當上廠長職位，却不幸修水塔時觸電倒地，摔死了。」這是他叨叨唸唸重覆了多次的往事，他最氣憤工廠老板不肯認帳，也不願賠償。買主生就這樣平白丟掉了一個兒子。唯一的女兒，也出嫁了。

帶我上山的買天助，是他的么兒。天助繼承父業留下來耕作，直到如今。自從母親過世以後，每天兩三次送飯，送水，每隔一段時間理髮，清理垃圾糞便等的事，都由三兒和三媳婦來料理。自從三媳婦在楠西街仔經營理髮生意以後，天助一家也遷到了山下，剩下山崁頂一幢空盪盪的買主生自己的老房子，和它



在老一輩村人眼裡，買主生不但是一位讀書人，也是一位勤奮篤實的農人。只要提起他，村人無不感慨著：「平常好端端的，誰知道說瘋就瘋啦，真令人惋惜。」

家人搬離了故居後，破落的廳堂土牆上，還兀自掛著買主生的肖像。屋內那隻掛鐘，也不知何時嘎然停擺了。

的主人毗隣相伴。

如今，買主生在八尺寬的囚室內，有幾千個日子沒有洗澡，幾千個日子沒有曬過太陽；更早的時候，山崁頂沒有水電，他只好在囚室內燒柴煮開水，溫熱菜湯。現在，七十八歲的買主生，甚至可能不會走路了。

買主生究竟是為什麼瘋狂了呢？

一開始，不忍觸痛他的傷處，一直未曾向買主生提起過，他怎麼會被關起來的事；談着談着，他却自願自的說起了這些「奇怪」的遭遇——

買主生說，在他還沒被家人拘禁前，有一天夢見土地公請客，「睡醒，我就悠悠地走，」買主生說。但靦顏自己沒有分文，白白給土地公請客不好意思，他總要備個紅包薄禮的，就抓了一隻土雞，歡喜地走去。走到農會圓環前面，遇上林萬來警員，莫名地被打了一頓拳腳，還把土雞也抓走了。他說：「古早人講，遇到鬼咧，那警員沒人餵才會這樣。」

另一樁更是「遇到鬼」的事，明明一塊土地已經開墾好了，却被買經佔住，他跑去教訓買經，反倒被打了一頓。

「真是年頭變囉，」買主生說，他常常不知為什麼被壞人踢打，「人家打我，我擰住氣功，回家抓草藥吃，就會好轉。誰怕他們那些歹人。」買主生忿忿地說：「菜市場的東西就是給人吃的，它們一大堆開在那裡，為什麼不准我拿？」……

買主生說：「警察只會來捉人……」

後來的兩三天裡，我遍訪山嶺頂的老人和舊跡，所得到的却是另一種解釋。

在一片貧瘠的旱田間，尋訪到買經的時候，他正荷鋤站在田埂上，一叢狗尾草斜穿在買經的腳邊，這位七十六歲的老農，身體還很硬朗。他說：「我們姓買的人，都來自福建省；算起來，大家都還是親戚。」說著，買經一邊放下鋤頭，剝下附在鋤嘴上的泥塊，用乾黑但還有力的手指捏碎了，不經意地灑在田裡。

眼睛望着田地的盡頭，買經說，親人借給他的一塊耕地，有憑有據的，他都已在上面耕作了，有一天，買主生却莫名其妙的跑來打架，「硬說這塊地是他的，這不是發瘋了，是什麼？」

儘管二十多年都過去了，買經談起這件久遠的往事，依然忍不住內心的激動。他進一步說：「買主生還偷了我一隻雞呢！……」

買經那雙勤於工作的手，在午后燥熱的空氣中比劃着當年打架的情形，看得出衝突的激烈。

對農人來說，土地是他們的父母，是他們的妻女，是別人永遠不可觸碰也不應掠奪的；任何土地的不幸冒犯或挫傷，都該是農人心裡永難療癒的疤痕吧！這兩個篤實農人的摩擦，在他們彼此心中都投下了終生的陰影。

另一位山嶺頂的人家回憶說：「可惜呀！買主生以前是這附近最聰明的人，又老實，怎麼說瘋就瘋了呢！真是遇到鬼了！」，好像也就在那一次土地糾紛後，買主生講話時，就開始隔三岔五了；有時候，買主生一個人跑到山嶺頂田野，使勁的敲鑼；向天地宣誓什麼大事般，却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穢語……偶然看見別人穿紅色的衣服，他就驚慌駭懼，躲進竹林大聲嘶喊：「警察來捉人囉，」……這些突來的轉變，叫住

在山脊附近的隣人都聞聲不安了起來。

然而，我依舊不解：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把買主生囚禁起來呢？

兩三天來，買天助每天都上山幾趟，或耕作或送飯，有時太太孩子也來，他們為我解答了部份疑問。

在那些事件之後，買主生的失常行為是愈演愈烈了，他常拿別人的東西；他也愛放火燒遠近的甘蔗園。山嶺頂周遭的隣人不用說了，就是附近的村鎮也常有人跑來找他們理論，賠錢；已經够窘困的家境，更因此而百般拮据，難以維持了。

買天助說：「阿爸老覺得自己的田產被人家挪去了，我們作子女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早，買天助母親還活着的時候，曾為買主生去廟

不管吃的或喝的，買主生總會留下一些，送給他朋友——跛腳宗仔。

裡求神祈福，許願、燒香，吃了好些符水，不但沒用病情更重了。每次出事賠錢不說，買主生還常常挨打被毆；家境愈來愈壞，四周的敵意也越來越大。買主生一個活人，四處亂跑，誰能整天跟着他？何況家裡人人忙着上工，每月收入還不够賠償的錢，究竟該怎麼辦呢？彷彿被什麼所詛咒了一般，買主生一家人在絕望中掙扎，在掙扎中更絕望了。

每次發生問題，都有人抱怨，為什麼不乾脆把買主生綁起來？隣人甚至還「打電話到玉井求援，要買鐵鍊子捆綁阿爸……」買天助說。

他們也曾為父親找過醫生，可是都沒有效果；也曾把買主生送到醫院去住過，個把月下來，費用昂貴得完全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找過一家便宜點的醫院，却說他阿爸有肺結核，婉拒了。「而且」買天助神色沉重的說：「住在不好的精神病院，像養豬一樣，又危

險又沒保障，」拘禁起來自己照顧，反倒是他們唯一可走的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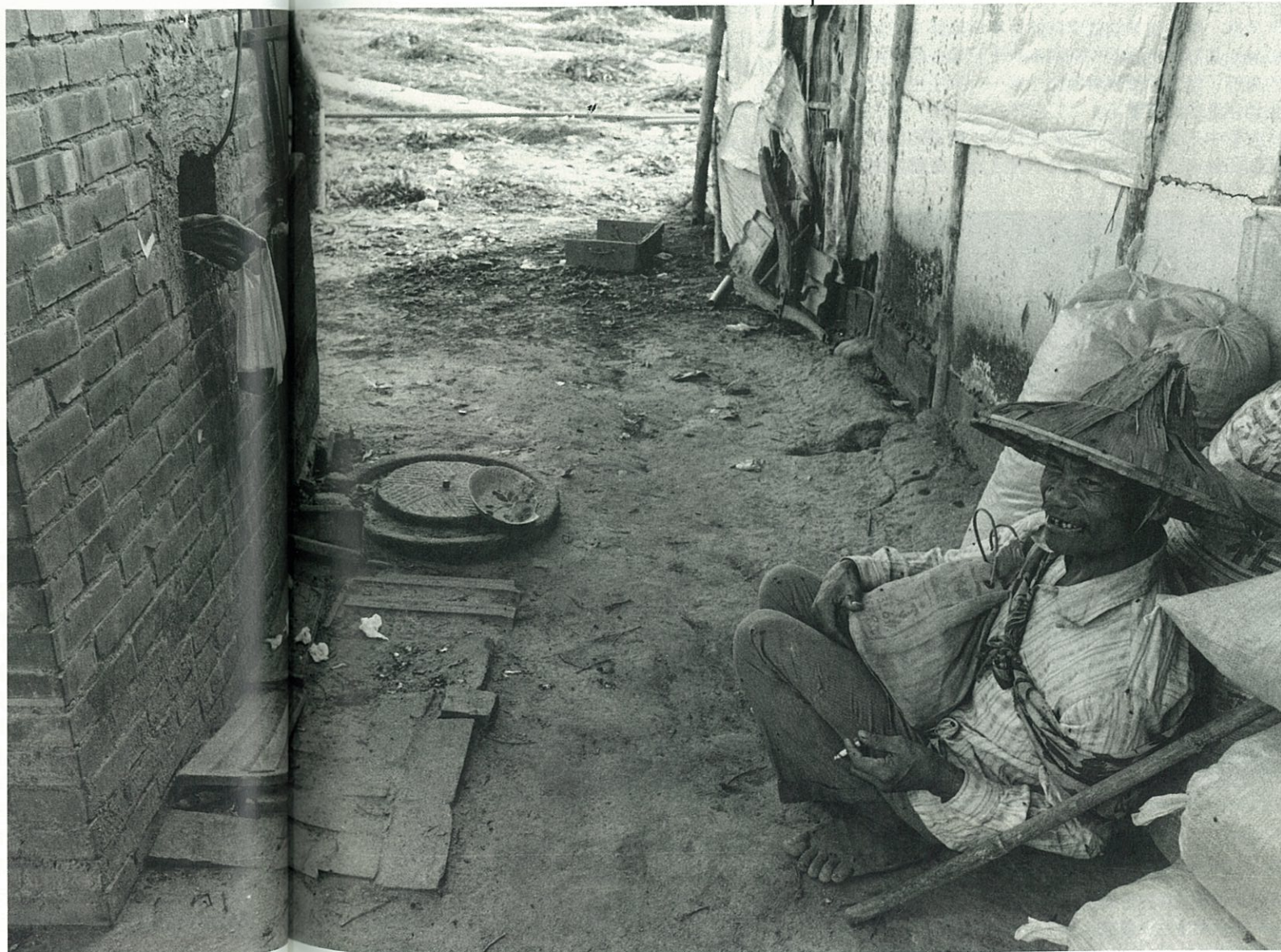
買天助一家搬到鎮上去住的時候，也曾帶他阿爸一塊到那個新環境裡住了些時日，小鎮的熱鬧與繁華，反而增加了出事的機會。他父親到市場隨便拿人家的東西，吃人家的食物，日子愈來愈不好過了；只能再把他送回山上，關到現在這個小屋子裡。

「歹命人啊！」買天助無助的感嘆着：「原來有門有窗的，可是關不住啊，」他父親把門打破，把窗打破，把牆打破，先後逃出來過好多次，照樣的放火燒甘蔗田，隨意取用別人的東西，有次他竟一個人無日無夜的走到屏東去找大兒子……

每逃走一次，買主生的世界就萎縮一次；漸漸的，他喪失了他的門戶、他的窗口，終於只剩下一個遞送食物的小小洞口了。



買主生的三餐，都是由兒子或媳婦，從楠西鎮上送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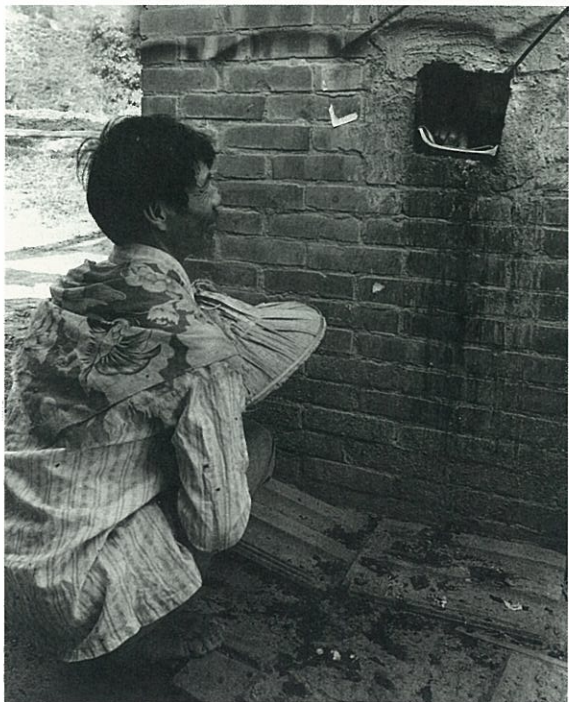


拼湊起所有的這些故事，我却跌入更深的疑問和迷惑之中。好幾個晚間，我都在空屋前的曠地上，生一堆火，用飼料袋鋪一個坐位，展讀着各樣的記錄，也翻閱着爲了這次採訪特別帶來的精神病學書籍。

在寂寞的星空下，柴堆不時迸出閃跳的火影。不遠處，買主生的囚室籠罩在暗夜中，寂靜，朦朧，像一個不能把握的夢。買主生很早就入睡了。他曾告訴我，每天，大多數時間他都在睡覺，而且總有不斷的惡夢侵擾他，日子很難過。

日子怎麼會好過呢？窒悶的黑屋，惡濁的空氣，廢棄的髒物，斷絕的希望……買主生這一輩子，就要這樣一點點耗盡了他生命的火光嗎？醫學教科書上說，關了廿年以上的病人，老早就成了慢性病患，很難再期待有顯著的治療效果了。更何況在這樣的環境裡呢？早期，買主生被廟裡求來的符水所誤醫；從而，又被無知和歧視所困陷；貧窮本身，更像一個巨大無朋的鬼魅，緊緊的纏繞着他們一家……買主生早已活生生地住進他的墳墓了。

火影中，一個個尋常農人的樸實、憨直的面孔，買天助和他家人的迷茫無奈的眼神，買主生擊盆高歌的



跛脚宗仔是唯一經常來陪伴買主生的朋友，只要有空，他就會來到這小小的洞口前，兩人天南地北的聊上老半天。跛脚宗仔就像是一位地方記者般，將村子裏發生的大小事情，一一告訴買主生。要是肚子餓了，兩人便共享食物。

悲涼，一一在我眼前晃動。他們都那麼真誠熱切、那麼平實無辜；他們也都努力過，掙扎過，想要做好，事情却都像面前的星火般，爆裂了，幻滅了。

翻開面前的一本書籍，討論英國精神病人的居住環境，那些句子——洋房式的建築，溫馨的垂簾，種滿盆栽的窗台，好質地的被單和褥子，好心的服務……據說是一年將近六千億台幣的精神醫療費用，相對於眼前的情境，是多大的諷刺和嘲弄？

再翻翻身邊的一本經濟性的刊物，台灣的經濟，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繁榮：幾百億美金的外匯存底，幾千億台幣的郵政儲蓄，不知道怎麼使用……一個以富裕誇稱的社會，該做的應做的事還有多少？如果失去了整體的社會救濟，失去了公共的國家福利，失去了人間的道德關愛，那樣的富裕又是什麼？

星空沈靜，大地無言。買主生的囚室哀哀的匍匐在眼前的山脊中，連一聲嘆息也沒有。

買主生真的是認命了。他曾告訴我，他其實壓根兒就不想出來了。這真是全然出乎我的意料，他怯生生地說，「出來嘛，我怕再爲天助仔惹麻煩。」他的話，錐心的刺痛了我。

這樣難堪的環境，他何嘗不想出來？六年前，當他最後一次脫逃，在芒果樹上被人發現，五六個人捉他下樹時，買主生沒命的抱住他臨時搭架的窩巢，死也不肯放手。他曾對着衆人說，「要不然，你們也進去住幾天，試試看！」

在囚室外，我坐在洞口前聽買主生說話，好幾天，却從來也看不見他的身體；因爲囚室闔黑，窄小，唯一的洞口也只有一個食盒般大，光亮都被阻攔在外面了。所有室內的情形，還是攝影者把相機伸入洞口內，用閃光燈努力拍攝到的。回台北沖洗出來，才霍然發現，那是一個更雜亂更窒息更不能想像的空間。買主生是怎麼活過來的？

他說他自己練就了氣功，又懂得草方，平日雖少生病，偶爾不適，「天助仔都會幫我買藥水」，也沒什麼大礙。談話時，買主生總是愛把下額擱在洞口邊一根竹竿上；長年累月下來，竹竿已經磨得油亮了。

南部酷熱的天氣，使得八尺見方密密包裹住的囚室，更像一個煉獄。所有停駐下來的空氣，都凝成一片渾濁，彷彿一團腐敗了的固體，無情的壓迫着買主生，逼使他勉力將臉部湊臥在洞口，盡可能的吸取着涼風，但也稀薄困難。蒼蠅嗡嗡的在洞口飛舞著，面前，不到數尺外又是另一面牆。

他怎麼能安份下來，不去思量着怎樣逃離這一煉獄呢？

在窗子還沒有封掉以前，每天每天，他用自己的尿液淋灑到鐵欄干上，讓它銹蝕；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有一天他撞斷了欄干，從窗口爬越而出。

另有一次，他用「跛脚宗仔」給他的竹竿，搗破了

牆角。作弄人的天公，却不早不晚的下起一場豪雨，弄得囚室內鬧了水災，木床都泡壞了。

還有一次孫子來看他的時候，手上把玩着一個做工的鉗子，買主生拿進來，不聲不響的幹活。在那個燥熱夏日的午后，他砸破牆壁奔逃而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河裡去痛快的洗了個澡。

如今，距離最後一次脫逃，已經六年多了，人們也漸漸地忘懷了他。怪不得初次上山的時候，司機先生竟會說：「五年前買主生就死了。……」

長期跟他相伴着的，只有家人搬走後留下來的那隻灰狗，每天早晚，準時來到他的洞口，等待牠的老主人丟出吃剩的餐點。

還有的，就是「跛脚宗仔」。

初次看到跛脚宗仔，是來到山嶺頂的第二天清晨。天色濛濛亮中，山路上踉蹌的走過來一個身影，遠遠就聽見腳丫子踩在地上發出來的悶響，急速有序地來到買主生囚室的洞口。

那時候我剛剛自廢屋裡走出，空谷中浮現着一朵朵紅的黃的芒果花。心中惦念着買主生是否起來了？這個動作扭曲的人物，和着他走路的聲響，完全沒有準備地闖入了我的思緒中。

他手上捧着一把草葉，送給買主生後，就一屁股坐到那八塊磚壘上了。原來那是他的座位啊！

這位雙腿殘障的人物，突然來到買主生屋前，帶給我一份極大的驚奇。除了他的家人以外，竟還有人在關心着買主生！而且這麼一大早就跑來爲買主生送東西，想必是相當熟識也相當瞭解買主生作息時間的人了。何況那壘磚塊的位置，那主人般熟悉落坐的姿勢，那「座位」的年份……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哪，耶穌分的餅，你有一份。」

好奇的走往洞口的時候，買主生的聲音已經在清晨寧靜的空氣中傳來。我怔了一下，買主生在佈道？却見他自洞口遞出了一包太陽餅。買主生竟用了這樣豐富而特異的譬喻。

見我過來，買主生幾乎沒有思索的叫出了我的名字，然後把他的朋友介紹給我：「這個乞食命的——跛脚宗仔。」言談間，出現了前一天我未曾看到過的某種神氣。隨即丟了一句話給跛脚宗仔：「這位年輕的朋友，是台北來的；你跟他去台北衙門做雜役，你是乞食命，要認份做工。」買主生的思路似乎清朗多了，說話也流利了。他的遣詞用句，却常常使我覺得回到了古早的時代；甚至昨天請買主生寫個地址留給我的時候，他筆下呈現的，竟也是幾十年前的老地名。對買主生說來，也許生命還停留在那些年份中吧！

廿多年的囚禁，不僅僅凝固了買主生的空間，也凝固了他的時間。

我這樣思索着的時候，却見買主生又從洞口送出了一瓶補酒，交到跛脚宗仔手上說：「這是耶穌的血。」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一帶的買姓鄉人，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

細細端詳跛脚宗仔，好像是被那個頑童不經意捏塑出來的，比例，表情，全走了樣。也許是因爲雙腿歪癱，使他比正常人矮了半截的緣故，看人時他常愛把眼珠子往上翻；一張大嘴老是咧開來，唯恐別人誤會了他的好意似的；兩顆缺牙更彷彿宣告着他這人的沒有心機，請勿欺我；那雙粗黑結繭的大腳丫子，從來不曾穿過鞋般，沾滿了泥塵，比常人寬厚了幾乎一倍；這雙腳，爲他承擔了過多的艱苦負累吧，有不少裂痕、創傷；他的衣衫奇怪的搭配着，褲管上沾滿穢物浸染過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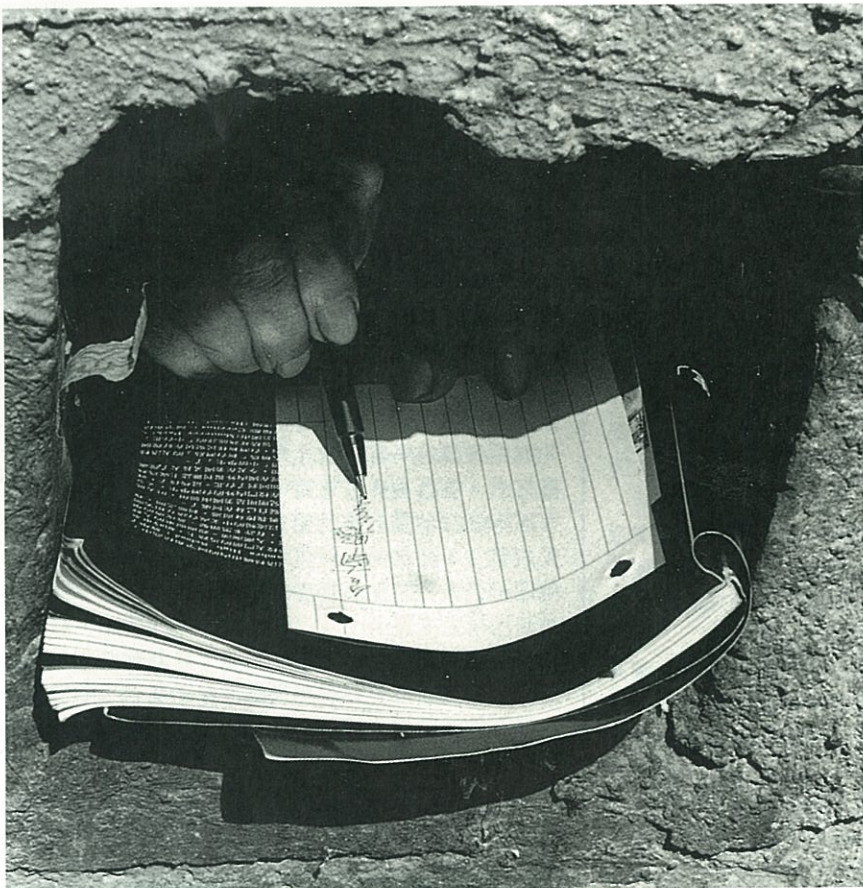
「每個人一個命……」跛脚宗仔斜眼看進洞口，一句話還沒講完，却聽買主生說：「你在外頭，不要胡亂乞食，當心被人家下毒！」

跛脚宗仔似笑非笑的望望我，訥訥的說：「這個人愛說笑，不要聽他。做乞丐這款事，我不行；我在甘蔗田裡替人做工，馬馬虎虎啦，做乞丐會丟兄嫂的臉，……」

囚室內，買主生又冒出了一句：「靠籬靠牆，總有一天會倒塌。你要吞忍到幾時？男子漢怕大哥是應該，那有你這款怕大嫂的；她無理罵你，就不會頂她幾句，……」



跛脚宗仔今年49歲，出生時因爲一場大病，傷了他的大腦，也傷了他的雙腿。如今父母雙亡，依靠兄嫂爲生，經常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買主生常說他「什麼都不怕，只怕沒飯吃。」



跛脚宗仔倖倖地嘆了一句：「查某人！」忽然不再搭腔了。

見他不再搭腔，買主生的面孔也自洞口挪開，不知在屋中忙些什麼。這當口，跛脚宗仔又振奮起來，頓頓挫挫的告訴我，自從買主生被關起來以後，他就是看顧買主生最多的人了。他屁股下面的這些磚頭，還是當年給買主生築囚室時剩下來的呢。「買主生一個人太可憐啦！」他來給買主生作伴，「可以使他歡喜」；跛脚宗仔說，村裡發生的大大小小「新聞」，要不是他，買主生那裡知道；而且，每回買主生不舒服，都是他幫忙採些藥草回來……聽他的口氣，也有份沾沾自得的意味。

聽他這麼說，我憶起了他來時拿給買主生的那把草葉。剛好買主生俯向洞口，「阿伯，您那裡不舒服？」我這樣問起；買主生却說他好好的，沒事情，我趕忙解釋：「跛脚宗仔剛剛幫您採的什麼草藥？」

「那是萵草，我用電湯匙煎了，要給他進補，」買主生微微側過頭看向跛脚宗仔，十分同情的說：「他受到內傷。……」

跛脚宗仔有時候替別人砍甘蔗，打點零工維生，十天前在甘蔗園中做工時，不慎傷到側腹。這回却是買主生指點他採來萵草，幫他療傷「進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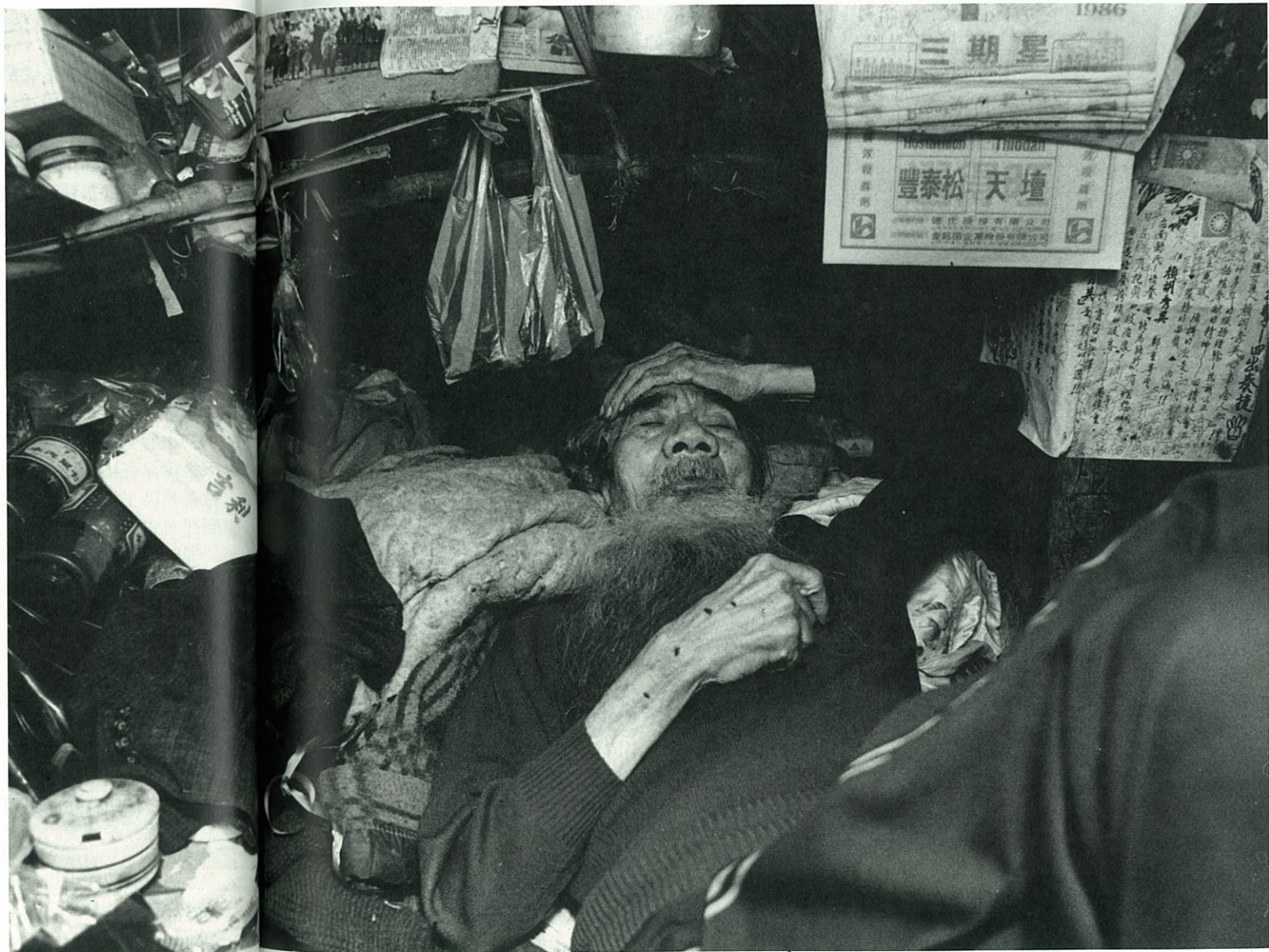
小時候，買主生讀過漢學私塾，如今他仍然能清楚地寫下自己故居的舊址。

說起打零工的事，跛脚宗仔從來也不會計算過別人給了他多少錢，反正有飯吃就好了。「吃菜，吃到肚臍為界，多的就不要妄想。」跛脚宗仔說著邊從口袋取出一個細細包紮好的小玻璃瓶，雙手顫顫的掏了半天，拿出一根煙來。他說這是他姪女丟棄不要的香水瓶，他帶在身上，保存香煙最管用。

買主生聽他提到香水瓶，詫笑他還在「想查某」。跛脚宗仔急急忙忙地否認，「查某不稀罕，咱過時——一老了。」

「對、對、查某人不值一斗米。」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沒邊際的說來，我却慢慢領會所謂「一斗米」原來還有個「典故」。

年輕的時候，跛脚宗仔的母親有天叫他去鎮上買一斗米，在回家的路上，跛脚宗仔被他的兩個親戚國仔



和輝仔起哄騙到茶室去，讓他出盡了窘態不說，就這樣坐了一下，女侍還戲謔他，要把他扛來的那斗米留下，作為「服務費」。掙掙扯扯了老半天，跛脚宗仔才保住了他那一斗米，狼狽而回。

買主生藉故取笑他，「想查某，想得掉進查某坑去了……」跛脚宗仔一直笑笑地強調：「沒有啊！一根毛也沒碰。」

可是，跛脚宗仔補償什麼的，忽而強調起了他年輕時的「浪漫」生涯。他煞有介事的說，自己還是少年郎時，曾經跟歌仔戲班跑過不少碼頭，見的世面可大啦，查某人送來他都不要呢；他還說，以前母親替他相親，對方很喜歡他，送他到車站時，查某還哭了……

買主生在囚室內一個勁的傻笑著，他告訴我，跛脚

數千個日子來，買主生一切的生活起居都困頓在這小小的斗室裏了，有很久他不曾洗過澡，也不曾看過藍天。

宗仔小時候生病，把腦袋燒壞了，「一天到晚胡思亂想，神神精精；他隨意講，你就隨意聽——」

……

看他們兩人談起話來，彷彿脫胎換骨一般，都變得活潑了。言詞間彼此戲謔、貶損，互相挖苦、吹噓；可也相互慰安的照應著彼此的傷痛與寂寞。他們的笑鬧，不僅未曾刺傷對方，相反的，竟因著這份奇特的關係，在牆內牆外充滿對比的兩個世界裡，在瘋狂的邊緣，在不幸的生命中，相濡以沫，找出了僅有一點點價值和自我。

跛脚宗仔今年四十九歲了。出生未滿月，一場大病害得他奄奄一息，眼看著沒有指望了，家人用舂箕把他包紮起來，吊在屋後竹樑上等死。

「一個星期後，他的心肝還溫溫的，沒死！」買主生說。

「對、對，一瓶藥水，救活了我。」

跛脚宗仔臉上喜孜孜的，却說不出藥名。那時，恰逢他舅母要臨盆了，他大哥趕到玉井請大夫，順道買了一瓶藥水，沿著糖廠的火車軌道，奔回山崁頂。說來也是跛脚宗仔命大，這罐玻璃瓶裝的藥水，還曾掉落在鐵軌上呢，竟也沒有破損。跛脚宗仔這條命才算揀了回來。

但是連續七天的高燒，燒壞了他的腦神經，也使他失去了正常人行走的能力。

一直到跛脚宗仔七歲的時候，才勉強學習著站立起來，魏顫顫的挪開步伐。

小時候，阿公看他滿地上跌跌趴趴的，嚇得阿公在院子裡餵養的兔子，都蹦跳無踪了，阿公說：「兔子不要被你抓死光了！」於是削了一截竹子頭，教跛脚宗仔抓緊了它，站起來，學著走路。因為雙腳無力，他扶起拐杖走路仍然是踉踉跄跄的，吃了不少苦頭。後來他摸索出來，撐著拐杖用快速度奔走，反而安穩省力。

跛脚宗仔沒上過學堂。年歲漸長，便在山上學放牛；但他腦筋不好，常常困在稻草堆裡，牛跑丟了也不知道，每回都被他阿爸綁在樹上打。

父母過世後，跛脚宗仔依附著他大哥過活。大哥待他不錯，為他在自己的厝旁建了間小木屋，供他居住；可是他笨手笨腳，無能做事，大嫂常笑他的腳是「牛腳」；又說他髒，「平日不准我進屋；連看電視也要趴在窗上看；……」

跛脚宗仔說到這些傷心事，靜默了許久，又說：「別人也取笑我，伊娘例，說什麼玻璃瓶子也會被我踩碎囉！」許許多多的舊事，在跛脚宗仔、買主生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向我述說中，模模糊糊的勾勒出來，聽跛脚宗仔講話時，他那結結巴巴的吃力口吻，常使我不忍，希望他停下來休息一下，可他積鬱的心事，除了買主生外，大概極少向別人表露吧！追述起來，就怕我聽不真切，因此而更吃力了。

談到他的腳，他感嘆著：「麻麻痺痺了。命裡是這款，腳不會走路，拿拐杖又像沒路用的人；為了吃飯，還是要走啊！」

「其實，我床底下也藏有一雙鞋，床舖底下也壓一件舊西裝；都捨不得穿呀，穿壞了就没有了。」他自嘲的說，「阿母生我的這雙大腳丫子，才最耐穿。」

平日，跛脚宗仔除了偶爾在甘蔗園打打零工，賺點生活外；遇上庄內有人辦喪事，因為他胆子大，請他去守屍，夜晚陪喪家看靈位，也能賺幾頓飯；沒事做的時候，他在山野裡採集些木瓜和香蕉，儲存起來充

當饑餓時的餘糧。此外，便是跑到買主生這裡，吃些買主生剩下的東西……如此，也過了廿多年了。

快五十年的生命裡，跛脚宗仔也不過踏出鄉里三次，都是廿歲那年的事。

當時，他為了要當兵，前後三次去新營兵役課複檢他的身體；「誰不想去當兵？不當兵的人就是不成材！」他却「被退貨」回來。跛脚宗仔覺得這是他生命裡的最大憾事了。

「但我的身體是甲上的！」跛脚宗仔不會寫甲上兩個字，他却選用了這兩個生動的字眼來形容自己。

臨走的前一天晚上，深夜不眠，躺在孤立在曠野上的買主生早年落戶的家舍中，望著破落的土牆，望著積了一層厚塵，不知何時停擺了的掛鐘，我的心緒起伏，一夜不曾安寧。

在跛脚宗仔眼中，買主生「吃和拉都在裏頭，沒得動，比我可憐哩！」

在買主生眼中，跛脚宗仔「沒得吃食，沒得老婆，乞食命啊——」

如果一兩天看不到跛脚宗仔，買主生就會罵他，生老半天的氣；如果幾天不去看看買主生，跛脚宗仔也彷彿活得沒了勁道，沒了目標。

然而他們每次見面，都要頂嘴，說一些誇張的，嘲弄的話。更多的時候，兩個人却是各說各話，各自在自己走失了的思緒中，無意義的呢喃著。他們都認定了對方「腦袋不清楚」；却都感歎著自己「帶了這種病，是個沒用的人」。

每一次，家人送東西來，買主生都會留下一半，準備留給跛脚宗仔食用；每一次，跛脚宗仔也都會帶來新鮮的見聞，充實買主生的耳目。……

他們的日子，就是這樣往復擺渡過去了。買主生與跛脚宗仔，一個是絕對的禁錮，一個是絕對的自由；然而他們都只能最卑微的活著。作為一個「人」的倫理和價值，他們的挫折都已飽和；活下去，已成為他們在人間的唯一條件了。

躺在那幢空屋的廳堂中，一幀買主生的肖像畫懸掛在壁間，對着我嘲弄地笑，這種鄉人留傳給子孫的畫像，千遍一律的堂皇布景，虛假的鑲嵌著買主生的容貌，竟如同一隻陀螺，怎麼也不該插在花瓶上。

我們對望了一整夜。

第二天告辭的時候，買主生囑咐我有空常來，「五月就可以來吃芒果了……」跛脚宗仔不知是否生病了，他今天沒來。

俯身在僅剩的那隙窗縫間，買主生的一對眼睛目送著我，依依的自山崁頂離去。行走過西瓜田的小路，忽然，遠遠傳來了買主生擊盆高歌的悲愴的音色。



■也算後記■

最近，我到南部採訪，順道再折往山崁頂，探望了買主生和跛脚宗仔。

第一眼看到買主生，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了，他還清楚地記得。他甚至問我：「你不是說六月才能來吃芒果，怎麼來得早了？」

山崁頂沒有改變，鏡框裏的買主生依然朝我笑着；原來若干青綠的木瓜，有的熟爛了，掉落地上。一位在田邊噴撒農藥的老農，迎着笑臉說：「又來採訪啦！」

天助仔忙得不見人影，空屋內留着他的水壺。田裡的一位農婦告訴我，「是啊，山崁頂的人够忙了。上回你來，他不是也都忙得只能偶而陪你聊聊——」她還說，天助仔也跟隣人談過，如果有能力，也許會把那間他阿爸的小屋改大點吧……。

這使我心中興起一縷說不出的溫煦。

跛脚宗仔却真是病了。他躺在上回還提過的輝仔的家中，輝仔也死了。跛脚宗仔蓋着輝仔的舊棉被，在這間空屋中躺了三天兩夜。

「你不怕鬼？」好不容易找到他的時候，我忍不住

俯身在僅剩的那隙窗縫間，買主生的一對眼睛目送著我，依依的自崁頂離去。

問了這句都市人的無聊話。

「不怕，輝仔的腳尾飯我都吃了！」我記起了買主生說他：「跛脚宗仔什麼都不怕，只怕沒飯吃。」

空屋前，敞開了一塊小小的曬谷場。我提醒他：「有沒去看看買主生？」他咧嘴笑說：「我餓了，就會去找他；病了，可没法度了啊……」他又加了一句：

「唉！買主生——可憐哩！」

返回台北那天，買主生依然叮嚀我，要多來看他，來吃芒果；他依然敲擊著嗶啞的鉛盆，送我離去。跛脚宗仔却堅持要陪我到楠西車站。為了跟上他「奔走」的快步，我得半跑著；他的褲腳不時揚起地上的塵沙。

在車站前，跛脚宗仔依靠着電線桿，吞吐了許久，他才訥訥的說：

「你在台北要保重！」

他第一次握着我的手，說聲再見。眼角露出一抹害羞的溫煦。

勞工默思錄

多年來，阮義忠上山下海，入千尺煤坑，
進高溫鋼廠，默默觀察，認真紀錄。
以他準確逼問的鏡頭，
剪影下這一輯見人未見的勞動者組曲。
他的默思，也正是我們的反省……。

《第1景》 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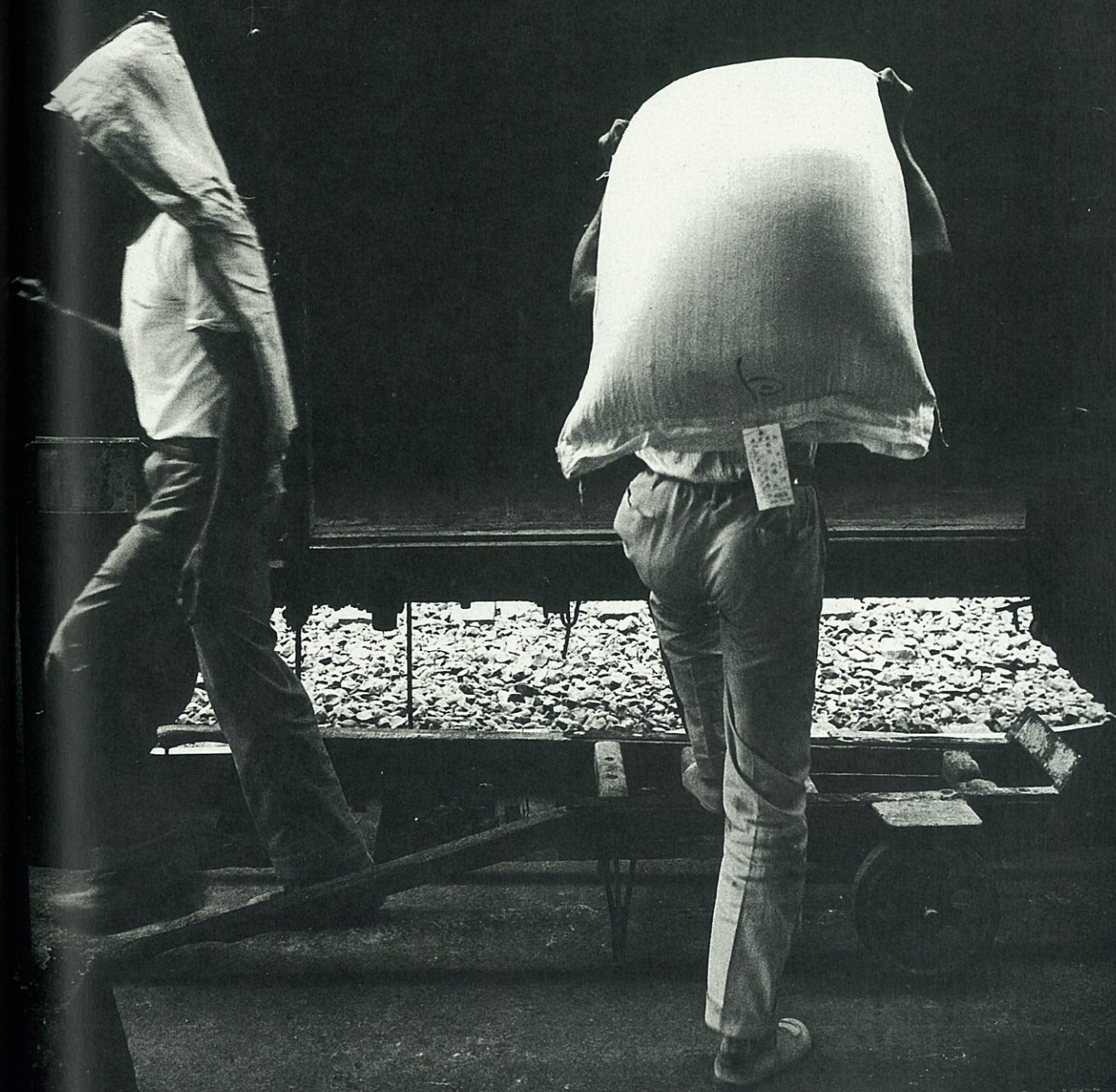
在我們家鄉，幾乎人人都以祖業為生；三代的木匠或水泥工、打鐵師傅，或者是世代守著同一塊土地的農夫……每個人都有著他一脈傳承的技藝和身份，唯獨苦力沒有。他們沒有任何祖先的餘蔭，也沒有一技在身。力氣和汗水不但未能替苦力贏得應有的尊敬，反倒扭曲了他們的面貌、漫漶了他們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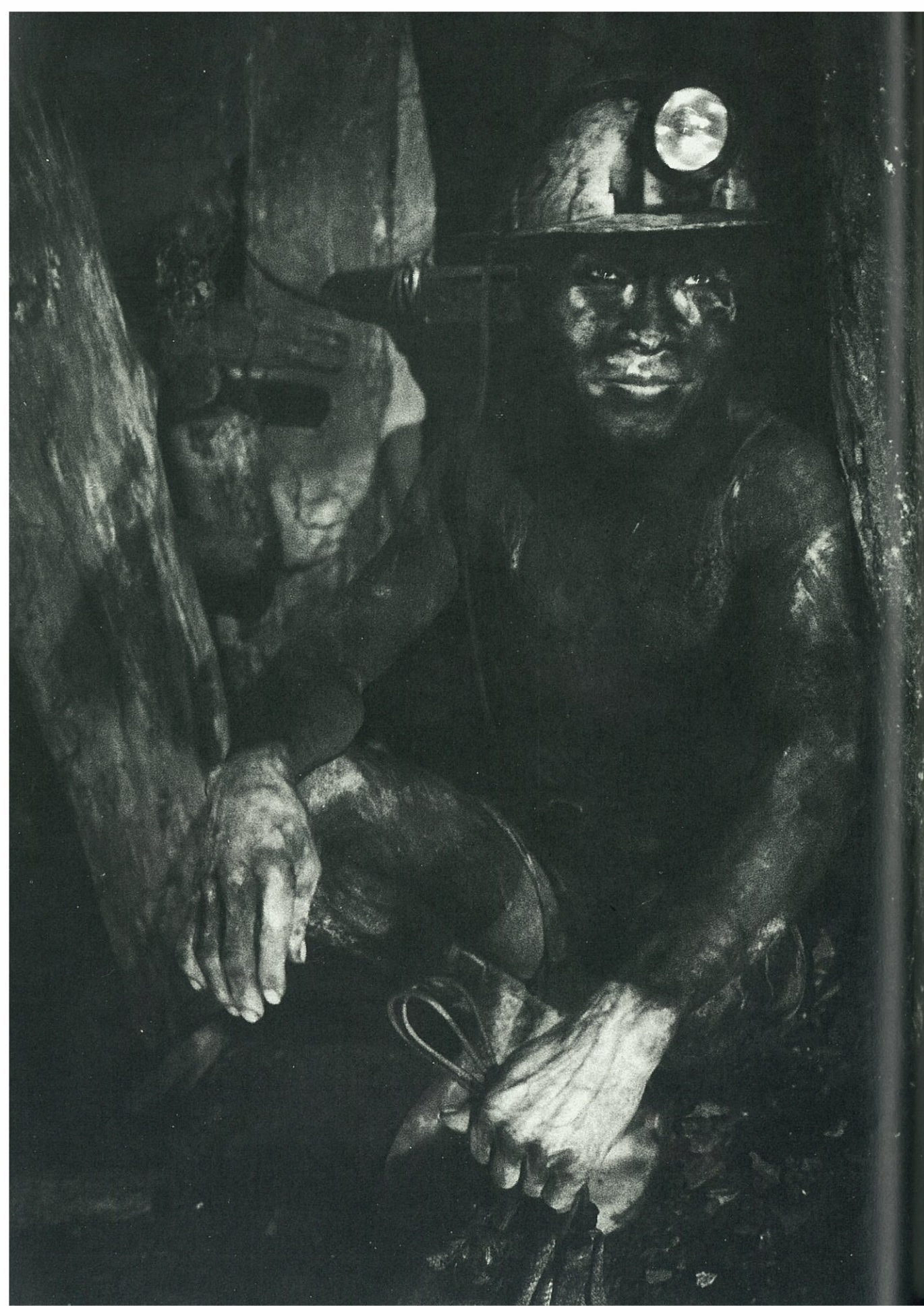
街坊的一些不懂世事的孩子，常愛訕笑苦力工作時披戴的半張麵粉

袋子，是送葬的孝服；甚至大人也往往拿他們當作沒出息的例證，用來訓誡孩子。

在那個幾乎人人彼此熟識的小鎮上，苦力竟彷彿一批不祥的異鄉人，他們的臉孔不曾被人們仔細端詳過，他們的姓名也不曾被我們知悉。他們沒有身份，更沒有地位，在這個冷漠的人間流著汗，拖著越來越虛弱的身子，渡過一生。

攝影／撰文■阮義忠





《第2景》 炭黑

地層下，轉了三趟吊纜台車，才抵達侯硐瑞三煤礦的坑道盡頭。算一算，距離坑口已經是四千公尺了。在這個狹窄得只容兩人錯身，又低矮得不能直腰的岩壁夾層裡，令人打心底升起一股與外在世界完全脫了節的恐懼。這裏，正是礦工們每天「上班」的所在。

這裏的溫度很高，連空氣都像在燃燒般，灼熱、鬱悶。礦工都脫掉了衣服，只著內褲在工作；爲了避免煤屑在褲襠中搓磨的痛楚，有的甚至全身赤裸。可是不消多久，礦工的身子就沾滿了煤屑，呈現出一片炭黑。

現在是午餐的時候了。這位礦工剛剛利用岩壁滲出來的水滴，把手洗淨，正準備窩在角落裡食用他的便當。這雙一再被炭黑塗染的，顯露出原來膚色的手掌，在鏡頭裡，直如一道聖潔的光芒，由黑暗的地心中穿透而出。

《第3景》 蒼白

當三峡的海山煤礦猝發災變時，我才真正感受到：礦工的生命比我原先所了解的還要脆弱。因爲我曾進入這個礦坑，我知道它的安全性在本省各礦坑中，還是屬於最好的那一部份。

在外人無從體會的惡劣環境下，礦工們沒有保障的工作著。只有親眼目睹時，才能警覺到他們身受的是何等的艱辛。

那一次，當我自礦坑中出來，我被一幕完全出乎想像的景緻震撼住了。沒想到全身炭黑的礦工，在沖過澡之後，竟會是這般缺乏血色的蒼白。那時，我才明白他們和陽光無緣的宿命。天還沒亮，就下坑了；出坑時已是夜晚。他們不但在黑暗中工作，也在黑暗中生活呀！



《第4景》 浪漫

布袋是個幅地僅五十六平方公里的小鎮，鹽田的面積就佔了一千八百公頃。整個小鎮西側，儘是一望無垠的曬鹽場。

在鹽價低賤的今天，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成了所有鹽工的大包袱；他們連改種作物的可能也沒有。

傍晚時分，一對鹽工夫婦踩著水車，把海水引進一畝畝鹽田裡，開始著這一季的曬鹽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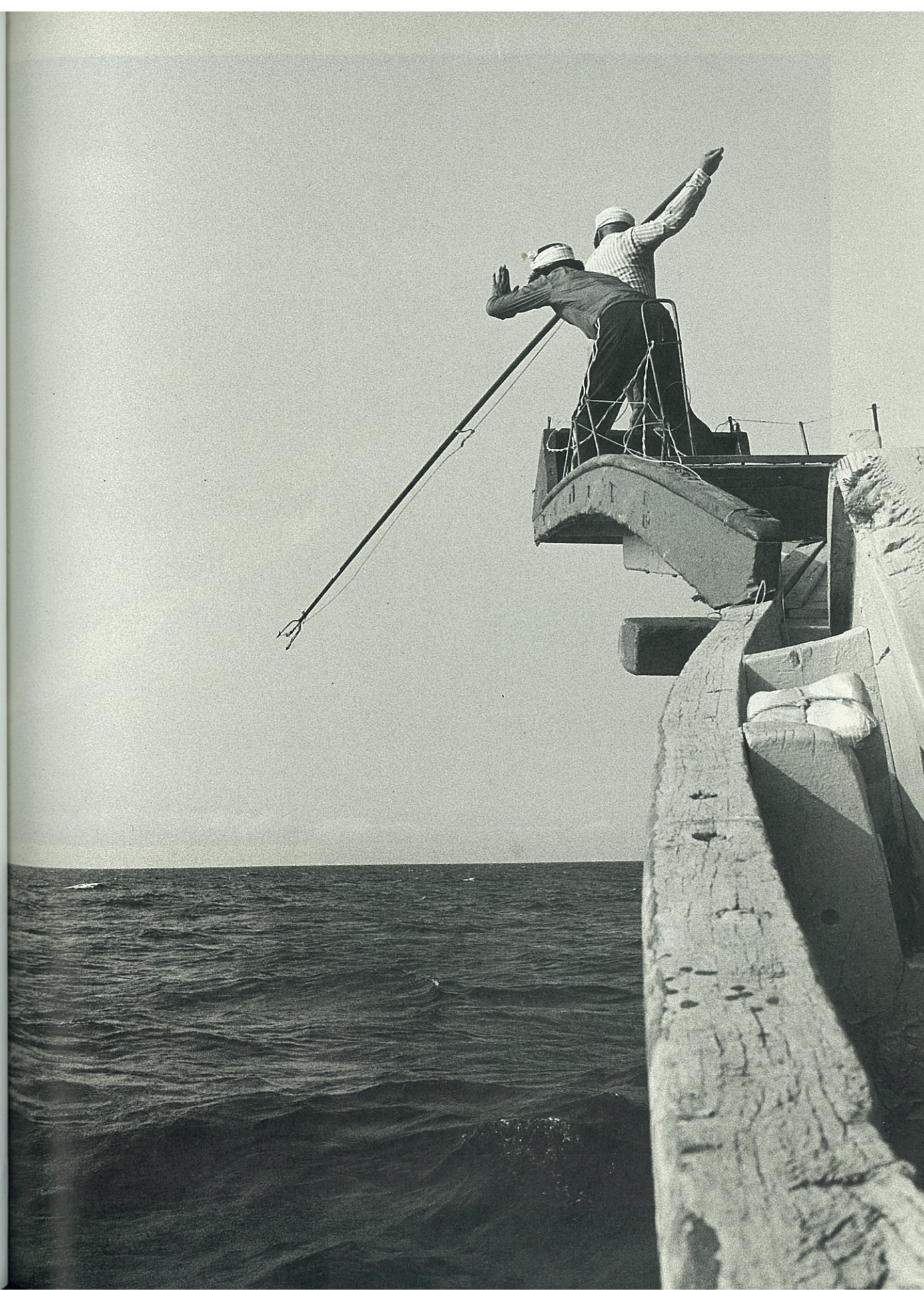
夕陽、水光，把這片變換不了多少錢的大地塗上艷紅的色彩。遠遠望去，浪漫中透著寧靜的溫煦；然而，這幅浪漫的畫面，鑲嵌在現實的鹽工生活中，又是一個如何的反諷呢？

《第5景》 薪傳

在討海人的各種捕魚作業中，徒手標魚是一項最需高度技巧的功夫了。

船首執魚叉的標手，一心專注著水面下魚兒的游向和速度；在他身旁的助手，則用最準確的手勢來指揮後頭掌舵的人：進俚、退俚或左右轉向，以便穩住船身的方位。三個人的動作必須保持著高度的默契和會通，稍一差遲，就前功盡棄了。

標魚的父親、助手的大兒子、鏡頭外掌舵的二兒子，他們父子之間，薪傳下來的，不只是技藝而已，更還有他們與大海共呼吸的深情，還有他們彼此最緊密結合著的那股力量。





《第6景》 測量

鍊鋼廠是我所造訪過的，溫度最高的場所了。剛由爐子倒出來的鐵漿，把原先就窒悶不堪的廠房，整個蒸沸了起來。

這位鍊鋼工人，執著一根特殊的鐵棒，正在鐵漿裡搗拌著。問過同行的工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在測量鐵漿的溫度，看看是否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否適合各種不同鋼材的壓製。

科技有辦法測出難以置信的溫度；然而勞工們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處境，却要用什麼才能測量出來呢？

《第7景》 甲冑

鍊鋼廠的工人，必須穿著特製的防火衣才能工作；看起來就像一身甲冑的戰士般，凜然，神勇。

鏡頭裡的這位工人，負責操作的是整個現代化廠房作業中，最機械、最單調而不受重視的事；每天，他用手中的大鉗子，剪斷著一根又一根的鋼絲。這就是他全部工作的內容了。

人間(75年5月)



從黑暗的背景中出來，全身甲冑的這名工人，正坐在椅子上略事休息。這麼堅厚的護目鏡，却也掩遮不住他眼中的疲憊。每天每天，在高溫裏重複著同一的卑微的工作，即使真是身著甲冑的武士，大概也會被折磨得失去神采和勇毅了吧？

(75年5月)人間

《第8景》 希望

這位十歲不到的孩子，是我在本省各鄉鎮的田野中，所見過的最年幼的播種者了。

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的一戶林姓大家族，始終沒有分房。一百多位叔伯、妯娌、孫姪……子弟們共聚

一堂，十分熱鬧。儘管有的孩子外出求學或就業了，每逢年節，也都會回到這個大家族中，溫馨團聚。在社會的步調愈走愈分歧的時候，他們共有的幾甲水田，却成了家族精神凝聚的聖殿——平日裡，相互照應著它；插秧或收割的季節來了，家族裡的每一個人便都動員起來，參與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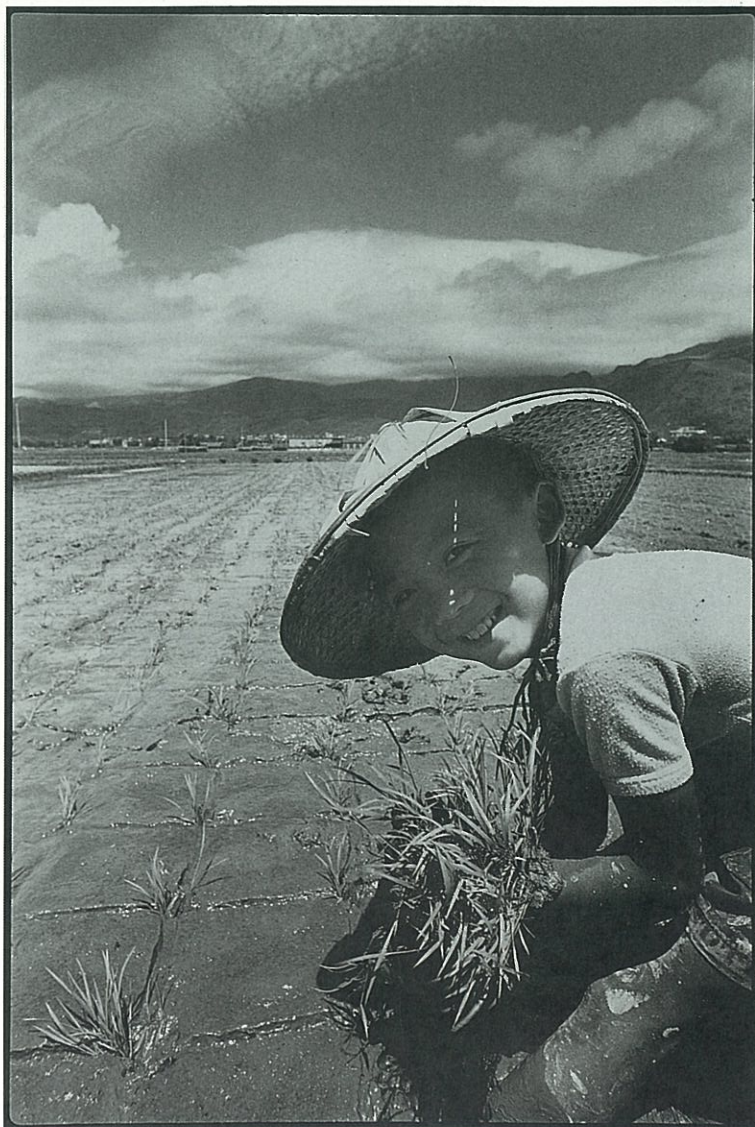
在他們共有的土地上，每一房子孫都不願自己比別房少流了汗水，因此只要能下田的，就絕不會袖手旁觀。這位孩子就是這樣的自動參加了春耕的行列。看他的笑靨，是不是也因自己能替家族盡了一份力氣而覺得驕傲呢？

土地使他們團結，勞動更使他們健康。

《第9景》 血緣

這幕流露出濃厚血緣的畫面，是在台東縣海端鄉的利稻部落拍攝的。這個位於南橫公路邊的深山部落，由於地勢偏遠，山形崎嶇，一直接收不到電視。現代文明的腳步還零零落落的徘徊在群山之外。人與人之間的血緣，人與大地的血緣，竟比我所見過的省內其他地區，都濃厚得多。

這戶從玉米田收工回家的布農族人，剛好筆直的排成一列。母親邊走邊把簍子掛在大女兒頭上，好讓她開始習慣這項傳統的扛物方式；父親背上的簍子也自自然然的成了兩位幼兒的搖籃。日復一日的，在上工、下工途中，他們傳承了族人的習慣，也帶大了自己的孩子。



用舞蹈 向「現代日本」 叛變？

「白虎社」社長、企劃訪談錄

由日本人大須賀勇（Osuga, Isamu）領導的日本「舞蹈」（Biakko Shia），在3月20日來台演出，造成一時的、局部的風潮。文化評論界對白虎社的演出，有極端不同的評價。由於白虎社的舞蹈帶有明顯的「現代」主義的性格，例如荒謬、死亡、癡狂、惡夢、殘虐、色情……的表現，使主題意識有極大的歧義性。白虎社多年來有意識、有計劃地在遼闊的亞洲地區巡迴公演，使我們對白虎社的藝術思想、表現主題寄與必要的關心。為了追究過於歧義的主題核心，我們訪問了白虎社的領導人大須賀勇和該社企劃人蛭田早苗（Hiruta, Sanae）做了一次深入的訪談。以下是這訪談的精要部份。

訪問對手■大須賀 勇／蛭田 早苗

訪 問■陳映真



惡夢、窒息、發不出聲音的嘯喊、絕望性的殘酷——是白虎社舞蹈的重要語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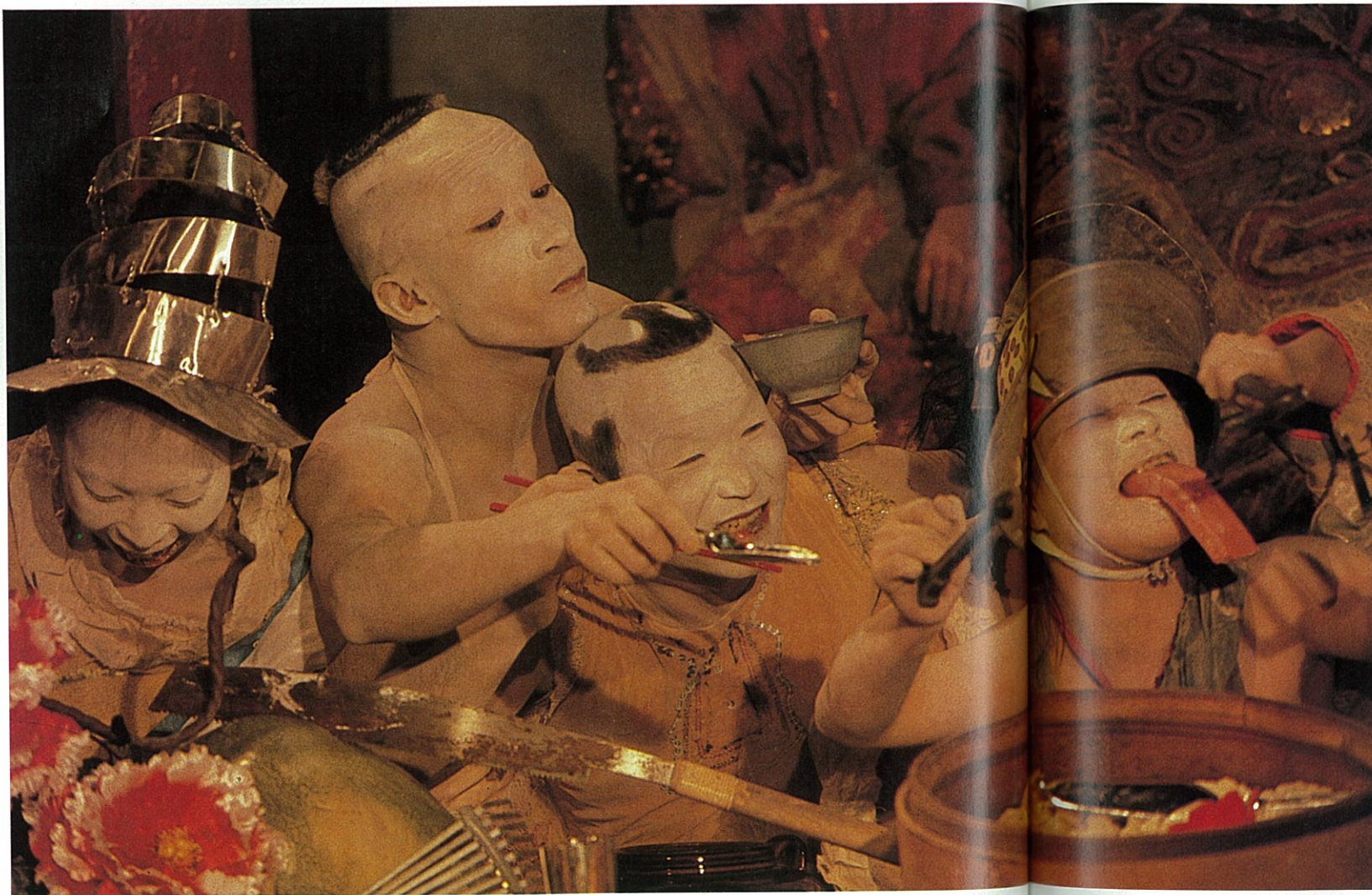
大須賀·勇



蛭田·早苗

記 錄■李明

圖片提供■王墨林



●在「物」的飢餓感與「物」的裸身接觸經驗之中

陳映真(以下簡稱陳)：從資料和評論中，知道大須賀先生是在戰後的廣島出生。戰後日本的記憶與體驗，對於你有什麼影響？比如對你的藝術觀、對你關於人和生活的看法的影響？

大須賀(以下簡稱大)：終戰最鮮明的記憶，是我在母胎內的記憶。

陳：母胎內的記憶？

大：(笑) 嗯。原子彈在廣島開花。我還記得玻璃窗上有一道強光，先是藍光，繼而是粉紅，又繼而是紫色。」

把飽食和群鬼、弄臣的意象聯繫起來的白虎社，表現的是對於飽食的批判，還是對飢餓最不可寬恕的嘲弄？

我覺得我自胎兒期開始一直到現在，就對色彩具有十分敏銳的感覺。最近幾年，我們在整個亞洲、東南亞地區旅行公演，對這些地區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各地、各文化不同而豐富的色彩。

陳：可是，所謂胎兒期的記憶(不相信地笑)？

大：從小，我的母親就不斷地述說原子彈爆炸那一天的回憶。當時，她正懷著尚未出生的我。家人正在用早餐，在玻璃窗上乍現了變幻的強光……也許吧，因為母親常常說起，不知不覺就誤以為是我自己在母胎內的所見，也說不定(笑)，不過，它卻像我自己真正的經驗一樣鮮明而真實。

陳：總之，你是在戰敗後的廢墟中度過了你的童年。這些童年的回憶和體驗，具體地說來，有那些事是至今難忘的？

大：那是個物資、食品極端貧乏、短缺的時代。我們天天喝稀飯，吃鹹蘿蔔干過日子。但是，幸而年紀太小，回想起來，也不特別悲苦。我和許多別的小孩一樣，把磁鐵拴上長線，在街上、路上打轉，收集一些磁鐵吸住的破銅爛鐵、鐵釘、鐵片等等去賣，換取自己的零用錢。一直到上中學前都這樣。現在想起來，戰後時代的我們，對「物」有強烈的飢餓感，使我們對每一件東西都要好好地凝視，好好地去感受。不像今天，日本在物資上太富裕了，反而使人對「物」鈍感了。

其次，戰後的時代，人們，尤其是小孩，大多衣不蔽體。這使我們竟以裸身去接觸「物」，用我們全身的皮膚去接觸物的世界。這也許是崛起於戰後六〇年代的「舞蹈」這個表現形式，所以會有「裸體」這個重要的共同質素的部份原因吧……

●從「燒後情結」與「廢墟日本」出發的藝術

陳：蛭田小姐的幼年，當然又比大須賀先生晚些。不過，你的戰後體驗是什麼呢？

蛭田(以下簡稱蛭)：我小的時候，是日本戰後社會的恢復期吧。那是日本社會開始發展、變化、速度化的時代，是我們開始生產東西的時代。在我的幼稚園時期，家裡開始搬來一架電視機。我長大了，搞藝術和文學。我學繪畫，熱衷於超現實主義，也搞文學。

我的青年時代，讀的全是戰後兵火劫餘體驗的東西。我們這一代，有所謂「燒後情結」(Yakeato Complex，即對於不熟悉的戰後體驗的心理情結)因為余生也晚，對於日本戰後極端殘破、窘困的時代不曾體驗、眼見，只能從以戰後日本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去想像的一種情結……

大：六〇年代的日本，同時並存著兩種文化。一個是戰後民主主義下學生權(Student Power)的高漲，左翼政治、工會、學生組織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日美安全體制的力量。另一個，是從西歐輸入的前衛的、實驗的、超現實主義的文化。當時的這些前衛主義文化的共通而主要題材，就是「廢墟日本」，是被戰火夷為原野、廢墟的日本。

陳：這「廢墟」的主題意識，在舞蹈上，是怎樣表現呢？

大：先簡單地從「舞蹈」這個概念開始。



鄙俗、淫猥，對教養和風俗的反叛，有太寬濶的歧義性。因此，正確的解釋，只好以大須賀自己的說明為準：集體潛意識的解放。

舞蹈當然是舞的一種。但和「舞蹈」又不一樣。西洋的芭蕾舞，是從人體之外去思考，以對人體的「科學」的認識，人本位的思想為基盤，試圖把觀念的世界，用人體去表現。芭蕾舞的基本語言，如圓、四方、三角、旋轉、飛躍……總之，技巧成為十分重要的質素。

日本的戰後，在廢墟中，人以裸身去接觸、面對生活與現實。以肉體去思考人、生活與世界，去表現廢墟日本之中的人的境遇，成為「舞蹈」的根本精神。

●「等身高」的視座與舞者「末端」的甦醒

蛭：戰後，日本人才開始以肉體自身去看肉體，如果西洋的舞，是以基督教的神，從「至高處」去俯瞰人生，那麼舞蹈則毋寧是從蟲豸、從臥佛的「等身高」的視座來看待人生，即從可觸及的周遭，一步步去探觸、接觸人生。我們看事物時，同我們的位置有關。從高處儼然地俯瞰，和以臥姿、伏姿、蹲姿去看人生，一定不一樣。

大：西洋的舞，有強大的合理主義性格。舞者的「末端」——例如顏面、手指，在舞的語言中是粗鄙的部份。但我們在東方的舞踊文化中，發現面部表情、手腕、手指這些「末端」的表情的重要性。西洋的文化，主要來自理智，以頭腦思考。但「舞蹈」却主張肉體自身的思考。我們重視人在「判斷前的動作」。這些從西洋傳統觀念看來是「非合理」的部份，已大量被今日「現代化」行程所割捨了。

陳：我所關心的，是這一切前衛的、實驗性的思想，和對戰後日本、廢墟日本的反省，有什麼關聯性？

蛭：戲劇和文學因為以文字語言表現，所以它們都有比較清晰的社會定位，表現出清楚的國家、民族、時代和階級……的變化。舞蹈，是戰後劫餘世代的人，孤單地一個人站在兵火燒餘的

廢墟與夷為原野平地的土壤上和青空下，開始舞出來的東西。六〇年代輸入的超現實主義，使我們想用「異物」——即非合理的、怪異的東西，去打擊現代化世界中的「合理化」了的現實，然後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戰後日本「近代批判」的兩個手段

陳：「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顯然帶有實驗主義精神。我的問題是，六〇年代日本文化的雙重構造，即激進的、左翼的政治、勞動和學生運動的構造，和實驗的、個人主義的、心理主義的構造之間，是否有一種矛盾？激進的文化，側重現實主義，側重對現實的反省與批判，進而有人間改造和世界改造的意識。這和表現人的內面葛藤，對生活的倦怠，對歷

史、勞動的冷漠，不關心人和世界的改造的二次戰後的現代主義，其間的矛盾，又如何去解決呢？當然，我理解三〇年代歐戰後的超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是有強烈的左翼的、激進的性格，對於當時西歐資本主義的布爾喬亞文化和價值，進行全面的反叛。不過，二次戰後的現代主義却完全喪失了這激進的、世界改造的性格……

大：戰後日本，在經濟復興的同時，有過強烈的「近代批判」（即對日本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反省和批判）這個文化和文藝上的主題。在這「近代批判」運動中，有兩個手段，一是檢視日本「前近代」的東西，並賦予高的評價，從而對日本的現代，提出批評。不過，這個方法，需要很長的時間，即對日本的「前近代」的文化，逐一研究與調查，並賦予意義。另外一個



大須賀認為，荒誕、怪異……是要以「異物」去異化合理化的、管理化的現代日本。問題在於異化成了目的本身，就有以這異化為樂的傾向吧

手段，是比較省時而有即刻效果的，就是以超現實主義和遊

戲主義（asobiism, Asobi, 日語遊戲之意）來顛覆近代日本的現實，或以近代日本的現實為兒戲，變換各種不同的觀點去看待近代日本，看看會產生些什麼樣的、新的東西來。

陳：我們沒有看過五〇年代到六〇日本「舞蹈」的精神面。做為舞蹈的第二代，即完全戰後一代的「白虎社」，這種「近代批判」的精神，是否也存在於你們的創作與表演中呢？

大：我到東京時，已是一九六八年了。那時候的東京新宿，充滿了學生權的各種運動，每天有示威遊行，學生反亂，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也同時每天都有街頭民歌表演、戲劇表演和舞蹈表演。我成天在街上轉，看人家示威、表演。後來我也參加了戲劇活動。不久，我感覺到演戲很沒意思，許多人要背劇本的台辭，背別人寫的話，表現別人而不是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於是很想用自己的身體、行動直接地表現自己。那是一個行動的時代啊（笑）。

蛭：表現「現代化」後的日本現實中的矛盾與荒謬，創造出現實中所沒有的，現實以上的（超現實的）東西，把日本當前的現實加以異化。

大：用「異物」去異化現實，在街頭以不見容於現實的表現去打擊現實，這樣的「近代批判」，時間上省時，效果上強烈……

●顛覆既有事物的位序

陳：問題是，超現實主義是你們的目的自身呢？還是一個手段？完全沒有結構性的意識，只是實驗、遊戲，然後津津於它的結果，這樣的超現實主義呢？還是有清楚的批判意識，以超現實主義為表現形式或手段，對表現效果大抵是清楚的、預知的……

大：（沉思）老實說，我們注重的是實驗和創造的本身，對於效果或結果，應該說並不預知。

蛭：可以用中國的煉丹術來比喻吧。重要是煉丹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這就是我們和戰後世代的不同。我們應該是「後戰後派」吧。

大：「安保鬥爭」（註：1960年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全國性國民運動）退潮後，日本迎向一個更為高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對政治產生了巨大的無力感和挫折感。我們現在所關心的，是「現代化日本」的人的均一化、管理化和創造力衰退的傾向中，如何極力追求原創力的再生。這其中，當然有體制批判的一面吧。但我們熱心於創造新的東西，把既有的東西重新排列，顛覆既有的東西的位序，做出各種實驗，看看有什麼新東西出現……

陳：能不能說，白虎社的意識，並沒有現實改造的意圖。過程重於一切。結果則不是你們所關心的。「看看有什麼新東西出現」然後就滿足了。而不是看看那出現的「新東西」，從而促進改造。

大：（沉吟，看看蛭田，然後謹慎地說）我們沒有改造意識。我們不是政治家。我們是原創者。我們只搞創作。

陳：可以說，你們和二次戰後的現代主義一樣，是唯心論者吧？

蛭：可以這樣說。在實驗過程中凝視形形色色的新東西的出現。這過程才是重要的。

●人的「零化」、「矮化」、「蟲豸化」

陳：現在，我們換個話題吧。從一個亞洲人的觀點看，白虎社的舞蹈語言，有一些相當突出的特點。首先，裸身塗白，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地獄、鬼氣，以及在鬼氣中的色情，也是白虎社舞蹈的重要語辭之一

大：首先，塗白，是人的「零化」，使人歸於零；其次，是使人體成為畫布，像畫布可以畫上各種事物一樣，人也可以舞出、演出石頭、動物、空氣和水。這又是舞蹈與芭蕾不同之處。後者是以人為主軸的舞。

陳：在我們看來，白虎社的舞蹈語言，突出了死亡、惡夢、白癡、癡狂、殘酷、性的倒錯、色情和噁心這些意象，效果驚人。這些主題，在西洋現代主義中極為常見。一般評論認為，人在現代社會、現代歷史中的矮化和蟲多化，是現代資本主義下人間疏隔的重要症狀。我想聽聽你們的說明……

蛭：關於「殘酷」的主題，有一位流亡波蘭的作家，做過很有趣的說明……

大：幾年前，我們參加了在韓國舉行的第三世界舞祭的演出「」。那時候，很多評論家認為我們的殘酷意象搞過頭了。有一位流亡美國的波蘭戲劇學者獨排眾議，為我們做了反論。他認為，殘酷與色情，恰巧是二十世紀文藝的重要的主題。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原子彈的爆炸，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屠殺……就是人類空前的殘酷……從莎翁研究者的觀點來看，篡奪、陰險、謀害，其實是人類文學中偉大作品常見的主題。

陳：問題是，白虎社的殘酷主題，是對於二十世紀結構性的殘暴的批評呢？抑或是耽溺在殘酷的本身，甚至在殘酷中體味着某種欣快之感(euphoria)？你方才說，你們的藝術重在實驗的過程，基本上沒有理念的指導。那麼，你們的殘酷意象，是不是也沒有具體的意義……

痴呆、癡狂和人的「零化」。
蛭田小姐說，舞蹈使她從身體和情感中，深刻地得到了解放。



●人應該怎樣看待「性的倒錯」？

蛭：對了。大須賀桑對於殘酷和 eroticism (色情) 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大：在六〇年代末，我讀到一本法國哲學家題為Eros的書。在書中有一張顯示清朝中國凌遲死囚的照片。被凌遲的囚人胸膛已剖開，肝腸外溢。但那囚人因為吃了鴉片，並不痛苦，面上帶着愉快的微笑。在一邊旁觀的孩童，也面露笑容。當時，我立刻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色情。一種殘虐瞬間的色情。

蛭：人，其實充滿着類似這種在殘虐中感到色情亢奮的，非條理的。只是平時備受壓抑罷



對於大須賀而言，殘酷的本身往往同時激發他的色情意識。

了。我個人就深深覺得，自從參加了舞蹈的演出，使我成為真正解放了的人。回想起來，在加入舞蹈之前，我一向在文化、思想和身體、情感上，都是個自閉的人。人應該如何對待那強烈地屬於肉體內的原初的本能？對我而言，舞蹈的面對無垠的潛意識，是我的救贖……

陳：其實，在殘虐中體會色情的亢奮，在性的「異常」者的世界，並不罕見。虐待狂和被虐狂就是例子。問題在於，人應該怎樣看待性的倒錯。把這性的倒錯的一面，有意識地做為藝術表現的主題的理由是什麼？

蛭：倒錯、殘虐的一面，是事實上存在於人的內面的。現代化、



合理化的社會，却把它割捨、壓抑了。但這無條理的人性的一面，依然要曲折地表現出來……

將校軍裝、丁字帶、陽具一般的現代武器、地球道具……對於和平主義者而言，具有極為強烈的反對今日世界戰爭結構的隱喻。但是大須賀對中日戰爭以及二次大戰日本對亞洲的加害，基本上是缺乏批判意識的。

陳：這樣說，似乎把這人性中「非條理」的側面普遍化了。我在想，那基本上是富裕化的近代日本人的問題。對其他亞洲地區的藝術家，這種主題是奢侈，甚至可恥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這些問題，佔滿了他們的思維，沒有餘裕去想「非條理」的人性也說不定。

●對「合理化」、「管理化」日本的反映與反叛

大：嗯。我們日本問題，是在現代化和合理化之中，日本的集體潛意識已喪失殆盡。從集體潛意識到神話到文化的創造的行程中，近代日本的合理化主義，扼殺了集體潛意識中無條理的心理世界，使日本人喪失了生命力。現代化使日本人在創造性上陽萎了。

蛭：事實上，近代日本的合理化抑制、無視人的生命力中非條理的側面，反而出現許多倒錯、異常，而成為問題。

陳：其實，正好是富裕化的日本，使人對物和肉體的慾望解放。官能的解放與恣縱，使現代人不能在正常的刺激中得到滿足，而必須在倒錯的、異常的刺激中滿足。對於這樣的現代人，倒錯恐怕已經日常化了。

蛭：恐怕是這樣。

陳：因此，白虎社的藝術，恐怕是倒錯的日常這麼一個現代日本的反映吧？

大：這大抵不能否認。但這是個蠻困難的話題。無論如何，對合理化、管理化的日本的反叛，是白虎社的精神之一。我們覺得，日本現代化所切除的東西太多了。

陳：白虎社成立於一九八〇年。這和舞蹈形成期的五〇~六〇年代有二十年的距離。無論日本社會或思潮，都應該有著很大的變化了——

大：首先，塗白，是人的「零化」，使人歸於零；其次，是使人體成為畫布，像畫布可以畫上各種事物一樣，人也可以舞出、演出石頭、動物、空氣和水。這又是舞蹈與芭蕾不同之處。後者是以人為主軸的舞。

陳：在我們看來，白虎社的舞蹈語言，突出了死亡、惡夢、白癡、癡狂、殘酷、性的倒錯、色情和噁心這些意象，效果驚人。這些主題，在西洋現代主義中極為常見。一般評論認為，人在現代社會、現代歷史中的矮化和蟲豸化，是現代資本主義下人間疏隔的重要症狀。我想聽聽你們的說明……

蛭：關於「殘酷」的主題，有一位流亡波蘭的作家，做過很有趣的說明……

大：幾年前，我們參加了在韓國舉行的第三世界舞祭的演出「」。那時候，很多評論家認為我們的殘酷意像搞過頭了。有一位流亡美國的波蘭莎劇學者獨排眾議，為我們做了反論。他認為，殘酷與色情，恰巧是二十世紀文藝的重要的主題。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原子彈的爆炸，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屠殺……就是人類空前的殘酷……從莎翁研究者的觀點來看，篡奪、陰險、謀害，其實是人類文學中偉大作品常見的主題。

陳：問題是，白虎社的殘虐主題，是對於二十世紀結構性的殘暴的批評呢？抑或是耽溺在殘酷的本身，甚至在殘酷中體味着某種欣快之感(euphoria)？你方才說，你們的藝術重在實驗的過程，基本上沒有理念的指導。那麼，你們的殘虐意像，是不是也沒有具體的意義……

痴呆、癡狂和人的「零化」。

蛭田小姐說，舞蹈使她從身體和情感中，深刻地得到了解放。



●人應該怎樣看待「性的倒錯」？

蛭：對了。大須賀桑對於殘酷和 eroticism(色情)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大：在六〇年代末，我讀到一本法國哲學家題為Eros的書。在書中有一張顯示清朝中國凌遲死囚的照片。被凌遲的囚人胸膛已剖開，肝腸外溢。但那囚人因為吃了鴉片，並不痛苦，面上帶着愉快的微笑。在一邊旁觀的孩童，也面露笑容。當時，我立刻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色情。一種殘虐瞬間的色情。

蛭：人，其實充滿着類似這種在殘虐中感到色情亢奮的，非條理的。只是平時備受壓抑罷

了。我個人就深深覺得，自從參加了舞蹈的演出，使我成為真正解放了的人。回想起來，在加入舞蹈之前，我一向在文化、思想和身體、情感上，都是個自閉的人。人應該如何對待那強烈地屬於肉體內的原初的本能？對我而言，舞蹈的面對無限的潛意識，是我的救贖……

陳：其實，在殘虐中體會色情的亢奮，在性的「異常」者的世界，並不罕見。虐待狂和被虐狂就是例子。問題在於，人應該怎樣看待性的倒錯。把這性的倒錯的一面，有意識地做為藝術表現的主題的理由是什麼？

蛭：倒錯、殘虐的一面，是事實上存在於人的內面的。現代化、

對於大須賀而言，殘酷的本身往往同時激發他的色情意識。



合理化的社會，却把它割捨、壓抑了。但這無條理的人性的一面，依然要曲折地表現出來……

將校軍裝、丁字帶、陽具一般的現代武器、地球道具……對於和平主義者而言，具有極為強烈的反對今日世界戰爭結構的隱喻。但是大須賀對中日戰爭以及二次大戰日本對亞洲的加害，基本上是缺乏批判意識的。

陳：這樣說，似乎把這人性中「非條理」的側面普遍化了。我在想，那基本上是富裕化的近代日本人的問題。對其他亞洲地區的藝術家，這種主題是奢侈，甚至可恥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這些問題，佔滿了他們的思維，沒有餘裕去想「非條理」的人性也說不定。

●對「合理化」、「管理化」日本的反映與反叛

大：嗯。我們日本問題，是在現代化和合理化之中，日本的集體潛意識已喪失殆盡。從集體潛意識到神話到文化的創造的行程中，近代日本的合理化主義，扼殺了集體潛意識中無條理的心理世界，使日本人喪失了生命力。現代化使日本人在創造性上陽萎了。

蛭：事實上，近代日本的合理化抑制、無視人的生命力中非條理的側面，反而出現許多倒錯、異常，而成為問題。

陳：其實，正好是富裕化的日本，使人對物和肉體的慾望解放。官能的解放與恣縱，使現代人不能在正常的刺激中得到滿足，而必須在倒錯的、異常的刺激中滿足。對於這樣的現代人，倒錯恐怕已經日常化了。

蛭：恐怕是這樣。

陳：因此，白虎社的藝術，恐怕是倒錯的日常這麼一個現代日本的反映吧？

大：這大抵不能否認。但這是個蠻困難的話題。無論如何，對合理化、管理化的日本的反叛，是白虎社的精神之一。我們覺得，日本現代化所切除的東西太多了。

陳：白虎社成立於一九八〇年。這和舞蹈形成期的五〇～六〇年代有二十年的距離。無論日本社會或思潮，都應該有著很大的變化了——



●二十一世紀日本創作主題的思考

大：首先是「戰後時代的消失」，即戰後遺跡的消失。戰後因應駐日美軍需要所設立的「日劇座」戲院，專演康康舞，大腿舞的，在八〇年正式停止營業。一直到七〇年代，日本戰敗的殘跡猶在。八〇年代，產生了「不知戰後時代的一代」。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創作主題，應該是：——高度情報化社會的形成。大眾傳播鉅細靡遺地支配著人的思維與思想。——傳統家族的崩潰，產生以夫妻為中心的「核家庭」，使人失去了大家族中由族長輩處繼承豐富的傳統感和生活智慧的機會。人和家族的斷層化成為問題。

——小孩有了自己的房間。一回家，就躲進自己的房間聽音響、看影帶、或玩電動玩具。小孩與家人的溝通淡化，育成一批不善於與人溝通的、魯莽的一代。——中產社會的形成，使人的生活與風格劃一、均一。馴至不認識人與人之間的殊異性。——管理社會的形成，使人在企業合理化體制中失去人間性。在劇場上，大眾傳播媒體使六〇年代小劇場、街頭劇失去了活力。在六〇年代，資訊情報尚屬稀少時代，結集五十至一百人的舞台和劇場，有密宗、秘密結社、密室等性格，而來觀看的群眾，則有深刻的參與性和「共犯性」的性質。八〇年代的情報化時代，破壞了觀眾與舞台的緊密的「共犯者」關係。他們像看電視一樣冷然地面對舞台。他們去看戲，也是偶然性多於積極的參與性。

人和自然媾合的色情？
人的「零化」而與畜牲界同一？
人對於恥部意識的解放？
曝露欲的集體潛意識？白虎社「舞蹈」的歧義性之另一個典型。

●現代日本「症候群」雙性化、非性化、新種族……

陳：八十年代的日本，和六〇年代的日本有很多基本的不同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再建設，已使日本成為經濟上、工業上足與美國匹敵的國家。保守黨連續四十年執政，日本知識界、政治界的右傾化，革新政黨的更深一層的無力化、「輕薄」短小型庸俗文化的擴大生產……
大：基本上是如此的。年輕一代的冷漠，人的疏離更形嚴重……
蛭：社會的中產階級化；經過大眾傳播渲染的虛構的「中流意識」（即中產階級意識）。超過需要的生產，配合了超乎收入

的消費。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貸款、分期付款等債務，逐漸成為社會問題。

大：這種幻想的中產階級意識，成為有力打擊日本左翼的、革新派思想的力量。

蛭：從另一面看，日本的意識存在著某種分裂症。生活左傾的人，可能在認識上懂得很多革新派的歷史和想法、知識。你很難定性某人是保守派或革新派。性生活上的「雙性」（bisexual）化的流行，象徵著今日日本在政治、文化、意識型態上的「雙性化」。

大：有時甚至是「非性的」（non-sexual），一種普遍的冷淡……最近的話題是所謂「新種族」的出現。

陳：在八〇年代成為問題的日本新生一代……

大：對。今天的日本年輕人普遍對政治冷漠，但對六〇年代的風潮知之甚稔。他們讀大量有關六〇年代風雲的電視、書本、漫畫……甚至蔚然成風。他們面對大量的情報，熱心於情報的組合，却不熱心於新事務的創造。

由於面對大量情報，學童失去對於老師的信賴而信賴電視。這使學校與老師加緊對學童生活和行動的干涉。現代的學生慣於花錢買各種東西，但却失去創造力。很多小孩不會用筷子，不會自己削鉛筆。考試競爭的激化，考卷和答案的標準化（是非、選擇題）剝奪了思考力和綜合力。社會的均一化和合理化也反映到學校裡來……這就是新一代「新種族」的形成過程。

陳：聽說日本校園的暴力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大：對。在上述情況下，小孩的精神力無從發洩。於是發洩為對同班、同校弱小者的欺凌行為上。

●「神魔交戰」的闇黑啓示錄

陳：你對日本八〇年代的背景這麼清楚，那麼白虎社在這樣的現代日本中，畢竟想要說什麼？表現什麼？

大：方才已經講過。我們主要是實驗。在各種藝術表現形式的專精化和分殊化中，我們強調綜合性。我們自己釘布景，服裝自裁自製，傳統音樂與現代電子音樂同時並用……

關於前不久你提到我們殘酷、死亡、癡狂、倒錯和色情這些意像，我舉我最近旅行印尼巴里島的體驗來說明。

在旅行中，我發現印尼文化中「神魔交戰」的主題極為常見。但不同的是，他們交戰的結果，絕不是神勝魔敗。在印尼文化中，天人神魔的交戰是沒有終期的。這給我啓示很大。在日本文化中，神魔交戰的結果不問可知：聖神得勝而邪魔闕敗。

近代日本的平均主義、合理化主義和管理化主義，把大多數的生命中癡、狂、嘔、殘酷、色情……割捨了，使日本人成了沒有生命力的人種。

陳：從生命的黑闇之力，復甦日本的生命力嗎？但是，在批評上，這些有decadant的性質……

蛭：Decadant？

陳：可以譯成「世紀末」、「頹廢」……

蛭：有頹廢的部份。但絕不全是。（對大須賀），是不是？關於色情的因素，大須賀桑有另外的意見。

大：我從印度、東南亞到日本，發現這地帶的舞蹈語言有一種S型的基模。S型的姿勢，基本上是人工的，有如盆栽。但S型却是接納的、柔媚的。這S型的身體語言，彷彿孕抱著風、水、自然。對於我，這又是一種eroticism（色情）。

陳：（詫奇）怎麼說？

蛭：一種人與大自然交媾的那種色情……

●在亞洲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像」

陳：最後，想問你們一些別的問題。二位對中日戰爭，有什麼看法？

大：中日戰爭？（自問）哪一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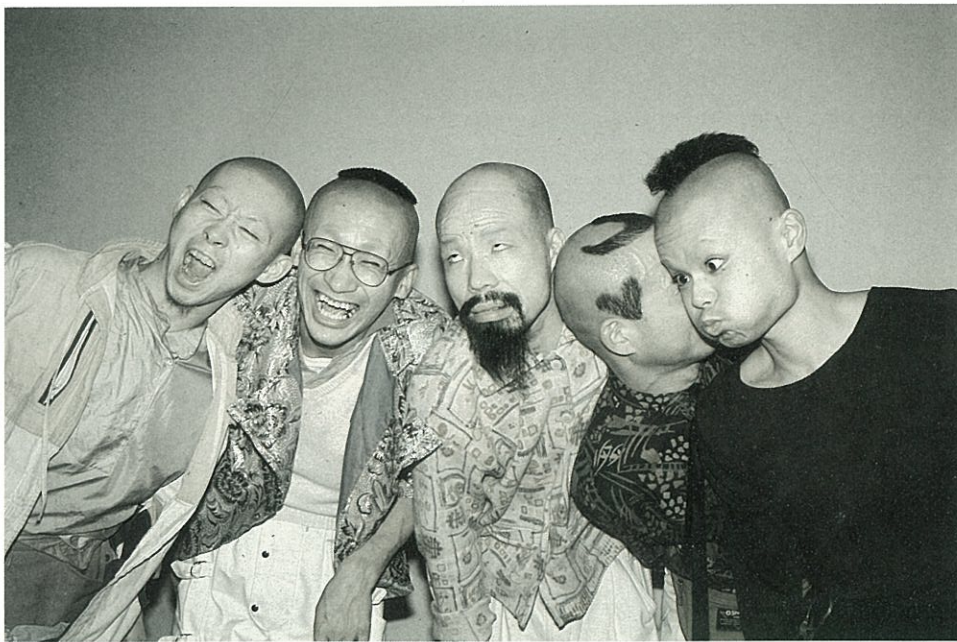
陳：一九三七年。

大：噢。（沉吟）這兩年，我在亞洲巡迴演出，才發現殘留在亞洲的日本人還非常多。他們原是為戰爭而來，却成了沒有國籍、失去故土的人。在民族上，他們是日本人，但在生活上，他們却土著化了。每次我思考這些人，我就不能以國籍為單位，而想到一種亞洲文化的混血。戰爭帶來這種混血。

陳：我絕無意逼迫你們為中日戰爭向什麼人道歉。但對戰爭裡日本的加害所造成的被害，你們有什麼看法？

大：如果要追究「為什麼日本發動了戰爭」，就要探求日本向來的文化觀和民族觀。日本一向認為自己是神所開立之國，在文化上和民族上有高度的自主性。其實不然。亞洲之旅讓我們明白，日本接受並累積了許多亞洲文化。在人種上，日本人和台灣高山族一樣，是漂洋而來的民族。我自己在亞洲演出旅行時，就一面覺得自己是日本人，也同時是亞洲人。日本發動對亞戰爭，就是因為不認識這一點。我們願在這一方面略盡棉薄……

陳：在亞洲旅行時，你感受到的亞洲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像」是怎樣呢？



「白虎社」來了，又走了。我們的青少年會為之歇斯底里、顫慄、哭泣，我們的藝文記者讚不絕口，我們的文化評論家基本上肯定……獨獨缺少一點反省，一點批判……

大：有過去戰時留下的印象，有戰後經濟侵略者的印象。我們的巡迴，使他們第一次明白，日本除了有鏘鏘必較的商人之外，還有我們這種文化、藝術方面的人，而大為驚奇。

我們很想讓亞洲人認識到現代日本的另一面，也要讓日本人認識到日本與亞洲在文化上的混血性格……

陳：在亞洲旅行時，碰到過反日輿論的挑戰嗎？

蛭：在台北，王墨林先生就是一個。他熱心幫助我們在台灣的演出事宜。可是有一次我們在台北龍山寺演出，大須賀桑以兩隻大摺扇為道具，扇上有兩個大紅太陽。王先生要求停演，一方面是蛇店蛇籠倒了，繼續演出太危險；另一方面則因為太陽是日本的國旗……

大：在印尼，我在後台排演時，習慣性地對不盡責的日本團員開罵Bakayaro！印尼籍的舞台經理聽到了，千方叮嚀我們不可再說Bakayaro，因為會喚起日據時代日本人用它來惡罵土著的記憶。即使罵日本人，也要避免。

陳：可見Bakayaro，連繫著多少日政下印尼人民被害的記憶。

蛭：是啊。

陳：以摺扇的紅太陽而言，儘管你們只當做是單純的道具，但在被害者眼中，它有強烈的象徵，足以引起舊創的復發。日本和亞洲新的團結與和平的再建設，不清算過去加害與被害的歷史，是沒有基礎的吧。

大：嗯（沈默）。

●台灣印象種種

陳：對台灣的印象？

蛭：我們碰到幾個上了年紀的台灣人，對我們很親切，要我們合唱一些日本童謠。

陳：有什麼感受？

蛭：覺得有一點尷尬和不可思議。

陳：（苦笑）請千萬不要以一兩個老人的態度去判斷全體台灣居民的態度。在台灣的演出，聽說很成功。

大：嗯。百數人在最後衝上舞台和我們握手、擁抱，有人甚至哭了。這種情形，是白虎社在全世界各地公演時所不曾有的。

陳：你們怎麼解釋這種情形呢？

大：老實說，我們不知道。甚至有

點想請教你呢。

蛭：我們只覺得這兒的年輕一代有充足的energy（精力），似乎可以在將來發揮出來，成就許多事。

陳：近一年來，台北的青少年有一股日本熱。商界和一部份學生、知識份子也搞日本商法崇拜……

蛭：我們希望不只是因為這樣。如果我們的演出摸到現代人不分國界所面臨的內在生命的問題，我們才算成功。

陳：覺不覺得台北和東京有不少相似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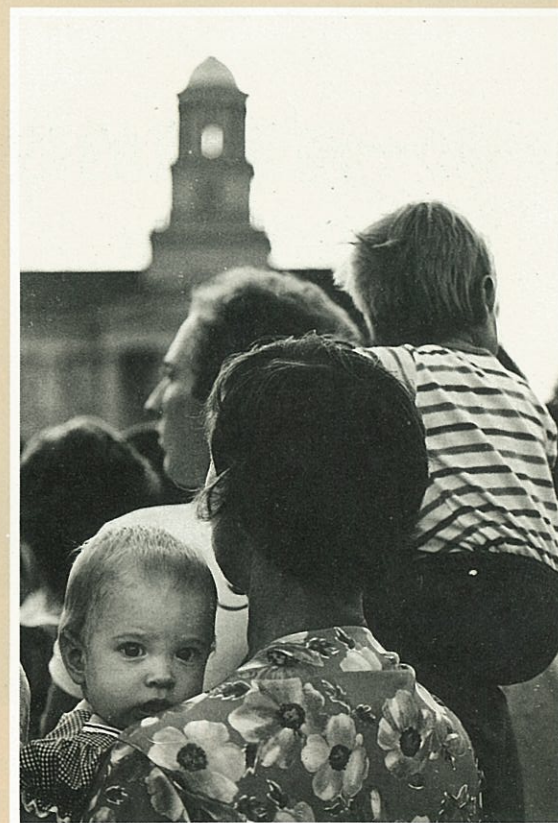
蛭：（詫異）相似的地方？（沈思）有當然有，可也互不相同（笑）生活步調，台北的甚至比東京快。在這兒常看見全家出去大吃一頓。這在日本就沒有了。大人很少帶孩子到外面大吃。現在的日本人總是一個人用餐，甚至全家一起吃飯的時候都不多。因為父母子女的生活日程表各不同啊……

陳：謝謝你們。這是一次有趣的談話。

大：（笑）謝謝。

一種文化·兩種場景

紐約與愛荷華



郭力昕攝影個展

台北美國文化中心

七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

12:00-18:00(週日休息)

向天地贖罪

保衛一條河流的故事

在山中走了三天，
好不容易攀上一座奔瀉著瀑布的懸崖。
這時候，他們屈身伏在盤錯的巨石上，
取出劇毒的氰酸鉀倒進清澈的水流……
一場譎異恐怖的血腥大屠殺，
在這美麗幽深的群山綠水中展開了……
下山以後，他背負着殺手的罪孽，
把自己獻到公義的祭台上，
展開了這一個動人心肺的故事。……

攝影■王華·林國彰 撰文■心岱



村民隨意傾倒的垃圾，淹沒了
清澈的水流，也影響了水中的生態結構。
最近在村民自覺的拯救行動中，
已有了一定的改進。(攝影■王華)

遠方的親友收聽了您在電台的廣播，對窮鄉僻壤的吳江村竟有如此進步的事，紛紛打電話表示好奇和關懷。

親友的迴響帶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安慰，雖然目前我們的自然保育工作進展有限，但無論是我們村人或地方政府，對自然生態維護的觀念，都顯得積極而有共識。

大家把不移的信心落實在鄉土上，為子孫重建幸福的家園。我代表整個委員會，和您緊握著手。

鄒運寶 敬上75.2.27.

●在那遠遠的東部的小村莊裏

我把讀過的信擺在桌上，窗外是潮濕的、初春的早上。我想起東部一個小小村莊上一條小小的溪流，以及溪流兩旁為了保衛河水裡曾經豐富過的魚族，保衛溪流的乾淨、清澈的面貌，自動自發組織起來的純樸、熱情的居民。鄒運寶就是這個「吳江村自然生態保護區管理委員會」的頭頭。「以不移的信心落實到鄉土上，為子孫重建幸福的家園」。信裡的這句話，不住地在我心中繚繞著。近二十年來，整個台灣在為財貨物資不知餓足的貪慾中狂奔，瘋狂、無知、全面高速地破壞台灣的自然的生態，甚至法律、道德和良心都無法稍加扼制的今天，鄒運寶和他的鄉親，在那偏遠的東部的小村莊裡，毅然地起來，

為那受盡傷殘的小溪立下禁止毒殺、電殺魚蝦的警牌；把村民組織起來巡視、監視外來的毒魚人和電魚人，和任意在河中傾倒垃圾的人，用他們的臂膀把那創痕纍纍的小溪抱在他們的懷裡，對無知和貪慾，放大聲說出了斗大的一個「不」！

談起鄒運寶這個人，因此就不能不從花蓮縣吳江村的一條小小的溪水說起了。

那是一條在地圖上看不到的小溪。她默默地流在花蓮縣富里鄉的吳江村。只有村人還記得她過去滔滔而輕柔的耳語，記得鱸鰻、花跳、溪哥、烏鰡……在她的懷裡悠游滋生，多少孩童在她的身邊度過黃金的歲月。

如今，乾枯的河床上，遍佈的溪

石，再也擺不出美的的姿態；用毒劑、電魚器來這裡毒殺捕魚的外鄉人，已把溪裡的各種大小魚類趕盡殺絕；傾倒的垃圾淹沒了清澈的水流；上游果園的開闢，使暴發的山洪摧殘著堤防、移動的溪床崩塌了古道……。

●人民設立了自己的「自然生態保護區」！

曾經和這條小溪相依為命的村人，並不知道她為什麼癱瘓了。他們只是眼巴巴望著遍體鱗傷的小溪，像一個重病的人棲臥待斃。村人望著它枯乾、瑟縮、骯髒的模樣嘆息；他們問：「這樣子下去，成嗎？難道我們不能為她做點什麼？」

這條小溪，名字叫做「吳阿再溝

溪」，雖然它小得連地圖也懶於記載，雖然在台灣有好多比她更有歷史更寬更大的河，早已被愚昧貪婪的人們嚴重污染，變成一條條死亡的河流，但是今天，吳阿再溝溪因為村民一致不答應任她受創、受污而死亡，已經成為台灣少有的受到民間自動自發捍衛行動所保護的溪流。吳江村民成立了一個「吳江村河川自然生態保護區管理委員會」，人民設立了自己的「河川自然生態保護區」！

「小時候，我們在田野打滾，在這條溪裡捉魚，沒有玩具也不覺得無聊。現在雖然豐衣足食了，孩子們却失去了我們當時的快樂。」

被推舉擔任吳江村河川自然生態保護區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鄒運寶，今年三十七歲，客家人，幼年時候舉家從新竹遷居到富里鄉，吳江村是他成長的地方。儘管東部是

源出秀姑巒溪支流，長僅六公里，橫跨花東縱谷、貫穿吳江村的心臟地帶。架在村口的「吳江橋」連著省道，北上二十多公里是舊稱「璞玉閣」的大理石重鎮玉里，南下十五公里則接台東縣境的「南橫公路」終點站池上。這一帶的農作灌溉全賴秀姑巒溪。這條因泛舟活動的新興而出了名的秀姑巒溪，近年來為富里鄉帶來猝然的「繁榮」。臨街夾道的樓房貼著花花綠綠的壁紙，一到假日就打開門窗恭迎上門消費的都市遊客，餐館、旅店、停車場毗鄰而立，入夜後五彩的燈飾大放光明，租舟行更是僱用大批泛舟高手，沿街招攬生意。外鄉的遊客對鄉民而言，個個全是財神。可任誰也不願意靜下心來承認：真正的寶藏是溪流本身，是天然資源提供了遊憩條件，大自然才是財富的活源啊！沒有人告訴我們，利用環境，



「我們真正能留給子孫的，不是銀行的存款，也不是祖業和房屋，而是一片豐厚、完美、充滿著生命律動的自然環境。」這一個簡潔有力的信念，促成了村人環境意識的覺醒。
(攝影■王華)



台灣開發較遲的地區，近十年來，遷移到東部的人口卻不斷激增，大量的土地被開發成農業用地，殺蟲劑、化肥、農藥一再撒佈在這一大片新闢的農地上。小樹林砍倒了，山坡上翻開一片又一片褐色新耕的泥石。

●大肆破壞和污染之外

今天「吳阿再溝溪」之名已渺不可考，這條聽來彷彿人名的小溪，

「把不移的信心落實到鄉土上，為子孫重建幸福的家園。」這是所有吳江村民的心願。
(攝影■王華)

需要有整體性的開發規劃。單向的鼓勵遊人蜂湧而入，除了大肆破壞和帶來廣泛的污染與公害之外，意外事件的悲劇也層出不窮。

距離富里四公里路的吳江村，雖



緣吳阿再溝溪設置的告示牌，清楚而堅定地標明了吳江村民保護河川生態的決心。
(攝影■林國彰)

然並未受到富里暴發的繁榮所波及，但急速的社會變遷，早已影響了村人的傳統生活結構。在這裡，我們彷彿回到十五年前城市消費經濟開始滲透到廣泛的西部農村時的情況。土地和農業收入長期不敷投資與支出之後，連祖父輩的鄉人也得去外從事非農業性勞動以謀生。原本務農的鄒運寶，也在這個大趨勢下，放下被他的汗水長年浸磨得光溜溜的鋤頭柄，每天騎機車到玉里鎮上的加油站充當一名加油工人。

●巍巍玉山下的矛盾、痛苦和啓示

「從小到大，眺望著玉山積雪的頂峯時，一直都有一種說不明白的感動…」

站在「吳江橋」上，鄒運寶指著座落東北方、為藍天襯托的玉山主峯說。那巍然之姿，雖然具有高度的台灣的象徵，却不一定為碌碌於紅塵、遑遑於逐利的人們所熟悉。在這裡，玉山的主峯彷彿近在咫尺，從地平線向上昇湧的雲霧，總是環抱山的半腰。裸露的峯頂就像莊

嚴的法相，俯瞰著腳下的綠野平疇和營營苟苟的蒼生。從小就在自然懷抱生長的鄒運寶，對山水更有無法抑制的情感。他的感動來自天地不言的穆美，那是一種不動，不滅的永恆。或許，也正緣於這樣的啓示，使這位從小知道默默注視著玉山之峯而禁不住潛淚的村夫鄒運寶，終於要在這欠缺「永續觀念」的時代，為維護自然挺身而出吧。

「家裡原有一塊山坡地，曾經養過牛隻。後來改建豬舍，養了幾次，全被暴起暴落的豬肉市場搞垮了



恢復吳阿再溝溪的生態與自然，整治工程是必要的第一步，而工程也需要比較完整的評估與設計。(攝影■林國彰)

。現在只好闢成果園。」鄒運寶說：「好在自己還年輕嘛，先謀個公職安定生活。你知道的，果樹栽培不但需要很多時間和人工；肥料的花費也是一筆很大的負擔。種地吧，就非用農藥不可。這對於一個呼籲大家搞環境保育的我來說，那是矛盾而痛苦的事。」

雖然生活在偏遠的荒村，鄒運寶，天生是個關心生活，熱心公益的人。可是哪個村莊又沒有幾個比較關心生活、熱心公益的人呢？在這個只關心自己一身一家的利益的社會裡，從一個人的關心和熱情，發

今天的吳阿再溝溪，雖然可以看到孩子們在河畔洗衣的情景，但是，那種一到夏天，孩子們成群地在河裡抓蝦、捕魚的鮮活景況，都日漸稀少了。
(攝影■王華)

展到願意出來為一條垂死的溪流操心、想辦法的人，這其間，應該有一個過程。鄒運寶說：

●一則永難忘懷的戰慄的往事

「我一貫是個釣魚癡，經常為尋找釣場出入深山野林，找尋可以垂釣的溪澗，因而親身體驗到魚種滅絕的驚人的速度，但這並沒有改變我釣魚的嗜好，直到我認識了一群人…」

鄒運寶開始述說著他一則永難忘懷的往事。

那是一群為採集蘭花而登高山，攀絕壁的蘭花販子。他們出入高海拔的原始森林，尋覓珍貴稀有的台灣野生蘭。平時練就了一身好功夫，穿梭在人跡罕至的蠻荒溪谷。對地形地物瞭若指掌的他們，在盜採蘭花之餘，更喜歡狩獵的刺激。其中獵魚算是最輕而易得的。他們對嗜釣如癡的鄒運寶得意地述說，這吳阿再溝溪在深山的源流裡，就有又多、又肥的各種魚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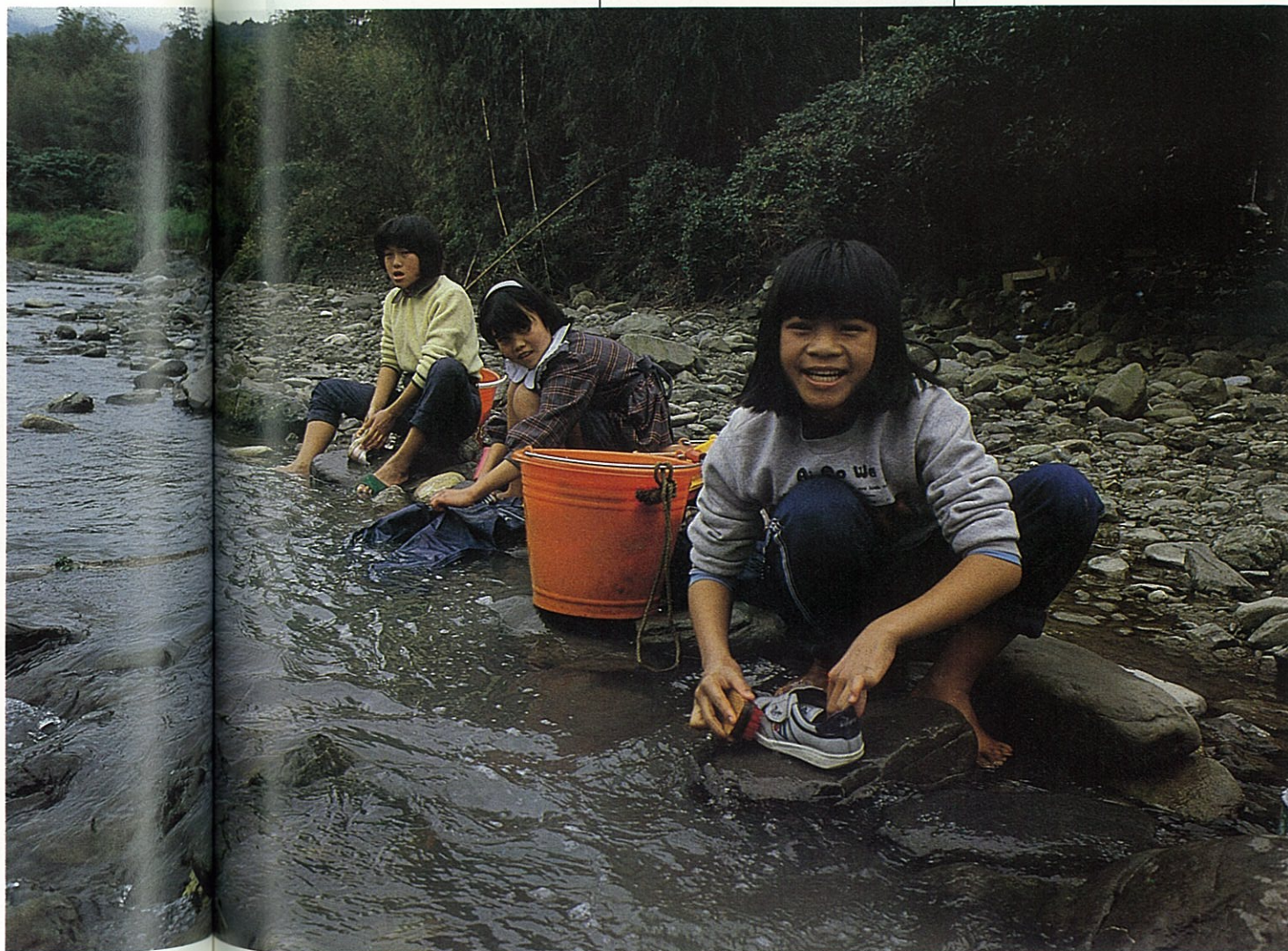
問他們怎麼不帶釣具，他們笑了。「釣，要釣到什麼時候哩？放毒抓魚，那才又快又省事！」他們說

。這一回答，深深震驚著鄒運寶；然而更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這一趟路，他們存心讓我見識見識，決定只逮鱸鰻。」鄒運寶痛苦地回憶著說。

●充滿了傳奇色彩的神祕的鱸鰻

自古以來，民間視鰻魚為進補的上品。鱸鰻有著極其神祕的生態習性，穴居在深潭或平瀨的鰻，每逢生殖期就離開河川下海，然後在海中交配產卵。孵化後的鰻魚苗則隨波漂流到河口，在河口成長為幼





吳阿再溝溪是所有吳江村人精神的活源，在她身旁，村人出生、成長，一天天的茁壯。(攝影■王華)

鰻後便開始溯河，像認路的貓狗一樣，回游到牠們父祖的深山溪澗的故鄉。這類「降海型」的幼鰻，身上彷彿配戴了指南針，或者受到宇宙中磁極的導引，竟而永遠不會迷失方向的事實為牠們增添了傳奇的色彩。台灣鱸鰻據說是「陸封型」的鰻魚，終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因此，不知多久以來，民間便盛傳着有關牠們的許多神話：大的鱸鰻會攀山越嶺，當溪流中的食物匱乏時，牠們會爬上陸地，吃嫩草，吃新筍，還會襲擊雞鴨，甚至還傳說會吃人呢！

力大無窮，蠻橫霸道，大概就是閩南語形容流氓為「鱸鰻」的典故吧。在鄉野傳說中，頤養天年的有些巨鰻還會以精靈之形出沒人間。牠不僅是溪中貴族，更是食補市場上的珍味。目前的行情是每斤鱸鰻一千二百元，一條碗口粗的鱸鰻通

常是論兩而售。

●竟然把劇毒的氰酸鉀倒進清澈的水源中……

鄭運寶說，回憶起來他們四個人雖是粗漢，但對叢林生態的瞭解，比誰都精通。經他們細心勘察溪流和溪形後，他們就能算準這吳阿再溝溪源流中鱸鰻的行蹤。

在山中走了三天，好不容易攀上一座奔瀉著瀑布的懸崖，沿著激流溯到溪水的源頭……這時候，鄭運寶看到他們的真「本事」了。他們屈身伏在盤錯的大石上，取出粒狀劇毒的氰酸鉀劑倒進清澈的水流，像傾出押寶的賭注，毫不遲疑。

「過去也常聽到毒魚、電魚、炸魚的消息，總以為那是別地、別人的事。但這樣親眼目睹他們的作為，我感到至今難忘的震驚和恐懼。」鄭運寶苦痛地說，「我想逃掉，

雙腿却軟弱無力。當時我整個的人被一種強烈的痛苦和罪惡感緊緊地抓住了。我羞於去告發，竟也不敢上前阻止……。」

隨著溪流漂向吳阿再溝溪下游的氰酸鉀，雖然被水稀釋了，但它所到之處，對於溪中的生物，不啻千軍萬馬帶來的一場慘絕的浩劫。

「放過了毒藥，他們笑着說，現在只需一路沿着溪流走下山去收拾就成了。」鄭運寶邊說邊憂傷地搖著頭，「他們開始走出深谷，穿過急湍，在水勢緩和的溪床上，魚屍成群的暴斃，翻出雪白魚肚。鱸鰻以外的各種魚類，絕不是他們看得上的獵物，他們只找避入石縫，苦苦在生命的終結點上掙扎的鱸鰻，撈進他們的魚籠裡……。」

據鄭運寶說，為了張羅每次的出獵，他們花在購買毒劑的投資是四千元。雖然所費不貲，但只要有一



山波地的濫墾，產業道路的開發，破壞了水土保持，常使山洪夾帶大量泥沙淤積河床，逐漸減弱了吳阿再溝溪的蓄水功能。(攝影■林國彰)

條十來斤的鱸鰻，什麼都抵得銷。

●一場瘋狂的血腥恐怖的大屠殺

這應用在化工方面的氰酸鉀，只需0.25毫克的劑量就能致人於死。毒魚的人明知為違毒，却誤傳着用鹽或明礬就能去毒的說法。是無知使他們不曾有過罪惡感，還是利慾薰心之下，不惜殺人越貨？

「我同他們一路沿溪流追奔而下，不斷撈取所獲，下山的歸途簡直是一場瘋狂啊，」鄒運寶說，「一路上，我幫他們剖開魚肚，扯出中毒的內臟，雙手沾滿了血腥，那時，我差不多已知道，這雙手再也握不住釣桿了。」

當他們爬下削壁，穿出森林，來到一處亂石盤錯的平瀨，果然在這座預期的深潭中，看到離了窩的鱸鰻，齊聚岸邊。「那些鱸鰻露出水面的頭啊，搭疊在陸上。黑色的軀

身互相貼疊……」鄒運寶用略微顫抖的聲音說。

這悲慘的景象，既使已經慣於毒魚，殘虐成習的他們，也吃了一驚。他們一時手足無措的僵在一片沉寂中，岸邊鱸鰻群的死亡之姿，詭異而恐怖。據說老鼠如果長久尋覓不到適宜生存的環境或食物時，牠們會集體跳海自殺。蝴蝶在遇到食物不够整個族群維持生存時，也會成群離開陸地，飛向未知的「謎」途而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生物有「自決」的本能，當毒劑在水中瀰漫，缺氧的鱸鰻游出窩藏的穴洞，牠們原本不必依賴鰓去吸取氧氣，牠們可以靠皮膚呼吸，努力游向陸地時却因一步之差，而葬身岸邊。那一堆勉強最後的力氣搭疊在岸上的無數的鱸鰻魚頭，是否以含恨自殺的悲壯，控訴着這場趕盡殺絕的暴行？

彷彿面對索命的冤鬼幽靈，他們

一時木然地呆立着不敢張聲。

「那時候，我們手脚都軟了，一時間，沒有人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對那些人來說，目睹屠殺現場的驚愕，立刻就過去了，彷彿自然界的種種都是可以任人暴殄的東西，而屠殺則僅僅是貪得佔有的最後手續罷了。」鄒運寶說。

●洗滌不盡的毒害，殺魚、殺人，也殺死了海岸的生態

他們當中有人涉進溪水，蹲下來把鰻屍一條一條撈到岸上。費了一番功夫才點清了牠們的數目。

「每一尾鱸鰻，提起來，都有半個人那麼長啊。那次嶄獲，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一百五十斤！再加上上游地段的收穫，每個人背上的鰻魚，都十分沉重。」鄒運寶說。

匆匆下山的他們，並不為這驚人的豐獲感到滿足。他們抱怨毒藥的

劑量太重，抱怨算錯了溪水的流速……，以致鱸鰻全死了，而不是半死。在市場上，生猛，尚活的鱸鰻，比已死的要貴重得多。他們紛紛議論著下一次毒殺時更好的策略，他們認為從源頭下毒讓毒藥順流而下，雖然省事，但平白糟蹋了「昂貴」的毒劑。他們決定，還是應該從下游溯溪而上，分段施毒，更合乎「經濟的原則」。

人吃了氰酸鉀中毒的魚，重則暴斃，輕則嘔吐、噁心，然後轉化成憂悵和焦慮等精神症狀，毒魚人所說以鹽水或明礬洗滌中毒之魚即可去毒，在醫學上是毫無根據的。並且，溪水中的毒劑，匯流至海口沈積，終至造成海岸生態的毒物污染，嚴重破壞海岸生態，也成為海岸養殖魚蝦重要毒物污染源之一。

「我一路上都沈默着。我記得我只是不斷地問自己：他們這樣做，天理何在啊！」

●背負着殺手的罪孽向天地求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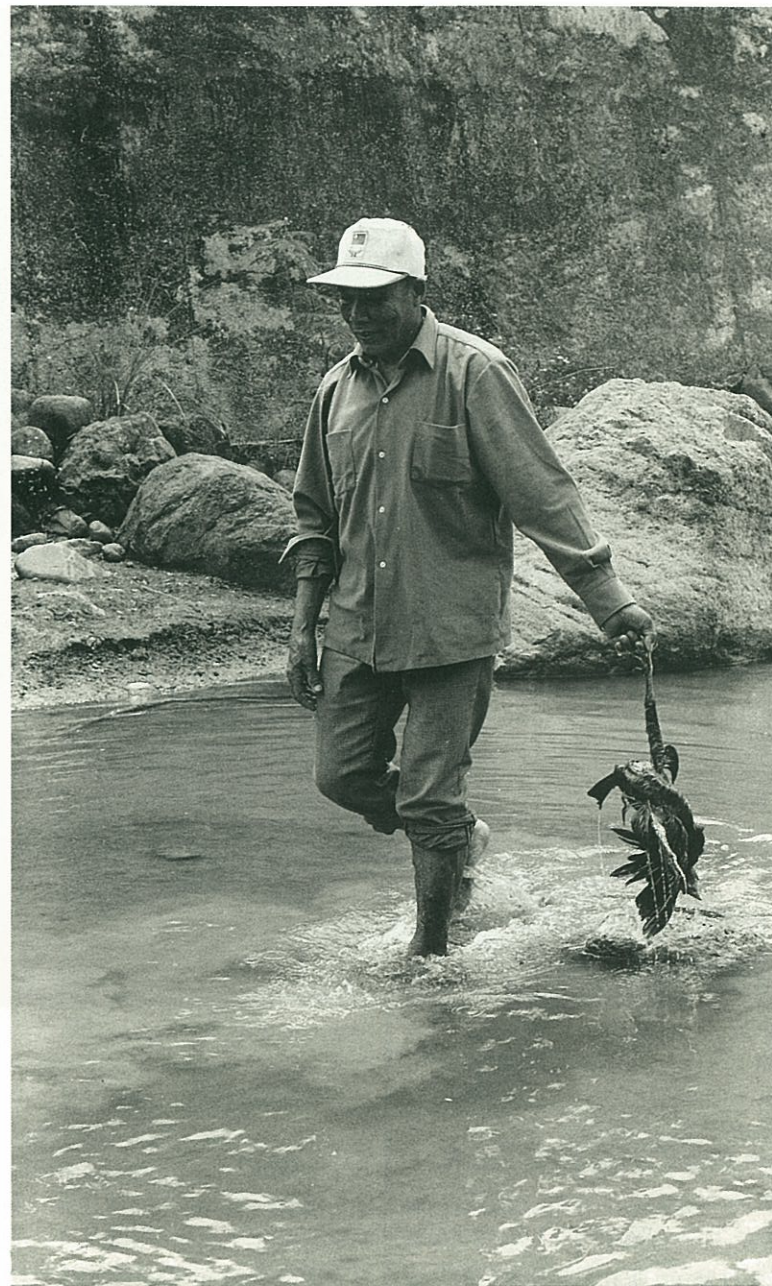
這段故事並未被平白湮滅在那片叢林溪谷之中。因為這段故事記載了鄒運寶激發生命信仰的體認；屠夫立地成佛的故事並不是只寫在經書上的文字，獵人而成為最激進的動物保護者的例子也不罕見。從下了山以後永遠棄絕了垂釣之樂的鄒運寶，覺得自己背負著殺手的罪孽，把自己獻到公義的祭台上，向天地求贖。

多年來勤於收集自然生態保育方面的資料、書籍以潛心修學的鄒運寶，那次緊緊壓在他心口的夢魘似的毒殺鱸鰻的山中之旅，終於化做了一股新的覺悟、勇氣和力量。

「打那時開始，我真正覺得個人和自然、環境之間，有不能分割的切身的關聯。何況，這條小溪本是我們從小在她懷裡長大的家園啊。」

吳阿再溝溪雖然並不是吳江村主要的灌溉水源，却是所有吳江村人精神的活源。由於流量豐沛，溪床形成大大小小的溪澗，是魚蝦最好的棲息地。

「在這條溝溪裡，原有多好多烏鰡



「管理委員會」委員之一的易文忠，在河邊巡視時看到一隻被人丟棄在溪裡的死雞，趕忙將它撈起，作了適當的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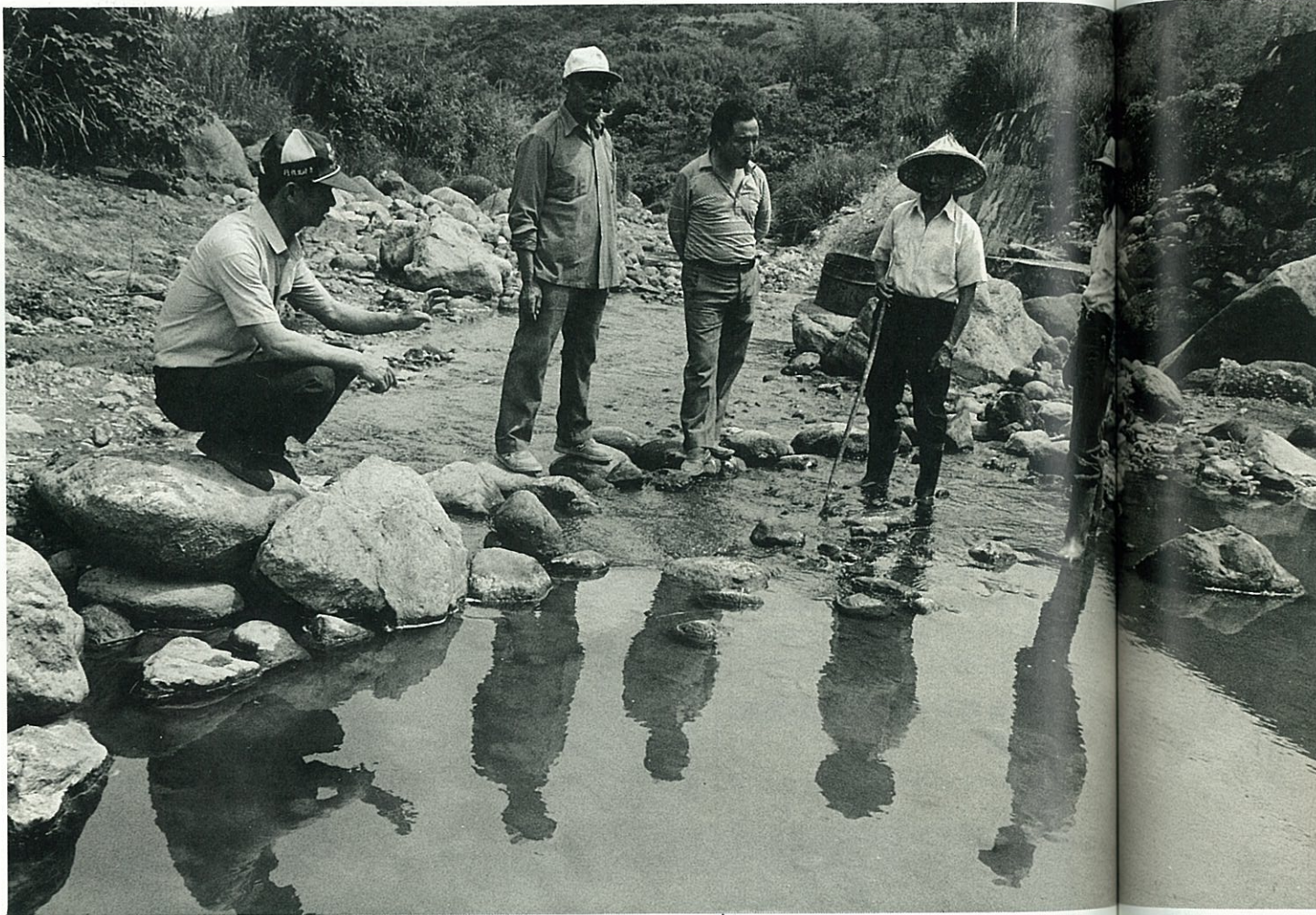
(攝影■王華)

、花跳、河蝦、鱸鰻……一到夏天，孩子們在那兒游泳、打水仗……留下一生一世都不能忘懷的童年的記憶。」

鄒運寶回憶兒時經驗。短短的二十年中，人的無知和貪慾奪走了這條小溪的生機；垃圾和含有化學成份的廢水、長期污染了溪流，嚴重改變了水中的生態結構。即使適應力特強的魚族，也逃不過人類放肆的毒殺、電殺和釣捕的天羅地網。溝溪上游山坡地的濫墾，破壞了水土保持使功能逐漸減弱的吳阿再溝溪，最後由重創、枯萎而終於癱瘓了。

以往的吳江橋下，常佈滿了垃圾。
(攝影■王華)





負責巡邏的「吳江村自然生態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四處宣導，使原本在小溪上電魚、毒魚的人，一時間看來似已絕跡了。

(攝影■王華)



會就在彼此的共識下順利的產生。

●搶救我們這一片即將成為廢墟的自然環境

「我們十九個委員的家，分佈在溪邊兩岸各個角落，大家分攤監視與宣導的職責。」鄒運寶說，縣政府也派水產課的專家來參與。整治河川是個大工程，我們真需要各方面的支援和指導。

自從去年八月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案，吳江村內的居民個個踴躍地從事義務性巡邏工作，被授權的委員會成員更積極到鄰旁的村子去做宣導，鼓勸鄉親從對鄉土的自然情感出發，保護家鄉的自然和生態，為我們的子子孫孫留下一片淨爽的、豐裕的天地。

由於吳阿再溝溪的蓄水功能不良，縣政府雖曾為她大力築堤，但每逢颱風帶來山洪，堤防就崩潰了。經過專家會商之後，認為蓄水，攔沙的設施應列入保衛吳阿再溝溪的第二階段規劃。

為了保護措施而全面封閉的吳阿再溝溪，現在可理直氣壯地拒絕人

何時，吳阿再溝溪才能回復往昔的蓬勃生機？(攝影■林國彰)

為的破壞與踐踏。吳江村村民正等待前來為它把脈，療傷的各科醫生。

「大地復原」是當前世界各地環境保護運動的終極目標。自然生機的恢復與再生，需要相當時間。也許再過百年，也還看不到真正的成效，但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我們還不肯為償還我們的不可置信的貪慾和無知，立刻組織起來，賦諸行動，搶救這行將成為一片廢墟的自然環境，我們將要付出千萬倍於今日的，浩劫性的代價。

鄒運寶，三十六歲的加油工人，釣魚曾是他如癡的嗜好。一九八五年之後，他却為了保護魚族，同村人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管理並保育他們的故鄉至為寶貴的生態環境。

「我希望多讀書，充實自己。」鄒運寶說，「我常常想，住在台灣的人們，以無可彌補的自然破壞去換得衣食豐足之餘，應該停下來想一想，這樣下去，成嗎？」

●驚醒的村民組織了起來

「去年四月，我和村人開籌備會議，正式向鄉公所登記這個『管理委員會』，現在已提報縣政府，成立了組織。」鄒運寶說。

沿吳阿再溝溪設置的告示牌，每隔一公里，清楚而堅定地標明了鄒運寶和村人一致的決心，用木板和油漆釘製的告示牌雖然看來十分簡陋，但每一面告示牌都傳播著一種懇切的聲音，在呼籲著人們正視自己的良知，遵守法制，再不可以貪癡地掠奪、糟蹋大地自然的資源和福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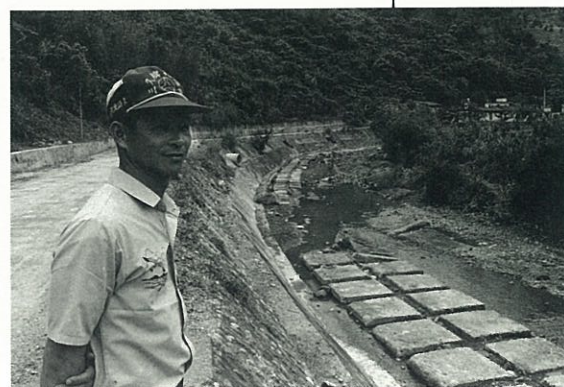
東里派出所主管游照常表示，過去難以將毒魚、電魚和炸魚的人依

法究辦，除了溪谷環境深幽隱秘，警力不足外，搜查證據的困難往往使取締工作功虧一簣。「現在地方自組管理委員會，在執行上增加了我們一份力量。我們當然要全力

支持他們。

富里鄉公所的張慶成技士，也代表鄉長支持吳江村這個自發性的自然生態保護組織。

「我們真正能留給子孫的，不是



被村民推舉為吳江村「河川自然生態保護區」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硬漢鄒運寶。
(攝影■王華)

銀行存款，不是田產和房屋，而是一片豐厚、充滿著生命的自然環境。」

這是鄒運寶在發起設置「自然生態保護區」時提出來的一段話。只這一句短短的話語，勾起全村居民對這條如今在重創中呻吟的吳阿再溝溪曾搖影幸福喜樂美好的童年記憶，促成村人對環境意識的覺醒。吳江村裡住着阿眉族部落，有散居的退役外省老士官，還有早期來墾拓的閩南和客籍人士。儘管這些來自各地的村民多數不是世居之家，但村人却守在吳阿再溪所流經的兩岸，親密和樂地耕耘著並不特別豐腴的土地。這兩百多戶人家，表現了他們團結又愛鄉的感情，管理委員

重回桃花源

吳江村的未來

在重返桃花源的路上——

葉金昌委員願意無條件提供公司裡的機械
整治河川；

謝石年老師鼓勵小朋友觀察和記錄溪裡的魚蝦；
年輕的黃持佳，自己動手製作宣導圖文，
分發村民閱讀；胡合鈺則願請工人打撈他那個
魚池裡的魚，放養到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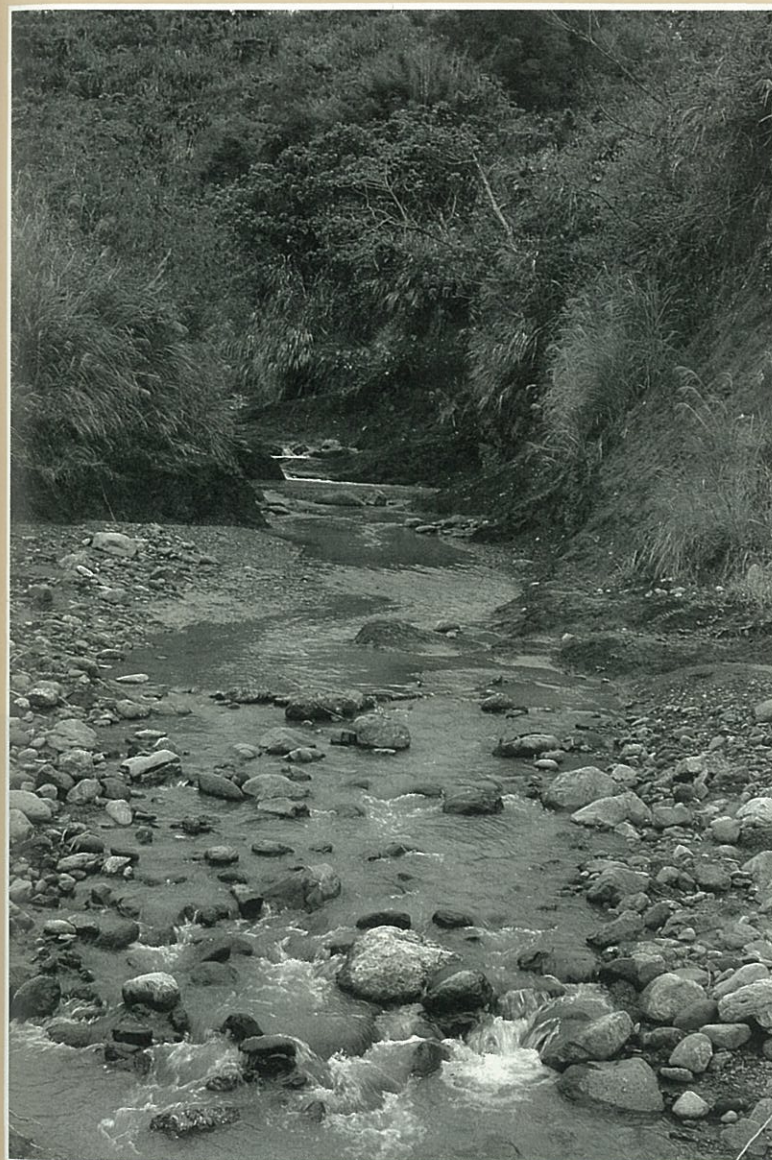
然而，前路漫漫，還有多少迷途和險阻呢？

攝影■王華
撰文■心岱

●死亡邊緣的小溪 找到了復活的希望

吳江村的村人自己起來組織生態保護區的故事，對環境破壞普遍成為社會問題的現代台灣，無疑是一樁令人鼓舞的、美好的奇蹟。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提昇，當政府有關單位還在會議桌上爭辯環境保育的法律根據，以及它和經濟發展策略的矛盾問題的時候，在一個偏遠的小村莊裡，有許多人民不但對家園生態環境的保育覺醒了，還進一步起來採取具體的、合法的行動。全體吳江村村民選出一個委員會代表村民管理吳阿再溝溪，使這條在死亡邊緣的小溪找到了復活的希望。

這個鄉人自動自發的生態環境保育居民運動的前途和面臨的問題，很值得廣泛台灣居民、專家、學者的關懷和注目，並給予民間性的一切必要的支援。



去年八月，吳江村民在小溪兩岸樹立了幾張禁止電魚、毒魚和污染的「告示牌」已經發揮了一定的功效。負責巡邏的委員們勤於四處宣導，原本出沒在小溪上的電魚、毒魚的人似乎絕跡。橋下長年堆積的垃圾也正在處理。在短短半年內，受這居民運動所啟蒙與誘導的村民，在認識上和具體工作上有顯著的提高。但管理委員會的班子擔心進

經過民間自發的護河運動以後，吳江村是否真能如願的回到桃源的境界？

度太慢，會影響大家的情緒而減低熱度。現在，他們迫切的希望政府有關單位也能出來，幫助整治吳阿再溝溪的工程。

「這條小溪的蓄水條件很差，生物沒有良好的棲息環境。如能盡速

建築攔沙壩，問題應該可以獲得解決。」

●熱心的鄉民

葉金昌委員透露村民的意願。他並且表示，他個人開設的工程公司，願無條件提供需要操作的機械，以配合整治工程。

從一九七五年就任教於吳江國小的謝石年老師，是吳江村生態保護區的重要成員之一。除了起草委員會的文件，收集、編寫有關自然和生態保育的資料，謝石年老師經常利用自然課對學生講解和宣導自然生態保育的思想和知識。「今天台灣自然生態的嚴重破壞，有長期累積下來的複雜原因。其中，我們的教育中缺少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念方面的課程，是原因之一。」謝老師說。他鼓勵小朋友觀察和記錄吳阿再溝溪裡的魚蝦，培養小朋友對自然和生物的感情和敬意。他鼓勵小朋友向委員會舉發和報告毒魚、電魚的外地人。「有一個小朋友的家長過去經常到這條溪裡電魚，」謝石年老師說，「現在，因為孩子會回家向家長吵着不能電魚，從此那位家長再也不在溪裡電魚了。」

富里鄉鄉民代表胡合鈺並不是吳江村人，却十分積極地以行動支持吳江村的這一居民運動。他甚至自己出資僱請工人打撈他那個魚池的魚，放養到吳阿再溝溪裡。儘管因環境不適，那些魚很快就死了，但到今天，村人都感激他的熱情。

年輕的村民黃持佳，也曾主動參與了保育的行列，收集有關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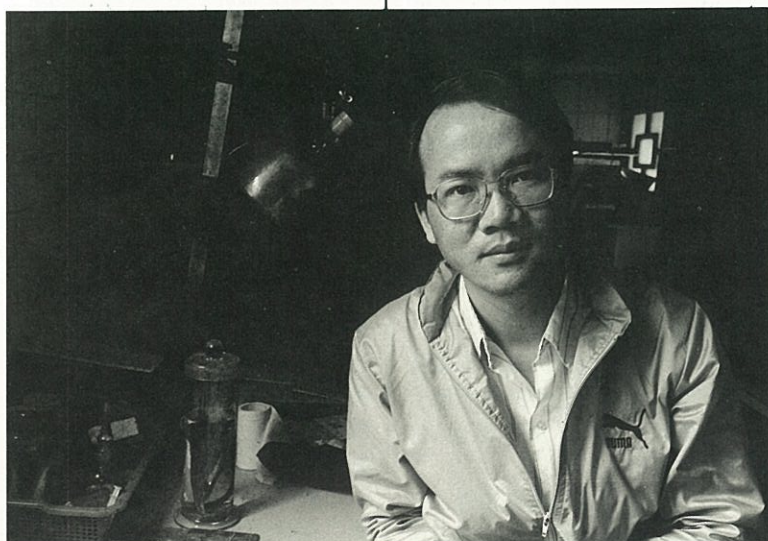
環境保育的資料，自己動手製作宣導圖文，分發村民閱讀，提高村民對環境認知的層面和視野。

專注地傾聽着他們告訴我的各項工作和展望，我心中充滿着激動和希望。現在，吳江村的人民最關心的是溪流的整治和取締毒魚者、電魚者的法律基礎這些問題。我特地訪問了魚類生態學家曾晴賢先生和許山木律師徵詢他們的意見，以魚類生態學的觀點和法律的觀點，具體地提出他們的建言。

● 整治河川的合理觀念

「恢復吳阿再溝溪的生態與自然，整治工程是必要的第一步。這工程需要比較完整的評估與設計。過去許多工程設施，在粗疏與無知中，往往加速破壞了河川的自然生態。」

魚類生態學家曾晴賢從他的專業立場上認為，整治河川工程應該先有一個全面的評估，就如同在治病之前，先搞一個各科醫生的大會診一樣，而不是單方面的專家可以解決的。曾晴賢以國外成功的實例，說明攔沙壩雖有阻擋泥沙的功能，但却不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措施



魚類生態學家曾晴賢認為，整治河川的工作，應該先由專家做一個全面的評估，才能切實地把這項工作做好。



許山木律師指出，毒魚、炸魚、電魚都明顯觸犯了刑法及漁業法，但礙於證據取得的困難，嫌犯很容易逃避刑責。

。「通常，築壩講究築得高，但高壩勢必造成急流，甚致把河床切割成兩斷。」曾晴賢說：「以保育原則來看，避免高落差是個絕對的原則。因此，與其建一座十公尺高的攔沙壩，不如分散建成五個一公尺的低壩。這樣，坡度減緩後水的流速就不會造成對河床的嚴重侵蝕，河床才能穩固下來。」

曾晴賢認為高速公路泰山收費站

附近貴子坑溪上的水壩，是一個較好的例子。「但如果依國外的標準，仍嫌太高。」他說。

至於所謂「魚梯」的設計，曾晴賢認為，如果吳阿再溝溪裡有溯河性的魚類，一定要在工程規劃時就要考慮到。「假若能在一公尺的壩再降低半公尺，那也就等於魚梯了。」他說。

另一方面，曾晴賢指出，工程技術決定河流的命脈。如果光是築堤防，又會導致河床趨於寬淺，所以應該加設溝渠，使水流集中，才能留住生物棲息。

然而，築水壩、建堤防雖然是第一步，但是若沒有一個周全的規劃，這些人為設施不但無法改善河川的目前條件，反而往往會對河川造

成致命的傷害。了解工程技術和動植物生態的專家們，應在河川整治之前做好評估，攜手合作，才可能真正把河川整治的工作做好。

● 取締破壞自然生態的法律難題

律師許山木對取締破壞自然生態的法律上的難題有無限感嘆。他表示，毒魚案件的懲治在漁業法中已有明確的條文可以援引。問題出在執行不嚴，形如虛設，使毒魚人猖獗擴張。

許山木律師認為，毒魚、炸魚、電魚都明顯觸犯了刑罰。但礙於目前的問題，在於取得毒魚、炸魚、電魚的證據時產生了困難，使嫌犯很容易逃避刑責。」國家公園成立

後，國家公園警察執行任務時，除了逮捕現行犯外，也接受檢舉。警察前往執行時，只要檢查漁獲物身上是否有毒物或電擊、炸震反應，即可據以告發，不必經過先申請搜查狀搜出犯人的毒劑等物才能告發。「從漁獲物的檢查來判刑，應該可以解決管理執行上的困難了。」許律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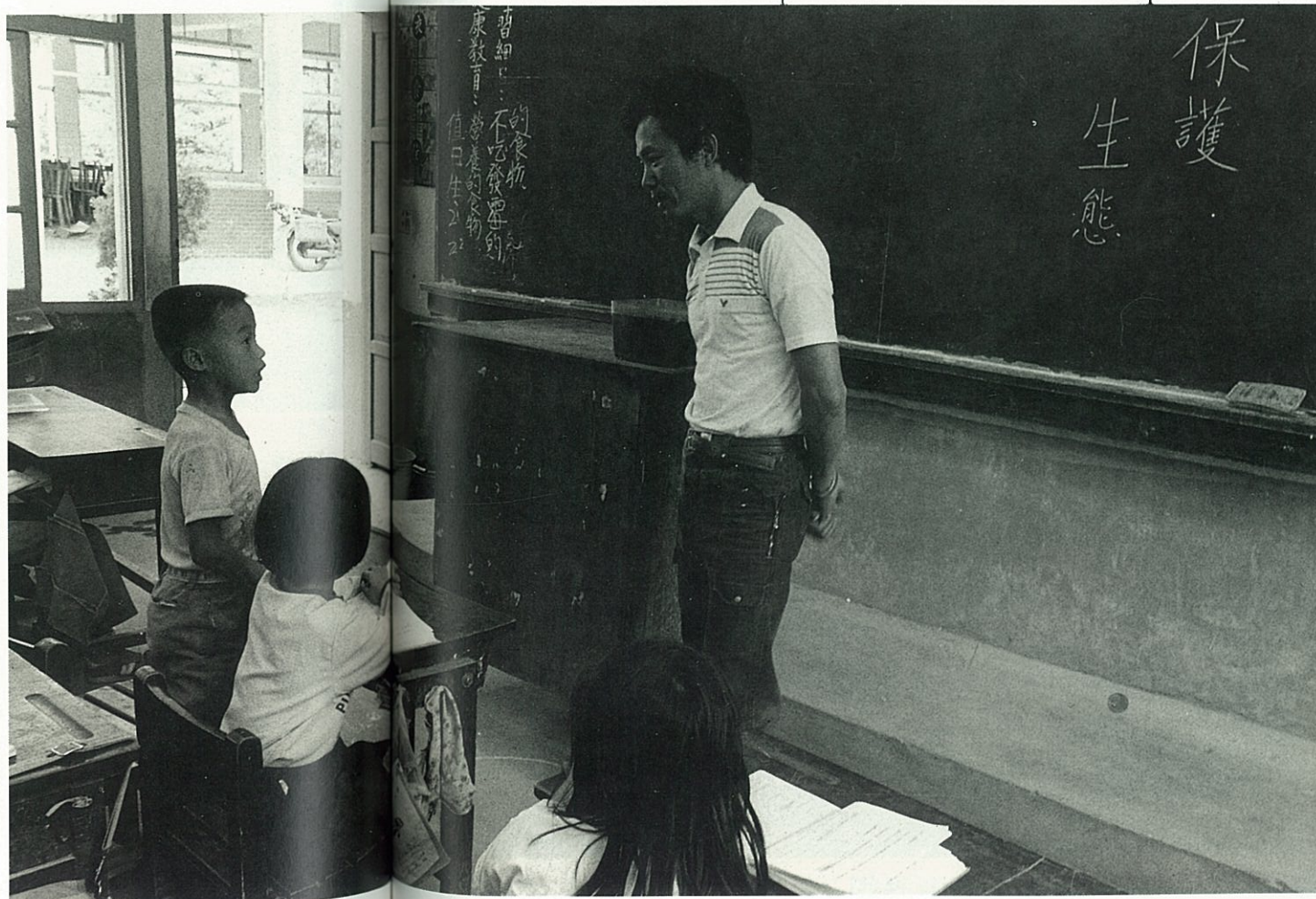
許律師認為對於毒品來源、魚網孔目的大小、圍堵魚路、污染水源等等行為的追究，都應速訂法律上的規定，並從嚴管理與執行，我們的生態的環境才有希望。

「先要有良好的人文生態，自然生態保育才有可能」許律師說。他期待台灣每一條河川，都能由各當地地方人士自發地組織保育協會，

由地方政府授權給協會負責管理，讓廣泛的民衆參與各地自然生態的保育工作，從而使大家都認識到「守法」不僅是義務，也是權利。「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搶救今天已經滿目瘡痍的生態和自然。」許山木律師說。

（註：漁業法第51條規定非經各警察管區之許可，不得使用毒物、炸藥、電器等採捕水產動植物。違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第58條）。

刑法第190條，規定施放毒物於水源及水道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87條，製造或販賣、運輸、持有炸藥等爆裂物，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吳江國小的謝石年老師，經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宣導生態保育的觀念，把愛護自然、珍重河流的種子，一點一滴的播散了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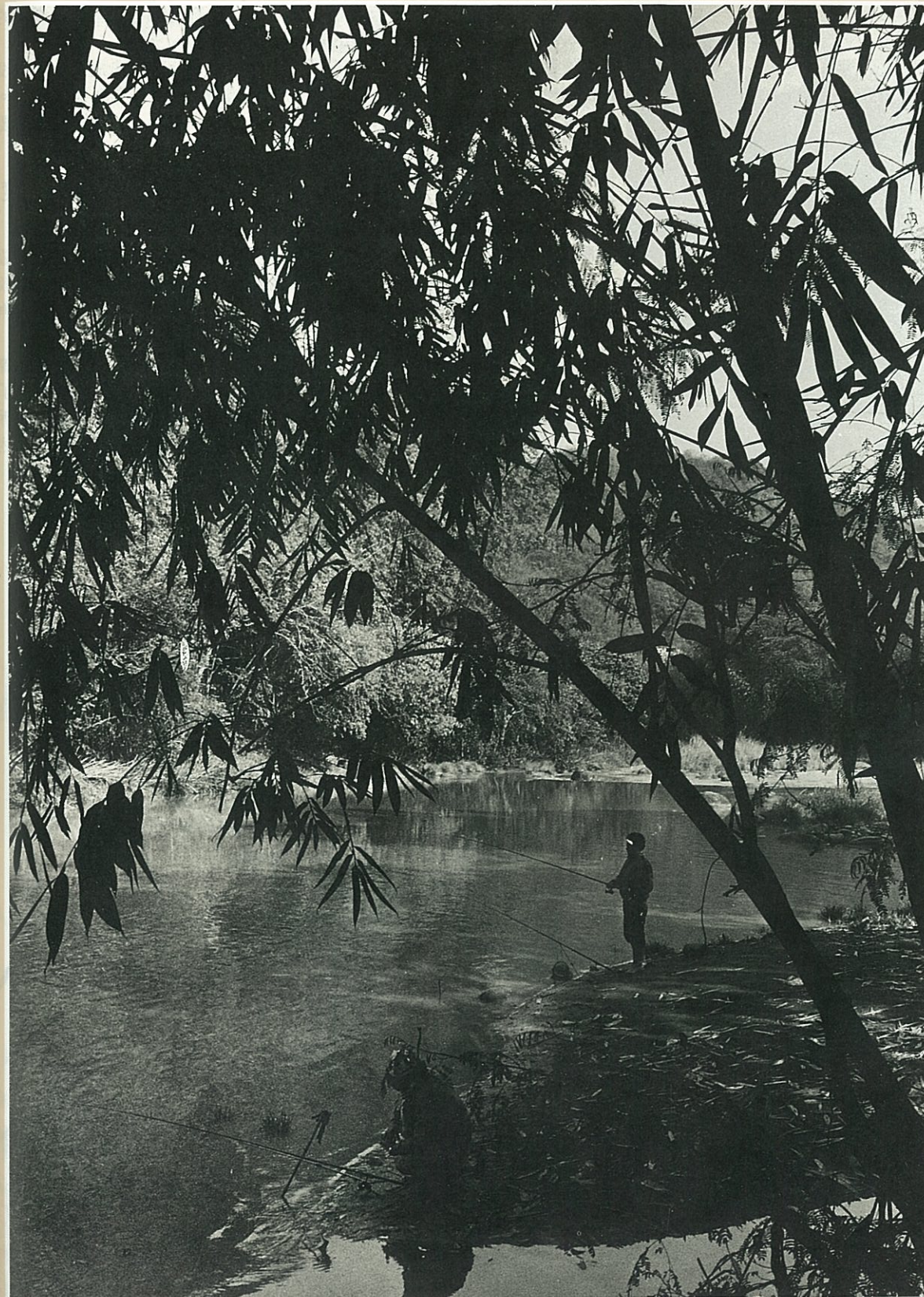
第一面 民間護河的大旗

清水溝自救運動挫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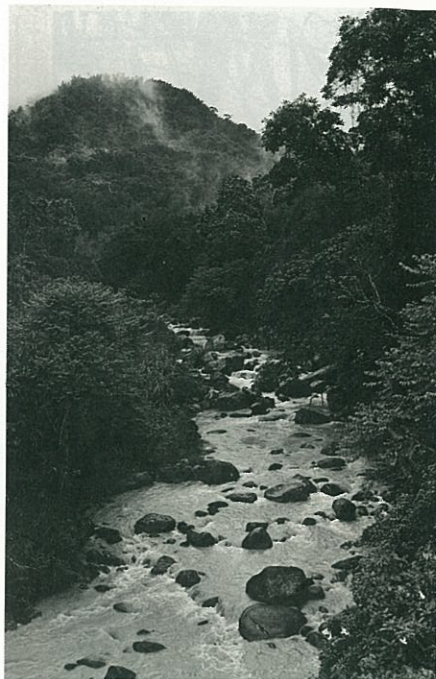
從新生到沉淪之間，清水溝是一個深邃的寓言。
四年前，清水溝自救運動初起時，
大眾媒體一度製造出成功歡愉的假象；
然而，日後積弊叢生的挫折，以及近年來組織推展的困頓，
却罕為人知……
特別因為這是本省第一個民間自發的護溪運動，
它的經驗與希望，曲折與憂傷，
都更擁有了廣泛的啟示。

撰文 ■ 楊聿瑞

攝影 ■ 史維綱



在清水溝，垂釣者可以享受到新鮮的空氣、幽靜的閒暇，以及林野的自然律動，只是魚兒不再那麼多了、那麼肥了。



亂石錯落，水勢湍急；
因為連日下雨，清水溝的
水色十分混濁。

●當有一天這群小孩子長大了……

清水溝發源於鹿谷鄉鳳凰谷的隱潭瀑布，流經永隆、秀峰、清水和瑞田四個典型的農村；這其間也匯合了線浸溪、石門溪、楠仔溪等支流。當最後在瑞田注入濁水溪時，溪水已是一片混濁，與木材的集散中心——集集鎮遙遙相望。

群山夾峙中的清水溝，臍帶般哺育着它的子民；這幾個依山傍水的村落，仿如一片桃源。我，一個陌生的造訪者，多少也帶有再覓福地的心願；尤其對這個一度曾因沿岸居民刻意保護而聞名一時的溪流，心中更盈溢着嚮往。

在竹山國小，我見到了羅兆陵老師；我們在教室的走廊間踱步。山中的黃昏來得特別早，加上放學的孩子都急急忙忙的趕着回家，校園在暗淡的光線裡，跳動着一股屬於生命的輕快的節奏。

「這些孩子回家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經過溪流；這條溪流跟他們的

生活，幾乎打成了一片……」

本省最早發起民間護溪運動的羅兆陵老師，望着漸漸離去的孩子們說。

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可不是？我們幾乎每人都有一則屬於山、屬於水的童話，流淌在心靈深處。當有一天這群孩子長大了，當他們偶然哼起「流水」這首歌時，想到他們的清水溝，又該是一種怎樣的景況呢？

望着面前的這位略帶幾分疲累、落寞的羅兆陵老師，我心中忽然充滿了感動。禁不住的問起：

「是在什麼樣境遇下，使你提出了護河護魚的呼籲？」

●所謂「死寂」就是那種情景

「沒看過嗎？一整條溪流的生命，都在絕望中掙扎的情形……」羅老師茫然的望向遠方，追述着這一件令他心悸的往事。

「那是個天氣很好的下午，溫度和溪水都很適合釣魚。我在溪邊垂釣了兩個小時，已經有了很滿意的收穫，大概七、八尾了吧；有人來聊天，我還很高興的舉起這些魚給他看。可是突然整條溪陷入了奇特的混亂，接着，魚群沒命的四處亂竄；有的擠在一道清泉下方喘息，有的一個勁向水面騰躍。我當時雖然覺得奇怪，但還來不及深思，只是本能的放下魚竿，用隨身的帽子來兜魚，一次就兜上了十幾尾。這時不知是誰傳揚了消息，附近的村民也都帶着篩子、網子的紛紛趕來打撈了，隨着輕易的豐收，整個溪畔洋溢起村人的歡笑。」

講到這裏，羅老師沉吟了一下，隨即又緩緩的說：

「人潮退了後，一條活生生的溪流，全然靜止了，所謂『死寂』就是那種情景，一剎那彷彿連原有的風都消失了。第一次，我看到了毒魚的慘況！兩天後，我再到溪邊去看，河面浮滿了魚屍，在淺水的石隙和岸邊的水草間，隨處都可看到灰白色朝天的魚肚。原本清新的空氣，充滿一股腐敗的腥味；偶而在

草叢或溪畔，還有一些吃了毒魚的白鷺鷥屍體。」

羅老師萬分感歎的說：「魚蝦沒路可逃嘛，看到真會教人掉眼淚。」他進一步追問，「人們為什麼要造這麼大的罪啊！……」

●清水溝絕對等不到下一度建醮的休憩了

於是從民國67年到70年，他，羅兆陵，一位偏遠地區的小學美術教師，開始了他艱辛而又沮喪的護魚、護溪的歷程。

早些時日，他只是一個人沉思着這個問題，反覆的考量，漸漸給了他力量，隨後他把自己的關心告訴了朋友，學生；進展總很緩慢。然

李大朋老師帶領
我們沿溪觀察途
中，發現路邊張
著一面長約二十
公尺的細網，上
面纏吊著四隻小
鳥。痛心的李老
師用點燃的香煙
熔尼龍線，解放
一隻奄奄一息的
畫眉鳥。



而，一個很好的機會終於來臨了，那是民國70年鹿谷鄉的建醮慶典。

清水溪在鹿谷鄉穿過的四個村莊，每隔24年會有一度的建醮盛會。建醮前，村民照例封山禁溪三年，三年內人人自行約束，禁止一切漁獵殺生。這雖然是出自對神明的虔敬，但總算還給溪流一個喘息的機會。人們卻忘了文明在進步，捕獵的方法和工具也日益精進了；再何況，人們無休止的貪慾也更複雜、更難扼止了……一年一個月甚至幾天的工夫，就足以使得一條原本生機盎然的河流死亡。時至今日，面對毫無節制的毒魚、電魚，羅兆陵老師肯定，清水溝絕對等不到下一度建醮的休憩，就會無可挽回的以

悲劇落幕了。同時，羅老師認為，在長僅二十公里的清水溝推行護魚運動，比起流經雲林、南投二縣，蜿蜒數十公里的清水溪，要來得容易。他於是趕在尾醮之前，每晚到清水溝四村逐戶拜訪，遊說保護魚蝦的遠景與利益；甚至順應着村民的宗教情緒，邀請了鹿谷鄉鄉民代表黃平順，以這樁事卜筊問神，而後向村民宣佈：保護清水溝魚蝦也是媽祖的旨意。

經歷多方的努力，護魚的聲勢逐漸壯闊了起來。終於，縣政府同意村民，可以用鄉公所的名義，進行護魚宣傳的事，一時間，四個村莊處處都可見到羅兆陵繪製的看板和傳單。

七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村民燃放的鞭炮震響了台灣地區民眾自覺護魚運動的先聲。經由大眾媒體的報導，「清水溝魚蝦保護區」霎時成了熱門的話題，甚至引發了一部電影「在那河畔青草青」的動機。

表面上看來，一切都熱熱鬧鬧，轟轟烈烈。似乎一夜之間，清水溪又重獲新生了。然而事實呢？

●從新生到沉淪之間

護魚運動勉強維持了半年。在這半年的時間，清水溝清澈的溪流，逐漸又有了生命的躍動，而且愈來愈恢復了生氣。潔白的鷺鷥和垂釣的人影經常在清晨和黃昏把清水溝



點綴得像一幅絕佳的山水。可是幾年後，人們鬆懈了。一些本地的村民，一些陌生的外人，又忍不住開始了電魚、毒魚的行動。清水溝再一次墜入了這個夢魘。聽到羅老師如此沉痛的述說着清水溝的遭遇，我不禁陷入沉思；是不是，人類永遠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大量的豐收，不管有沒有需要，不管用什麼方法，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貪得的慾望，就要這般的竭澤而漁嗎？大自然能忍受多久？它會是永遠沉默、永遠仁慈的嗎？

清水溝住民的生活，仍然沿襲著

傳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素樸形態。我來訪探這兒的時候，曾在清水村寄住了好幾天，村中的三家小雜貨店，每晚十時以前都閉門休息了。在這勞力全然投入繁忙農務的社區裏，一般人對保護魚蝦的關心，大都止於集資購買魚苗放流，以及在閒暇時感慨溪中魚蝦愈來愈少、愈來愈小了……，面對逐漸復甦而又持續不斷的電魚毒魚的行為，他們都有著深沈的無力感。即使大家都清楚誰家有電魚裝備，礙於幾十年老鄉親的情面，誰也不願出面干涉。

● 彷彿一片無可遁逃的火網

住在清水溝邊的林先生說，近年到這裏電魚的大多來自竹山鎮，每次三、四人結伴同行，在溪中橫排成一行，向上游溯行。閃爍的燈火在寧靜的夜晚，彷彿一片無可遁逃的火網，一次又一次橫掃過清淺的溪流。第二天，必定有一些漏網但早已沒了生息的魚類，平躺在溪邊。難道沒有人出面糾舉嗎？有的，然而喝阻電魚人的行動，却竟充滿了危險。至今村民仍驚悸地傳述著一個事實：幾年前，當地駐軍為了

五年前羅兆陵老師繪製的「護魚看板」，現在或已破損，或已斑剝褪色了。我們在廟前看到的是最完整的一張：「吾愛吾村美麗河山，清水溪是寶溪，今年放生一萬尾色彩魚（紅鯉魚、錦鯉魚）、鱸魚、香魚，創造美麗景色。」

阻止電魚的行動，也曾夜半到河邊巡查，可就發生了一位軍士給人電倒的情事；軍人都莫可奈何，遑論一般村里居民了。至於毒魚，當然更是一種絕滅的恐怖手段，要緝捕施毒的人，尤其不易。既看不到他的裝備，又不知他在何處下毒；再說毒完了魚，村人都還興奮不已的忙着撈拾毒魚人捨棄的那些魚類，誰又有功夫來管下毒的人呢？清水溝流經的四個村落，屬於「秀峰派出所」的管區，派出所僅有的二名員警，也實在難以長期費神來照顧清水溝中生靈的安寧啊！

尋問起村民可曾自動組織起來，定時巡邏警戒清水溝時，村民只是沈吟不語。探究清水溝護魚運動疲困的原因。到最後，還是由於缺乏一股有效制裁違法者的力量。

在前幾年一次魚苗放流的機會中，羅老師結識了瑞峰國中的李大朋老師。交談之下，兩人對於保護魚蝦、維持生態平衡的想法，竟有許多相互契合的地方；談到實踐的無力，李老師更進一步指出，唯有成立正式的組織，才能有效地、長期地推動這項護魚護溪的工作。於是，李大朋積極的扛起了這一項吃力的工作。

瑞峰國中座落在秀峯村內，我們抵達的星期六中午正逢寒流來襲，冷雨不歇，全省各地紛紛創下最低溫記錄。李大朋方才招呼學生放了學，髮梢猶自滴着雨水。當他引我們走進校長室時，觸目盡是他們的資料，他指著長桌上的宣傳單、籌備會議記錄、組織草案、工作計劃等等說：「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的理想了，現在，我們只想從保護清水溝最基本的工作，一步一步做起。」

● 希望這不是最後的溪哥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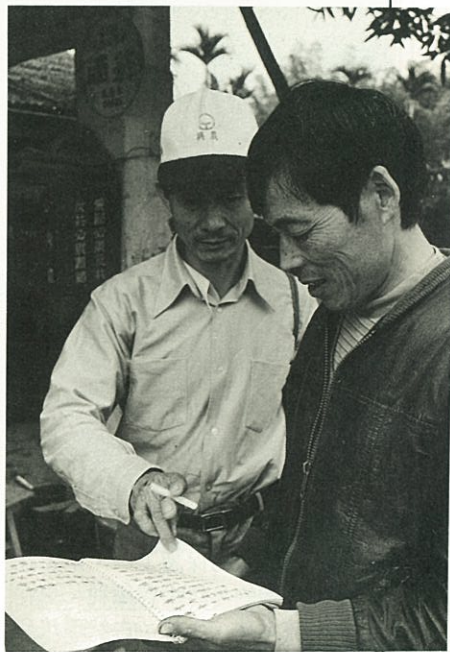
李大朋從美術系畢業後，在瑞峰國中任教已經12年了，清水溝也伴隨了他12年。維護清水溪的面貌，對學美術的他來說，可能正是一種藝術最平實也最珍貴的實踐吧。當我們到達他的住所，發現他養了一箱熱帶魚，其中雜着幾尾清水溝的溪哥仔，與五彩繽紛的熱帶魚一塊兒悠游沉潛。他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希望這不是最後的溪哥仔！」

羅兆陵已經失望了的護魚運動，自李大朋介入後又重現一線生機。他以建立組織為第一要務。他邀集地方人士、學校老師、各村村長、鄉民代表、鹿谷鄉長等，籌組了「魚蝦保護區榮生會」，在七十四年元月二十五日召開了籌備委員會並討論通過了「魚蝦保護區保護辦法」以及各項重點工作計劃等等，但是，當他們向南投縣政府申請登記時，卻遭遇到始料未及的挫折。

去年甫當選省議員的林宗男先生

，在較早時已登記成立了「南投縣河川保育協會」。基於「同一縣分，性質相同的民間社團以成立一個為限」的規定，縣府斥回了榮生會的申請。清水溝新階段的護魚工作，剛剛要開始，就觸了礁。

經過幾次沒有結果的輾轉交涉，李大朋不打算再為榮生會的立案問題徒費光陰了。他們調轉頭來，進而為清水溝進行生態規劃的調查。瑞峰國中的六位老師、李大朋、郭富雄、許明宗、邱明德、曾平武和郭金柱，利用空間和二月學校放寒假的期間，完成了一項清水溝魚類調查的報告。這份報告並已提供給



清水村村民常集資購買魚苗放流，雜貨店老闆賴明秀和他愛釣魚的老友正在翻閱登錄捐款人姓名、款項的名冊。

南投縣政府委託的一家工程顧問公司，作為進行清水溝效益分析和工程規劃的參考。該項工程規劃的目標，是為建設清水溝為一遊憩觀光區域。

李大朋很擔心未來的清水溝會成為一處大型遊樂場所，這將大大違背了保護河川的本意。事實上，我們都看過太多的地方建設，一旦規



茶業興起之前，竹子的生產加工是清水溝一帶相當普遍的家庭副業。如今，住在秀峰村的六十八歲的張真經，卻是現在僅存的竹藝手工師傅了。

劃為遊樂區，大自然的美麗面貌就全都走了樣。可以說對自然景觀建設愈多的地方，破壞得也愈徹底。

●沙仔潭其實已經死了

隔天剛好是星期例假，李大朋和許明宗兩位老師，帶我們到清水溝的幾個重要測點作實地觀察。李大朋說，清水溝的保護工作，不止在於維護魚蝦的自然生存權利，更在於對溪流本性、生態、自然環境和自然景觀的瞭解與關懷，「一項不適當的工程對溪流造成的傷害，遠比人們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污染破壞，來得還要恆久而深刻。」李老師這樣說。

李大朋指着一條築在沙仔潭邊的產業道路，為我們解說，作為道路路基的堤坊，如何的切入溪中，使得迴流消失，嚴重侵蝕了生態環境。他們的調查報告上也顯示，該處石斑等各種魚類的存留數量，都已大幅降低。他感歎地說：「沙仔潭其實已經死了。」

沿途經過許多茶園，是十多年前農林廳在清水溝上游輔導農民種植

的，近四、五年來，種茶的風氣隨著茶葉價格的高漲而愈形蓬勃。原先的竹林稻田紛紛改闢為經濟價值較高的茶園。老一輩的村民回憶說：「以前走在田裡呀，腳趾都會夾到魚！」如今走過一片片茶園，只會不時踢到棄置的農藥罐。

農藥的使用一向就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郭富雄老師說，近年茶葉行情好，茶農為了提高收成量，噴灑農藥的頻率、含量都有增加。另外

，茶農往往將農藥池中用剩的藥物排入溪中，雖然未有調查數字證實，但農藥對河川生態的傷害，該也是肯定的吧。

水土保持良好的竹林闢為茶園後



身兼學校董軍團長、榮生會、救國團多項職務的李大朋老師，晚上回家和妻子女兒團聚。

，山坡地不生寸草，雨來則沖刷泥沙挾入溪中沈積，日積月累，潭水一天天變得愈益窄淺，清水溝水族的生存環境因此再增加了一項威脅。

這些觀察和理解，使我們更深一層的體認到，非有一個獨立的組織，全權統籌支配、管理一切資源，不能讓清水溝獲得最理想的歸宿。

●我們畢竟還會努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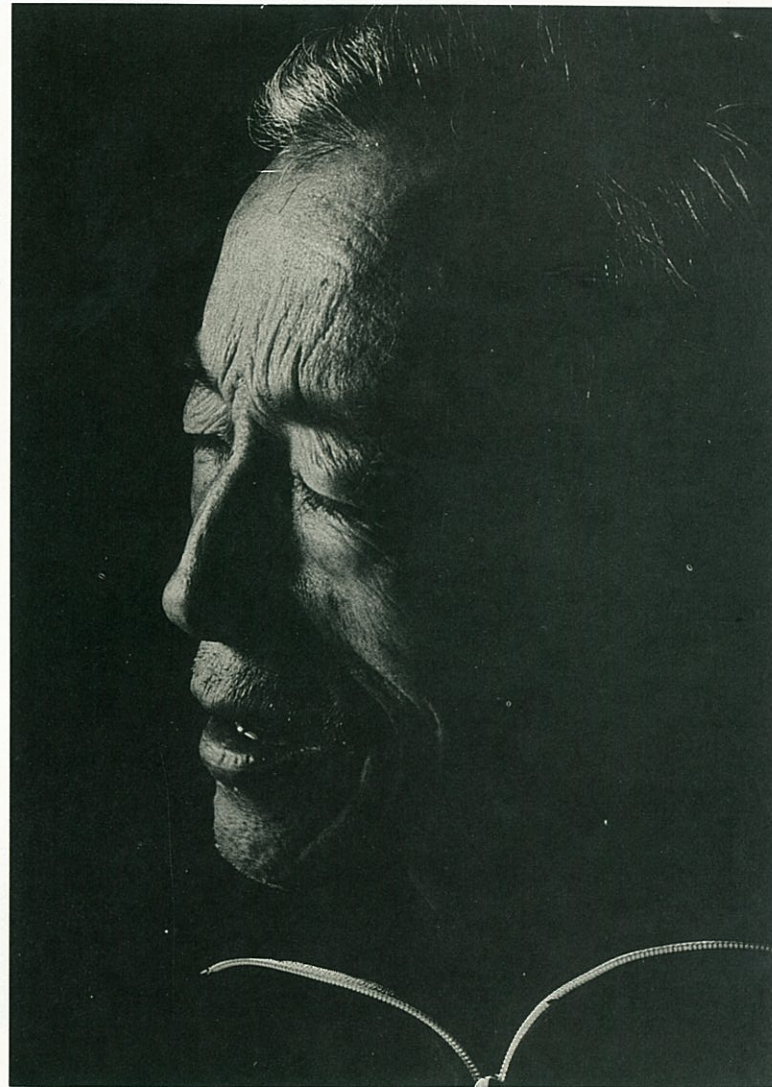
現為榮生會調查工作提供知識、技術指導的台灣科學教育館淡水魚類專家曾晴賢先生曾說過，在清水溝的保護日程表中，工程規劃應列為次要，管理的工作才是首要的。必須先有了完善的管理組織，提出適當的生態理念，才能佐以規劃詳盡的工程，實踐生態保護的終極目的。

待在清水村的最後一天，連日屯聚台灣上空，縱橫數千公里的雲層，居然在氣象圖上消褪無踪。雨後初晴的上午，茶農們趕忙背著農藥唧筒，到茶園逡巡著為茶樹補粧。我們在茶園觀察茶農的工作，千萬片茶葉因沾染藥液在日光下閃爍。氣溫逐漸爬升，沈靜而幾乎停滯的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農藥味。我瞧見一朵黃粉蝶輕俏地舞入茶樹叢中，不久，她以花瓣萎謝的姿態，飄然墜地。這個無聲無息的景象令我想起榮生會的命運，懷抱理想的羅兆陵、李大朋以及他們說過的話：「就算最後我們失敗了，我們畢竟還曾經努力過。」

〈採訪手記：河流的象徵〉

人們追求富裕生活的歷程，可以河川兩岸的地形特徵作一比擬：一方面，人與河流原始的親密關係，在現代文明的衝激激盪下，像是山壁因巨流侵蝕般地崩潰了；另一方面，人直接間接自河流中掠奪的財富，泥沙般堆積膨脹；生活富裕了，人的心情又好比河中淺灘大大小小的石頭，散亂錯置而不能平坦。

清水溝護魚護溪的運動，以及魚蝦保護區榮生會的籌組，象徵著台灣地區民眾關懷自然生態意識的覺



醒。這些反省、這些呼籲，亟盼我們的社會在匆促的工業化商業化行程中，能夠對日漸疏離的大自然作一番回顧。

四年多前清水溝民間護魚運動初起步時，大眾媒體密集而喧嘩的報導，一度製造出成功歡愉的假象，然而後來積弊叢生的挫折，以及近年組織工作推展的困頓，卻罕為人知。縱使如此，比起台灣其他眾多的河川，清水溝畢竟仍是少數不受工業污染而又惹人關注的幸運兒；今日還不知有多少癱瘓的鳴咽的河川，被人們棄絕在遺忘的角落裏，喘息掙扎，瀕臨在死傷的邊緣。

河川保護運動不過是我們邁向社會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價值多元

最先發起民間護溪運動的羅兆陵老師。

化的過程裡，民眾自覺運動中的一支罷了。政府官員面對這些運動的興起，實應多所協助與推動，而不是固執舊有的法令，因循推諉，直令這些運動的推行者縛手裹足。

在立法上，政府機構要除却保守的心態，盡速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為榮生會這類新興的民間社團定位；同時因應民間不同的需要而特別立法，確立行為規則，並且託付充分的權力以進行管理規劃。一味地干涉或企圖領導民間社團的策略，就長遠看來，只會延遲社會的進步，絕非人民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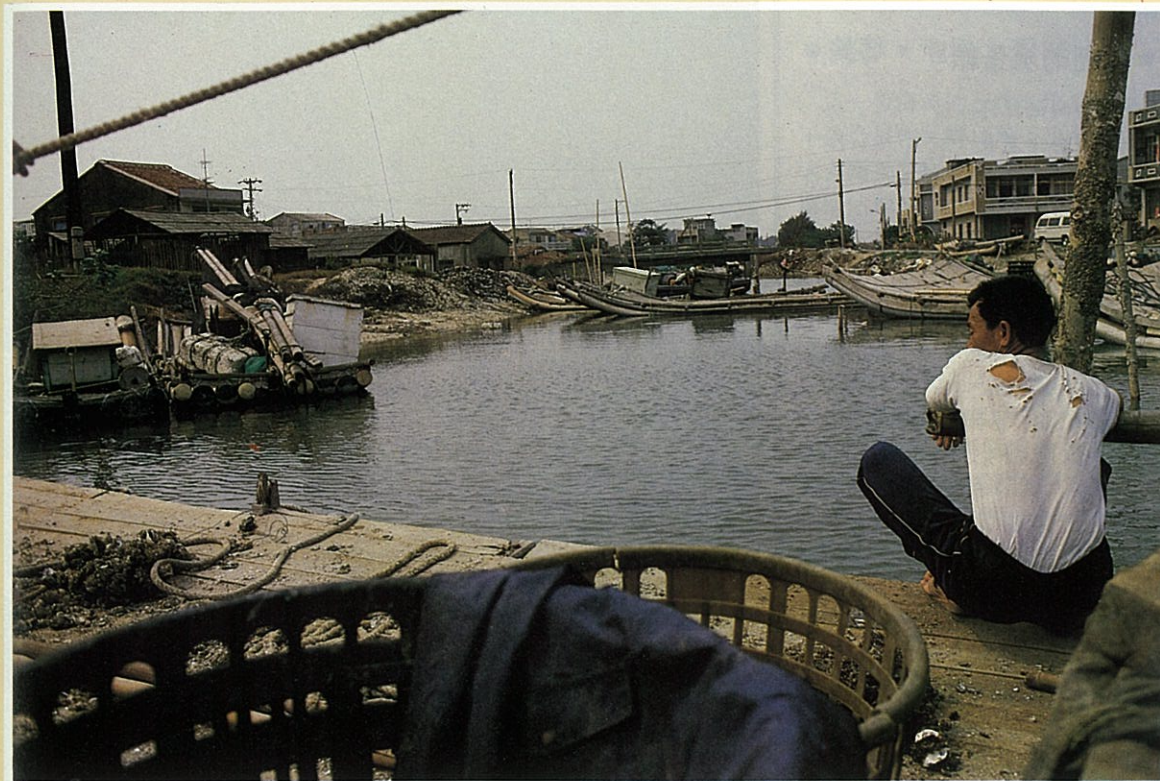
綠牡蠣的 惡夢海岸

台灣養殖業破產倒數讀秒的 緊急報導

三、四月以來，本省西海岸養殖業的一連串告警與巨變；
高雄茄萣地區的牡蠣一夜間悉數慘綠而暴斃，……
消費者望蚵卻步，市場價格一再劇跌……
所有的這些惡夢災劫，
是怎麼一回事？
誰是污染的元凶？誰是事件的幫凶？
為什麼養殖業者會說：「我們也知道，牡蠣遲早會死光光……」
本文直接切入事件現場，儘可能的面對了問題的真相。

攝影／撰文■王家祥

改寫■潘庭松



●望著空蕩蕩的漁港，牡蠣殖業者的將來會是什麼？

●傷逝的風景線

台灣西向俯汪洋，
東望層巒千里長；
一片平沙皆沃土，
誰為長慮教耕桑？

這是清朝旅行家郁永河，對台灣嘉南平原上秀麗的山川、豐腴的風土所做的歌詠和讚嘆。

但是曾幾何時，這一片平沙沃土已經被民雄、官田、龍崎等大工業區和無數林立的工廠，所排放的廢水、廢氣污染得滿目瘡痍。原來清澈鮮活的溪流河川，都變成污黑惡臭的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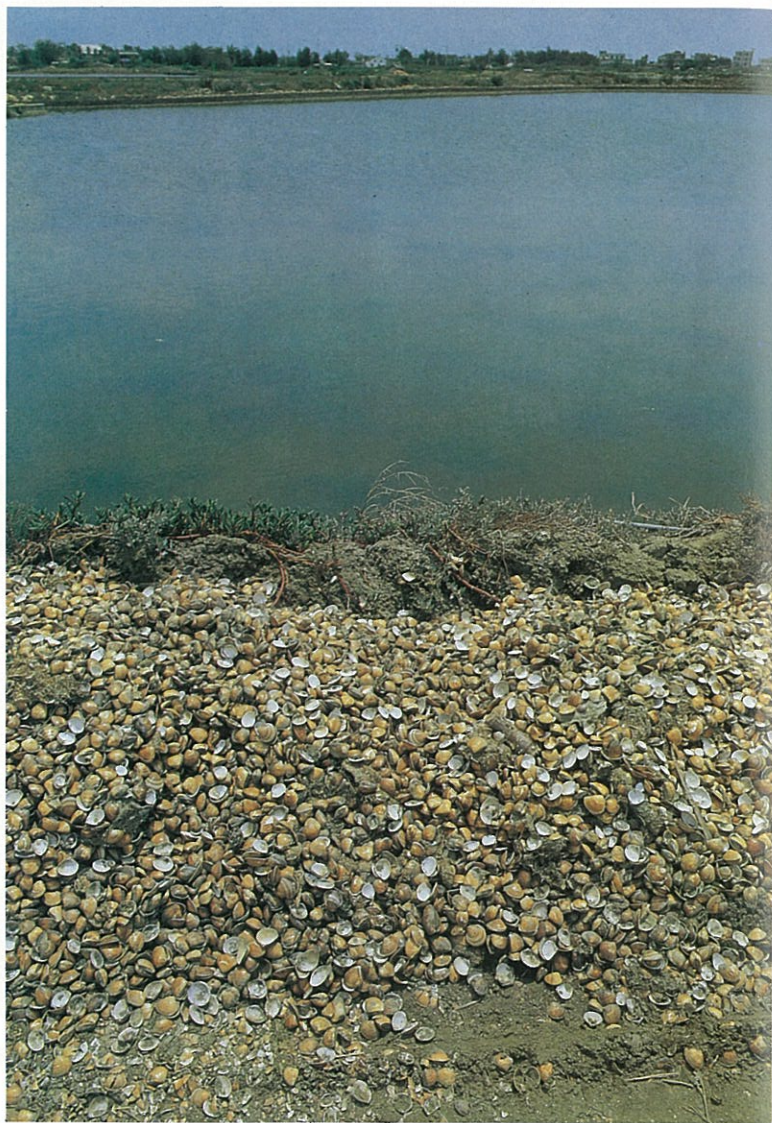
台灣西海岸地區有多處是河川的入海口，得天獨厚的地形令國際稱羨。河水與海水交會處，原是生物物種最多、食物鏈最完整，因而也是最適合養殖漁業發展的地帶。這裡曾是不少養殖業者夢寐以求的淘金之地。但是，如今卻籠罩了無數養殖戶的夢魘和悲劇。

●驚變！驚變！！驚變!!!

近年來，台灣西海岸魚貝類生物大量死亡的駭人事件，真是層出不窮。西部地區農作物因污染而枯萎、毒化的變故，也屢見不鮮。

自從台灣工業發展的腳步快速地伸進這一片農業區後，自然生態遭受破壞的悲劇就不斷地上演。每年三、四月或八、九月氣候轉換期間，苗栗以南直到屏東東港為止的淺海養殖區，以及雲林、嘉義、台南…等沿海鹹水魚塢區所養殖的魚貝類生物，都因河川上游工廠的廢水污染，而大量暴斃。

年初西施舌、甲魚的污染事件引起的軒然大波，餘波未息。三、四月以來，台灣西海岸的養殖區又傳



文蛤暴斃後，業者把它撈起來堆置在路旁，像一座小山。

災變，充滿一片淒風苦雨。雲林口湖一帶三百多公頃的草蝦苗和文蛤，一夜之間死亡殆盡；台南七股地區養殖的文蛤悉數開口翻白、肉身腐爛；高雄茄萣沿海的牡蠣變綠暴斃；這一百多公里的西海岸頓時成為魚貝類最陰慘的修羅地獄。事實一經報導，波及全省其他水產市場，消費者裹足不前，價格立刻大跌，即使存活下來的養殖漁獲也全面滯銷，形同死物，導致養殖業者血本無歸，生活立陷絕境。為此，我們特地遠

赴高雄、台南、雲林，實地記錄了這天譴般的大災難。

當我們行經茄萣地區，沿路黃沙飛揚，滿載著砂石的六輪大卡車從身旁飛馳而過，省幹道路面被壓塌多處、龜裂難行。遠望興達火力發電廠那兩支高大的煙囪，在低沉陰暗的夜空中噴出兩道濃濃的黑煙，隨著海風撲面而來，帶來一股難聞的煤灰味道。在夜空中，還不停有遠近工廠機器在操作開動的噪音傳來，讓人具體地感受到台灣工業發展的腳步，早已入侵到這個原本寧靜、恬適的濱海鄉間，而且毫不保留地、儘情地在欺凌這一片土地、水質、空氣和生態。



我們在茄萣鄉內，沿途所見都是阡陌相連的塩田、魚塢和蚵棚，是台灣西南沿岸典型的景觀。西邊一排排的防風林在海風中搖曳，東邊的地形平坦無丘陵阻隔，由於當地空氣污染情形嚴重，只有在天氣晴朗時，中央山脈的輪廓才隱約可見。茄萣鄉與台南的灣裡、喜樹，僅僅隔著一條二仁溪，位於狹長的砂質半島上，俗稱砂嘴。在砂嘴東南側，有一個海水進出的「感潮湖」，又稱「崎漏瀉湖」，以往，每年過境的水鳥在此棲息，種類繁多賞心悅目。民國64年，在內海南側動工興建了一座現代化的漁港興達港，是全省烏魚捕獲量最高的漁港。每年農曆

二仁溪上游的工廠排放的廢水中含多種重金屬。

十一月間，大量的烏魚順著黑潮游向茄萣鄉。漁民出海打撈，每捕足一萬條烏魚，就在船桅掛上一面國旗。曾經有好幾年，每次港口內都是旗海飛揚。「光是躲在蚵架下的烏魚，就有一、二十萬尾。」一位老漁夫說。但是，自從中油公司、台電興達火力發電廠，相繼在興達港灣建廠，開始排放大量廢水，便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烏魚多不靠岸，當年滿港旗海，烏魚豐收的景況，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

●美夢·泡影·廢墟

這一帶海岸的土地含塩量太高，不適合耕作。鄉民除了出海捕魚，大多闢地養蚵或曬塩。鄉內的高雄塩廠佔地500公頃，現今生產工業用塩。目前因電解塩成本低廉，一般塩民年齡都已老化，而且曬塩工作繁重勞累，年輕一代鄉民都不願承繼父業，所以這兒的傳統塩場也面臨斷絕的命運。民國74年，興達火力發電廠已向塩場置下100多公頃的土地，百年來曬塩的傳統景觀，恐怕也將因此永遠消失了。

鄉民在內海養蚵已有百年的歷史。劈竹搭架，將棚架插進水中，然後掛上一串串的舊牡蠣殼，讓浮游在水中的牡蠣幼體附著其上而生長。但是，七、八年前在縣長林淵源任內，為了想建設一個「臨海工業區」，徵收了所有養蚵的土地，將內海填平，成為一片海埔新生地，等待外人帶著美金資本，來這兒建廠生產。

但是投下巨大的資本，在這臨海工業區內鋪設道路、建設公共設施，之後，卻又因遭逢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外國投資裹足不前，使工業區的美夢成為泡影，任其荒廢至今。

民國73年，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分別在興達港灣上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及火力發電廠，牡蠣養殖面積就更形縮小，只剩約450公頃。

散佈在茄萣鄉外海北、南面的二仁溪和阿公店溪兩岸的工廠，共有117家之多。更令人憂心的，茄萣對岸就是燃燒廢電纜、被戴奧辛肆虐的灣裡。

據傳聞，在廢五金回收價格大好的時期，灣裡的居民幾乎沒有一戶不曾焚燒廢電纜賺錢，因此產生的

世紀之毒「戴奧辛」，還造成學童集體中毒的事件；甚至當地產婦也生下過青蛙頸、葡萄腦的畸嬰。我們來到二仁溪岸，成堆的惡毒垃圾，燃燒廢電纜的黑煙瀰漫天空，劇臭難聞。許多人正在溪裡水洗廢五金，大量的污水和金屬、銅屑流向下流。在這麼高量重金屬離子的廢水污染下，兩條溪流水質早已嚴重惡化。二仁溪水中含銅離子濃度高達2104PPM，比衛生署公佈的水質含銅離子的安全標準300PPM，超出極多。

資料顯示：興達火力發電廠每天吸進海水量達30萬噸之巨。被吸入的仔稚魚苗幾無活口。這個火力電廠所排放的水溫更高達30多度。在這種生態環境下，沿海原本極為豐富的龍蝦、紅蟳、魚蝦苗，已經瀕臨絕跡。而二仁溪水也早已惡臭撲鼻，像一灘死水，更遑論水族生存的可能。台灣養殖漁業一向仰賴河川和海域水質的自然調節。工業廢水對河水、海域的污染，就像鉗型的魔手，掐死了養殖漁業生存的契機。

●去哪裏找尋一塊乾淨的海岸？

現年五十四歲的吳江龍，十三年來攜家帶眷從東石、東港到七股，沿著西南到西海岸，不斷地遷徙。每找到一處乾淨的海岸，吳江龍就把家安下來搞養殖，但總是不久，污染的河川和海域逼著他又棄家遷移，另覓新地。他說：「茄苳這裡的土質很適合養蚵；但是，講到水質，全省的河川現在都黑漆漆了！」他像沒有土地的吉普賽人，流徙過雲林、台南各地，流著辛酸的汗水，為找尋一塊乾淨的海岸養蚵活口而奔忙著，最後還是難逃這回台

從將軍溪上游湧來的大量污水、布袋蓮，淤積在文蛤養殖場海域，發酵變臭，導致三百多公頃的文蛤一夜暴斃。



二仁溪漂著上游工廠排放出來的化學泡沫。

灣西海岸全面污染的惡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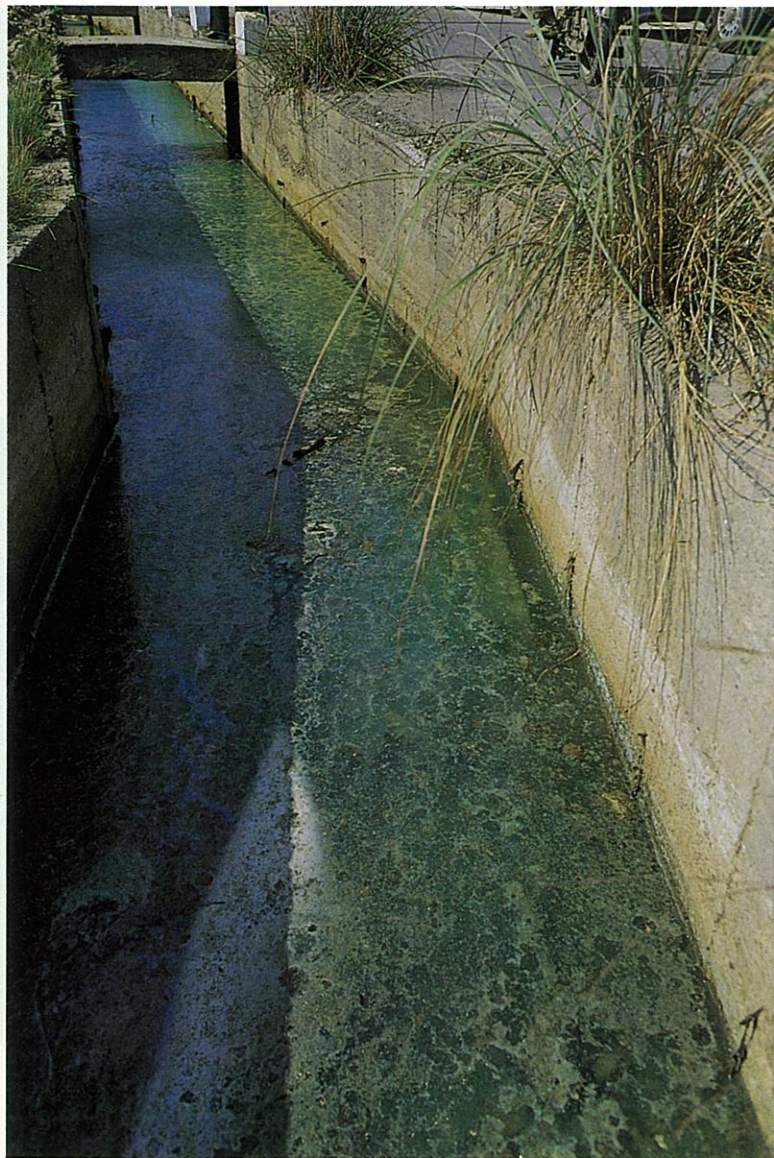
「其實呀，每年都有死的、變綠的蚵仔」吳江龍說，「我也知道早晚有一天，毒水、污水會讓蚵仔死得光光的。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呀？轉業嘛，咱也不會別的。就算是借錢也要做下去啊！」。雖然明知道賴以生著的土地、河川被污水長期毒化之後，台灣養殖業其實是一條死路子，卻也只得在工廠廢水

的環伺之下，那麼宿命、無奈地走上失敗、破家之路。

茄苳的崎漏社區和路竹鄉的下寮，是這一帶蚵民聚居的地方。他們在外海由漁會統一編整了46號棚架，一共約有七、八十戶養殖戶。像吳江龍這樣靠借貸養殖的蚵民，佔著全體蚵民的半數以上。

雖然，在外海放養牡蠣只需海中自然養分，不需飼料。但每天，蚵民乘著馬達竹筏出海，照顧蚵架。彎著腰整理每株蚵條，以免繁殖的密度過高影響生長。要在海面的蚵架上工作，非得手脚並用不可。

他們日夜辛勤地工作著，所指望



的就是一個採蚵的豐收。「結果呢？自家破產也只能認命了，但是如何去面對借我們錢的朋友？向漁會貸款的人，他的棚架、房屋眼看就要被沒收查封。想來想去，我們大約只有跳海一條路好走了。」住在崎漏社區的邱全巖說著，沈默地瞭望著一片荒廢的蚵寮。

養殖業者向漁會貸款通常不是用土地抵押，就是請友人聯名具保才能貸款。一旦牡蠣死亡，業者面臨破產，往往還牽連拖累了朋友。

七、八年來，崎漏社區的養蚵戶一直不斷地向各級政府單位陳情，結果都是石沉大海。報紙對牡蠣的

連稻作的灌溉渠道也被二仁溪上游工廠的廢水污染了。

死亡和變綠的原因始終諱莫如深。居民邱永城曾經協助基隆水產協會的陳建初進行過牡蠣污染的測試。據他說，民國73年在興達火力發電廠排水口附近放養的牡蠣，死亡率就已高達八成。「去年放置的牡蠣則全部暴斃，但是，情況却一直任其惡化，毫無改善。」邱永城搖著頭說。崎漏地方的養殖業者就在這渺茫、毫無保障，無人負責的條件下，懷著無奈、不安的心情，一年

又一年心存僥倖地向嚴重污染的海岸討乞生活。

●養殖業全面破產已到了倒數讀秒的階段

看見漁民一張張粗獷、悲愁的臉孔，望著嗚咽的海水翻打、碎裂在岸邊，以及黯啞的二仁溪水兀自在夜裡緩緩流著，一切都令我們感到那麼無奈和哀傷。那世代以來和漁民、蚵戶、塩民朝夕為伴、相依為命的海水、河口，眼睜睜地看著即將從此因中毒、重病、重傷而死亡。長期以來，在政府和企業一貫沒有公害防制政策的情況下，我們的河川、海域迅速而廣泛地變成巨毒的鬼域，廣大漁民和蚵民悽悽惶惶，無處投告，却一直到今天沒有一個機構、一條法律、一片良心可以大聲喝止這一切愚昧的罪行。我忽然感到這世界的不可索解了。

工業廢水的污染不僅使首當其衝的漁貝類浮屍沿海，整個台灣養殖業市場也因此為之大挫，對台灣魚貝產品的國際商譽產生嚴重傷害。日本目前對台灣養殖出口的抵制，將來必定更加嚴厲。台灣養殖業的全面破產，已到了讀秒倒數的階段。更嚴重的是，在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趨勢下，日後連台灣農產品也將不堪食用，只好廢棄田野，付諸一炬。農業、養殖業的破產，又將造成怎樣難以收拾的龐大問題呢？如果我們再不面對這嚴肅的事實，通盤檢討現行的工業、經濟發展政策，說台灣終將成一片污染廢墟之域，絕不是誇大的虛詞。

現在，茄苳永安地區瀰漫著數公里的哀歌，和一股絕望和悲愁的氛圍。在從前，每年二、三月間採收牡蠣回來，一上岸就有大夥婦孺湧來忙著剝殼運送。如今，剝殼的棚

下冷冷清清，閑置在水道兩旁的竹筏，隨著浪潮飄搖著。本地生產的蚵肉無人敢吃，連中盤商也只好開車遠至屏東東港買蚵，回來批發給賣蚵的小販。一位曾姓的中盤商每天清晨三點就得出發到東港去，他說：「養蚵的賠本，連我也遭殃了，蚵仔很少人買，沒生意做。」他們一家大小正閒散地剝著牡蠣。

●「欺負咱這種不識字的……」

傍晚時刻，養蚵戶三三兩兩地聚集在廟口，除了面面相覷，就是宣洩心中的不安與忿懣，對今後生活前去的道路，感到無助和茫然。

「他們欺負咱這種不識字的，說什麼都是二仁溪的污染，」一個壯年漢子說，「如果是，那為什麼溪北面的喜樹養的牡蠣就不會變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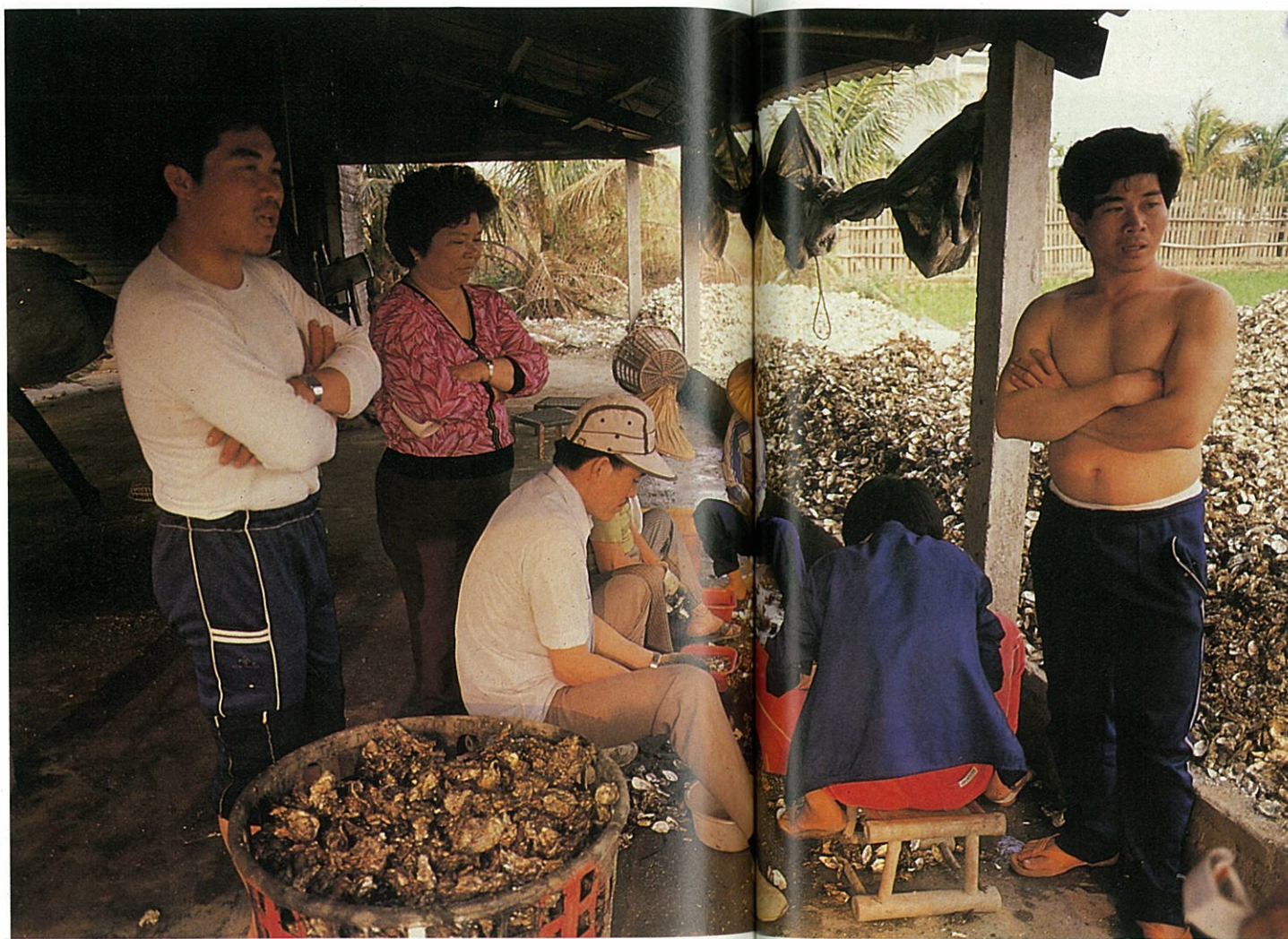
「是啊！我剛從那邊過，看見一群一群的女人，正在涼棚下剝殼呢！人家的蚵肉白花花的，長得又圓又肥的，那像我們的蚵，看了眼淚都要掉。」一個大嗓門的婦人說。

「女人？我家的女人現在只好到漁港去打零工了，不然一家四張嘴巴向天，怎麼辦？」崎漏的養蚵戶，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

「報紙上都說發電廠的水是安全的。今年電廠的四部機一齊運轉，蚵仔都像被燒焦一樣。話都是他們在為自己說的，唉！誰會為我們說話呢？」壯年漢子說。

「你知道嗎？腳若有破洞，踩在電廠排水處，傷口馬上會變黑呢！」一個滿嘴檳榔的年輕人睜大著眼睛說。

「唉，你說吧，你的話要說給誰聽？還不是像狗吠草人，無路用啦！」一個高瘦個子的蚵民也跟著怨



歎。

那天晚上，廟口搭起的戲台上，正在演戲酬神。但是庇護了鄉民百年之久的海神，面對著現代工業的污染，似乎無力可施了。聚集在台下的養蚵戶也無心看戲，陸續地走回家去。望著那些困頓、疲憊的背影，襯托著台上文武場的鑼鼓聲，益發顯得悲涼和絕望。

●迷離的檢驗，怨忿的陳情……

據邱全巖說，最近接連廿多天來，有十數個單位到這現場化驗。各報社電視台記者也湧到茄萣採訪，使蚵民感到煩擾不寧，怨聲更熾。

「驗、驗、驗！我們還得攔下手邊的工作，用竹筏帶他們出海、進港

，結果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交待，也沒有傳達出我們的心聲，來來去去像觀光客一樣。」邱全巖說。說到激動處，他捏著拳頭在空中不停的揮舞。他的母親在一旁沉靜地聽著，長年在海風、烈日下工作的刻痕，滄桑寫在她的臉上。

各有關單位的化驗報告都指向二仁溪的銅離子污染，對中央級國營事業的火力發電廠的污染責任則避開不談。溪水含銅離子過高固然會導致蚵肉變綠，但是，重金屬污染屬於慢性病因，應該不致因此使牡蠣在一夜間猝死吧？據中研院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發電廠排放的水溫過高，使得海水溶氧量降低，才是可能造成牡蠣猝然而大量暴斃的原因。依此看來，也難怪養蚵戶對

追究污染源的欠缺公正而怨聲四起。我們聽說，有一回，忿怒的蚵民還差點把水產課的一位化驗人員推下海去。

蚵民激動的情緒和怨氣，最後化為實際的行動，決定推舉代表在四月十五日早晨，到中興新村省政府陳情，事前消息走漏，情治單位十分敏感地發動人員，進行調查參與人數、集合地點和出發時間。必欲下情上達的蚵民迫不得已只好提早在當天清晨四點出發，才躲過情治單位佈下的封鎖線，抵達目的地。

陳情之後，四月十七日省議會九位農林委員會成員連袂到茄萣地區實地瞭解災情。儘管與會省議員不斷強調一定督促有關單位，給予養蚵戶低利貸款，協助業者能够繼續

復業。但生活的窮境畢竟是眼前每一天每一餐的事。這些允諾，美則美矣，到底在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什麼方式下具體實現？沒有一個蚵民有最低的把握。

●拔出毒害的根子來！

台灣省農林廳長余玉賢對民衆表示，政府已決定儘速處理變綠牡蠣的追蹤工作。為了不影響其他養殖業者，余廳長希望茄萣鄉蚵民能先行拆除有問題的蚵架，銷毀變色的牡蠣，此外還考慮輔導蚵民轉業，並且查明禍源後，再設法爭取合理補償云云。

在會場上，旁聽的養殖戶每個人都深鎖著眉頭。邱永城失望地說：「補助有什麼用，不抓到禍首，牡

全家大小聚集在一起剝殼，但是，消費者已望蚵止步，他們又能賣給誰？又能賣得了多少？



變綠的牡蠣，看起來怵目驚心。

蠣明年還是會死，那還有誰敢養？」對這些歷經滄桑的蚵民而言，所謂的「儘速」處理、「考慮」辦理，照以往的經驗看來，恐怕比畫在牆上的大餅還不牢靠。

在以往有關單位處理污染事件的記錄上，我們經常發現：當被污染的物品銷毀、被污染地區的民情平息之後，似乎沒有一樣保證或處理辦法及時、充份的兌現過。而且，針對工業廢水污染事件，如果不能調整工業發展的策略，制定周全、嚴厲的公害法規，訂定工廠裝設廢水、廢氣的排放安全標準和廢污水、廢污氣安全處理工程的法規，嚴格執行公害防治法，而只是強調加強水質污染的取締，根本無法挽救台灣於更廣泛、更縱深、更全面的污染吧。

●20年後，能不能復原？

有一些學者、政府官員曾經首信以海洋的自然潔淨力，可以淨化台灣沿岸和河川水質的污染，而殆忽了污染的現實嚴重性。現在，研究的結果指出，台灣西南沿海是屬於迴流性水域，水中的污染在海水漲潮時，依舊大部份迴流入河川，如果不徹底根絕工廠排放的金屬和污水，台灣西海岸整個生態物種將死滅殆盡，永難復原。對生態維護的報導不遺餘力的楊憲宏激動地說



：「即使現在立刻全面關閉西部地區所有的工廠，要這一片已經飽經污染的海岸、土地、河川恢復它原本的生養能力和生態體系，至少也還要20年！」今日台灣海岸污染的嚴重，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會後，由省漁業局等有關單位和蚵民進行協調，蚵民在無奈的心情下，答應著手拆除蚵架。邱全巖說：「同樣是養蚵的人，我們也得替其他地區的苦命的養蚵人著想，不能因為我們不拆除蚵棚，連累了別人！」反映勤勞者之間相互體恤的胸襟，竟有這麼寬宏，令人感動。

如今蚵架陸續地被拆除了，死亡的牡蠣在岸邊堆積如山，等待曬乾後焚毀。茄苳沿岸原本飄浮著蚵架的海面，現已空蕩無物，只有海水一波一波地飄來污濁的泡沫，拍打著傷心的海岸。許多養蚵業者蹲踞在港口，望著污濁的潮水的起落發呆。他們的未來將會是什麼？誰也沒有把握。只有一點能夠預知，那就是這一片海域和土地將要在旦夕間窒息死亡。往後所需背負的債務

在灣裡焚燒廢電纜所造成世紀之毒——戴歐辛的污染，非常嚴重。

、生活的重擔，都要他們和我們全社會支付出更多的血淚和龐大的代價去贖還，還有一段段遙遠的顛沛困頓的路要走。

這次事件雖然看似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們知道根本沒有真正的結束，它只是此後不斷發生的污染慘劇的一個開始。

這次台灣西海岸工業公害污染，造成廣泛養殖魚貝大量死亡的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台灣河川、海岸公害污染的嚴重性。大眾媒體與往時一樣，對重大公害熱炒一番，而報導又缺乏問題的焦點，五天一周之後，社會的關切又隨著媒體的冷卻而再度被人們遺忘。台灣公害和污染問題，正如河川污染一樣，一切有害物質長期沈積海岸河口，只有一年幾度海流的變動時，毒物才被翻攪到水面來，毒殺大量魚貝之後，又依舊或者更加嚴重地沈積起來

，問題從不能得到解決，甚至看不見解決的展望。

綜觀十年來台灣公害問題的歷史，至少有這幾個核心問題：

一、我們的政府和企業雙方，一直都缺少認真、嚴肅的公害防治政策，長期造成對公害污染防治的無政策狀態。法令的殘缺落後，公害防治執行單位事權混亂，地方環保機構人員知識、認識之不足，都是這無政策性格的表現。至於企業、工廠方面，則完全忽忽污染處理設施的投資和理念，缺乏社會道德責任、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台灣的工業在二十年來所賺取的大量利潤，大多以各地區居民的健康、生命、生態崩潰的重大犧牲為代價。

二、沒有公害防治政策的本身，自然形成了這樣一個政策：為了發展經濟，為了發展工業，不惜付出工業污染和公害的代價。可以這樣說，我們甚至「工業發展與公害防治兼顧」這樣

一個事實上行不通的「調和主義」都沒有。長年來，我們一直強調台灣的經濟成長奇跡，舉國為之狂奔，為之嘯傲。對「成長」、「繁榮」的迷信，終至造成了台灣驚人的「公害奇跡」。

三、在理論上，國營企業，以其龐大的資本和對於營利能力所負的責任較小，應該率先投下巨大資本，建立污染、公害處理的設備，為低公害工業創立楷模。但是，事實恰好相反。國營企業反而因為它們的「國家」性格，不但成為台灣重大公害和污染之源，而且表現出拒絕調查，掩蓋污染真象，免於接受社會輿論監督、批評的特權性格。

四、對於自發性的國民反制公害地方性組織，行政單位大多採取敷衍、壓制、不信和阻撓的態度。情治機關對這種反公害國民運動更是表現出絕無必要的過敏反應，對反公害的居民運動組織、成員、活動、進行過敏性調查、監視和阻撓。結果是，政府和情治單位被飽受污染之苦的民衆，看成蓄意和企



在協調會上，蚵民情緒激動、痛心疾首地說：「不抓到元凶，以後也沒人敢再養蚵了！」



高雄茄苳的牡蠣養殖業者，正在把長期以來的心酸、委屈，向羅傳進立法委員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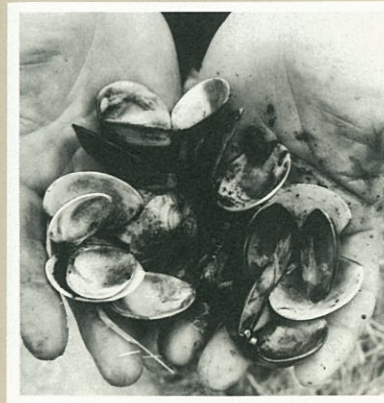
業、工廠聯手壓迫、欺負人民，不顧人民健康和生命所受到的威脅，形成不可忽視的民怨。

五、大眾媒體如報紙和電視，對公害污染之報導，一般地缺少系統的報告。採訪記者訓練、認識上的相應地不足，公害問題與唯經濟發展論這個國家政策

之間的政治敏感性，學者專家研究報告被不必要地以密件管理……基本上不但沒有使大眾媒體發揮反制公害污染的文化力量，在很多時候，甚至往往成為長期以來工業公害、污染嚴重化的共犯。

六、目前台灣反體制民主運動，也一般地缺少對台灣公害問題深刻的思想的、文化的認識，基本上忽視了公害批判和污染批判的政治、社會和道德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分散、孤獨、無力的公民，究竟能做些什麼？

一、寫信、打電話支持和鼓勵批評公害、污染的民意代表、學者和專家。
二、寫信、打電話支持、鼓勵和訂閱報導、揭發和批評公害、污染的雜誌、地方刊物，例如柴松林先生的「新環境」雜誌社（電話：02-7090237）和彰化地區的「彰聲」周刊（電話：047-234230）。
三、寫信、打電話支持和鼓勵、並親身參與地方性反公害國民運



公害結構 質疑書

一次次生態沉淪的悲劇，
又曾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
名記者楊憲宏為我們細細檢視了台灣環境的「百衲圖」
在對整個公害結構提出質疑的同時，
他沉痛地呼籲：「沸騰一點熱血來痛哭思考這問題！」

綠牡蠣事件所掀起的波浪，揭開了台灣地區西海岸瀕臨死亡的殘酷事實。多年來，不少水產養殖專家、環境學者在走過西海岸後，都一再的提示了「紅色警訊」，可是西海岸污染，卻不曾因專家學者的「危言」而停止。

仔細回顧這一頁西海岸的「沉淪史」，其實是一段足以教人血冷的歷程。

連日來，環境保護機關、農業單位在上級「限時破案」的擠壓下，做了不少「努力」，也出動了陸海空三路人馬去找尋是誰招惹的禍事？這些努力看起來煞有介事，其實對台灣環境問題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這些行動意味着什麼。

這種情況有點像一些醫院，病人一推進去，還沒有確定病情便馬上吊點滴。其實所吊點滴並無大用，只是讓病人「相信」，醫師正在幫他想「辦法」而已。

各有關單位最近為西海岸所做的種種工作，大概也都是「吊點滴」的心態下，所推出的「作品」吧？

過去幾年，在環保單位所累積的河川污染調查資料，以及學術界對河川沿海所做的研究中，已足堪推論：這片海域的嚴重污染，發生綠牡蠣事件只是遲早的事。

行政單位對綠牡蠣事件的解釋，都指為工廠排出硫酸銅廢水污染了牡蠣生長環境的單純事件。因此他們的目標也就迫近到只想找禍首以及重溫一下「嚴加取締」污染工廠的課題而已。他們已不能思考理解這樣的環境問題，究應有什麼樣的反省與認知。

環境的問題，會是他們所想像的只是技術性的層面而已嗎？有了高等科技，真就可以「人定勝天」了嗎？

答案其實已經擺在那裏了。人並不能勝天；而環境問題本來就是政

撰文■楊憲宏
攝影■潘庭松

動組織，出錢出力（例如台中縣大里鄉「公害防治會」）。台灣河川的死亡，海岸的污染，飲水和空氣的污染，農作物的毒化，土地喪失生產力，養殖魚貝、牲畜的污染，已經到了不容許再逡巡敷衍下去的地步了。在尚未太遲之前，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起來關心和採取行動，停止瘋狂的、自殺性的工業公害。

採訪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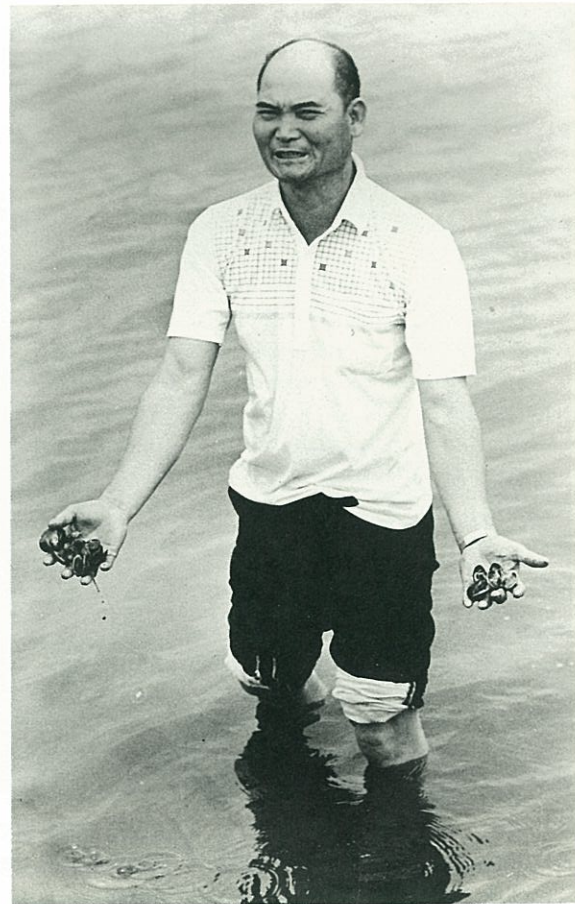
茄萣離我的家鄉不遠。我常到那兒看海，拍鹽田的景緻。我喜歡濱海公路上傍海馳騁的視覺；喜歡鹽田一望無際的大地；也喜歡那兒廣闊的天空，強烈的陽光和海風、勤勞豪爽的漁民和豐富便宜的海產。

可是漸漸地，我察覺情況不對了。惡夢似乎一年一年地擴大，亦步亦趨地逼近。然而大部分的人們對這夢魘之來毫無準備，毫無概念，不知所措。學校給予我的生態學上的敏感，隱約地告訴了我，茄萣地區各種污染及無知的破壞形成的循環影響，已經造成越來越複雜的問題，而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毫無警覺地面對這個惡夢，且無知地繼續加深它的嚴重性。我們的對手龐大難纏，然而對付它的武器和情報却薄弱得可憐。

鄉民與漁民對生態與環境的概念一無所知，也缺乏一個負責的單位來教育和這種長期潛伏的危機。生態保育與環境維護的觀念，目前似乎只在知識份子和上層社會間薄弱地流傳。在廣大的鄉下與海邊，人民的觀念模糊，甚至一無所知。如果地方上存在著強勢的工業集團造成廣泛而持續的污染，這些鄉民根本毫無力量抵抗。

我來自中興大學，那兒一羣熱愛大地的孩子們組成了「自然生態保

在雲林口湖鄉水井村的洪先生，他養的文蛤死了，連肉身都腐爛在埕底。他悽惶地說：「都是北港溪上游流來的污水啦，現在怎麼辦？」



育社」，積極努力地充實自己的生態學知識，並堅持著一個理想：「宣傳鄉土保育觀念，為子孫留下一片美好樂土」。我們一直想做的，就是走出校園，到鄉村海邊去，支持反公害運動，揭發、報告和抵抗環境污染，與每一處受強大工業力量侵害的土地人民站在一起，了解他們，教育他們。

鹽田裏一位曬鹽婦人的訴苦，引發了我來此六次調查的行程。她說：「自從興達火力電廠蓋好後，收成就愈來愈不成了。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没人去反對。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會變成今天這個樣。要不，一定抵死也不讓那發電廠蓋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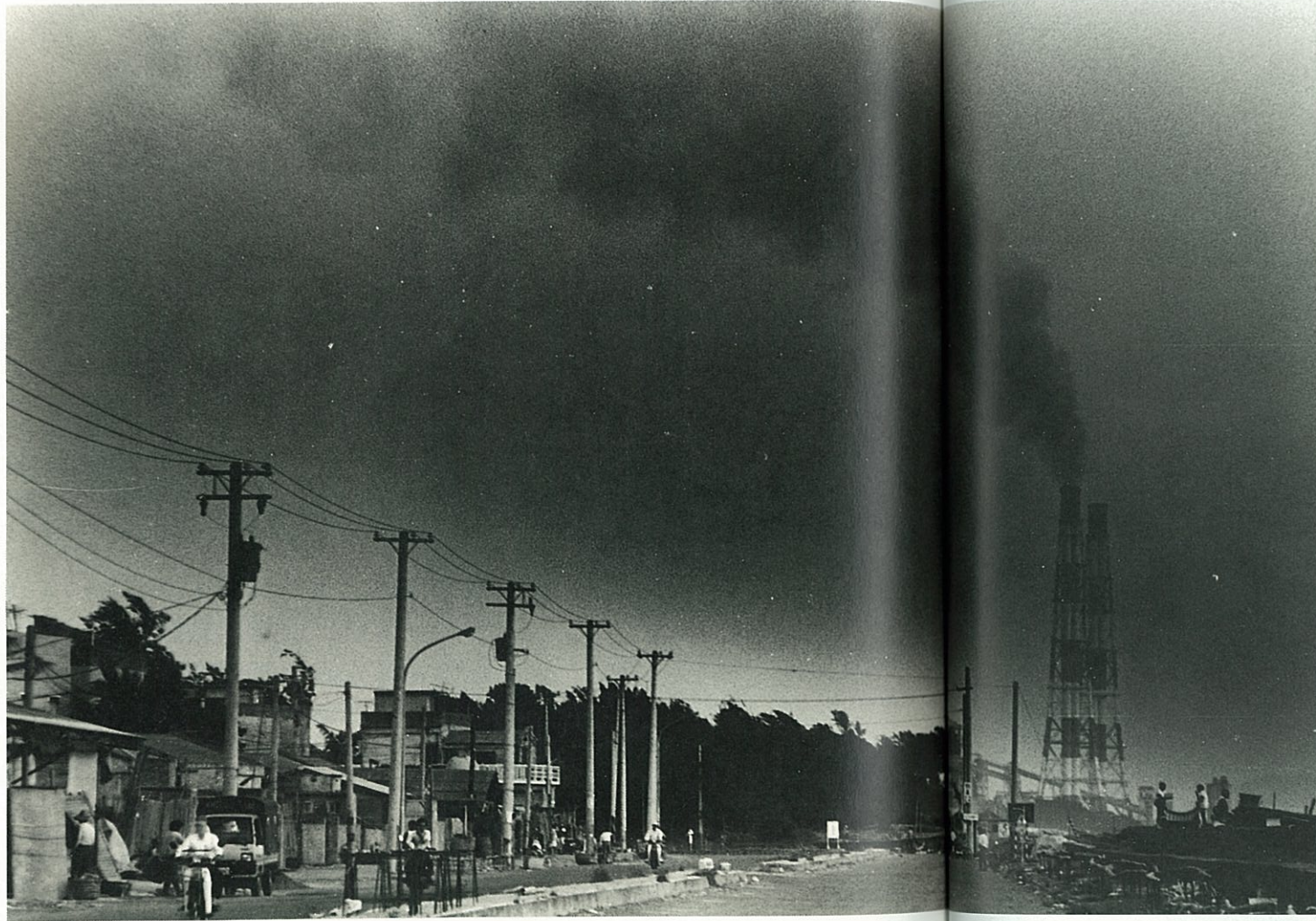
以我如此年輕的心來寫此一龐大嚴重的事件，徬徨無措的心情要比靜定思考的時候多。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和漁民們一起悲傷、憤慨、感染了他們那深沈的憂鬱與無奈，心焦慮煩地想幫他們一點忙，說一點

話。然而由於如此，我神經質地擔憂失去報導文學的客觀與正確。

「人間雜誌」的潘庭松先生從台北馬不停蹄地趕下來，找我再去做一次採訪，很鼓舞了我的信心和勇氣。相信即使我們微言微德，或者年輕稚嫩，但至少我認定為那些漁民和蚵民說一點話，絕不是壞事。為一羣忠厚勤奮的人民做一點代言的工作，不正是知識份子份內的事嗎？

大眾傳播媒體避重就輕的態度，以及十多個單位拖拖拉拉、互踢皮球的習風使漁民憤慨不滿。我們以為這次應該會有令人比較滿意的新的結果吧。可是事情依舊無法得到解決，只不過漁民們多跑了幾趟，多做了幾次白費的努力。政府首長們的關切與重視傳到下級後再傳給漁民時，漁民們已無法感受與相信政府的決心。這是為什麼呢？我不懂。凡事必定要亡羊而後補牢嗎？

台電公司興達火力發電廠的煙，高210公尺，比日本東京鐵塔還高。排放廢氣、黑煙，肆虐地方。



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綜合體，這樣複雜的公共事務，豈能用簡單的科學邏輯便得到舒緩？

綠牡蠣事件發生後，從政府到民間一致的期望是，怎樣才能重新開創西海岸美麗的春天？大家焦灼思考的也是怎樣才能讓污染遠離我們的身畔。

翻開環境法規、審視環境執法現狀，並納入現實政經條件中來考慮，瞭解臺灣環境的人都會明白，西海岸是救援無望了。

在整個討論問題的過程中，曾經有關心海洋污染的人提出一句嚴厲的問句：「如果即日起停掉所有西部地區的污染性工廠，西海岸能不能馬上回到原來的樣子？」殘酷的事實是：不能。至少也要再過二、三十年後，西海岸才有辦法消解掉

過去卅年所累積下來、迴流不去的污染物。

日本「不知火」海水俟灣的水銀污染，自一九五〇年代發生後，卅年來，海域仍然充滿着高量水銀有機分子，連日本政府都不知道，應該怎樣面對這一不可解的局面。而我們的科技條件、群體覺悟、政經資源，較諸日本，又有多大差距？我們有多少樂觀的理由？

馬上停掉所有西部地區污染性工廠已經是最徹底的辦法了，但可以預見的結果仍舊如此，更何況停掉所有西部地區污染性工廠根本是不可能的夢想。在這種事實的殘酷推

演下，西海岸「回春」的希望更見渺茫。

這樣的環境悲劇到底應該怪誰呢？

一層層的追索下來，西海岸的今日蒼涼，也許正是種因於整個台灣過去的開發計劃缺乏前瞻的眼光，也缺乏深沉的理念吧；而且在發現潛在危機時，不能也不曾適時修改過這些不合時宜的政策。

西海岸滿佈了五、六萬家大大小小地上、地下的工廠，無論在溪河邊、在出海口、在綠野田疇間，無處不穿插着煙囪與工廠。這是當年工業升級壓力下，「農業輔導工業」政策中，所殘留下來的臺灣環境「百衲圖」。

攤開西部農業區域的地圖，將工廠所在位置一點描出來，便發現

麻麻密密的工廠如箭刺、如荆棘般圍繞着脆弱易傷的農業地。

農業輔導工業的時代，幾千公頃的農地架上鋼筋水泥，在混凝土的覆蓋下，失去生機。而偏偏工業家所選中的又是一些水電方便的好農地。當年工廠進入農地，還曾經被民家視為土地增值、工作機會、賺錢和都市化的象徵而雙手歡迎過。這些年來，工廠附近的居民在受盡污染之苦後，懊悔了。彰化的台灣化纖、桃園的觀音大潭高銀化工、台中大里鄉的三昇農藥廠，可以說都是同樣的例子。

這些棲身農業地區，吃農業奶水長大的工廠，像一條忘恩負義的毒蛇，在成長之後反過來噬咬農業，置農業於死地。工廠廢水不經處理，也不自設管線，逕自流入灌溉

渠道，煙囪排放劇毒氣體，落塵四處飄散到曾經「輔導」、曾經施恩「孕育」它的農地。

這樣的「農業輔導工業」政策，基本上已患了短視的罪過，在痛切明白工業的弊害後，卻仍然一任工業毫無忌憚的戕害農業，更是缺乏責任與道德的表徵。

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曾經完成台灣地區土地污染重金屬的調查，其中，中部地區重要農業地帶，幾乎無一倖免；重金屬污染狀況日甚一日。而各國的例證都告訴我們，重金屬污染的嚴重程度，是足以做為土地污染的重要指標；只要重金屬污染物存在，就可知其他污染物的入侵狀況，也不會樂觀。

土地如此，河川也是如此。污染的毒水一路東來奔流入海，更成了無奈又無可避免的終局。西海岸之死，應該是這麼看的。

西海岸上演悲劇時，真正關心台灣居住環境的人，應該想像得到，我們所居住的土地，我們共同的將來，又當如何？

土地、河川、大海原是一體的。海受傷了，河川與土地也不會有太好的運氣閃躲這一悲劇。

為什麼會讓自己的山川景緻陷入如此歷劫的情境呢？明知工業毒害會斷送具有生養意義的農業的前途，為什麼不能出手相救？為什麼在西海岸含恨告別的時刻，仍不能痛定思痛，面對這片曾經美麗如畫的土地、河川、海岸追過思悔？

更令人憂傷的是，工業噬咬農業的惡夢，並未因西海岸的離去而停止。以南投縣如此秀麗絕美的風景，竟在它的中心有一個南岡工業區；在兼具農業觀光功能的屏東縣，竟有「屏東工業區」的開發；離西海岸最後的養殖地不遠的地方，有一



在二仁溪畔，許多人正在淘洗廢五金，其所產生的毒害污染，恐怕得花數十年的時間，才能使水域生態復原。

個即將收集污染之大成的「彰濱工業區」；台東、花蓮這兩片台灣最後的淨土，如今工業開發的壓力與日俱增——居民要求開發的壓力，更成了野心家玩弄政府政策的「法寶」。

細細尋思，污染的故事，在小小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上，上演過多少次了；然而一次次生態沉淪的悲劇，卻不能讓後來的人學得教訓；決策者面對這樣滄桑的局面時，真的不能沸騰一點熱血來痛哭思考嗎？

對於這塊生養我們的土地與大海，我們是太無情也太冷血了。綠牡蠣事件眼看就要落幕，在悲劇發生之後，除了弱聲嘆息外，我們難道只能漠然等待着另一次更巨大的環境災劫的來臨？

水俣悲歌

尤金·史密斯和他的「水俣病」報導

時代雜誌說：「作為一位永不妥協的巨匠，史密斯努力地對人的地位做了永恆，而且直截了當的聲明。」

「水俣」專輯的拍攝歷程，正是一個最好的詮釋。爲了見證這個被公害澈底摧殘了的日本小鎮，尤金·史密斯和那些病痛的，困厄無助的人，同生活，共飲食，在採訪中度過蜜月……四年內，即使衣食無援，即使被毆成傷，他却勇往直前，沒有退卻。他將一個報導攝影家的人道品質，發揮到了極致。

尤金·史密斯 / 攝影
劉宗圍 / 譯述



旗幟上的「怨」字，鮮明地招展於風中，傳達著水俣村村民與受害者憤怒的聲音：「即使死了，我們也會記住氮素公司對我們做出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伊後下夫婦從日本九州南方的水俣市醫院出來，伊後下背上揹著醫院檢驗證實已經死亡了的女兒。當時，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拒絕載運他們——因爲他們死去的女兒得的是一種不知名的怪病。水俣市醫院當局雖然診斷不出究竟是什麼病，但罹患者那萎縮的肢體，那全身可怖的樣子，教整個社區的居民都懷疑恐懼着：這是不是一種會傳染的疾病？

●寧靜的漁村忽然陷入了奇異的恐怖之中

水俣市位於日本九州南岸，在這座小城市西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漁港。這個地區的居民一部分從事農耕，大部分則是以捕魚為生。

海是漁民生計的依靠。蔚藍的海洋，慈母般哺育着他們；任誰也都不會料到，這樣寬闊幽深的，神明一般的大海，正一天天忍受着劇毒的摧殘，終於要湧起反撲的浪潮了呢？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被送到「氮素株式會社」水俣工廠的醫院去求診。她的腦細胞已受到了破壞，語言也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乍然看來，她的症狀像是瀕臨瘋狂的人一般。幾天之後，這個小女孩才二歲大的妹妹，也患了同樣的病症被送去就醫。

醫院從這兩個女孩的母親口中得知，她隣居的一個小孩也得了同樣的疾病。

同年五月一日，氮素公司駐水俣廠醫院的主治醫師細川初的診斷報告出來了，他指出：這些病人所罹患的病，影響了他們的中樞神經。但是，他同時也宣稱：這疾病是：「截至目前為止仍無法歸類的疾病」。在水俣市地區關於這種「怪病」的研究過程中，細川初的角色是十分耐人尋思的。

●良心終於驅迫他作了忠實的宣布：這是水銀中毒！

最初發現這個不知名的怪病之時，醫學研究人員一直無法證實致命的病源，有的醫生甚至懷疑是梅毒病毒所造成……各種荒誕的臆測都曾不脛而走。整個水俣地區，都因為這一不知名的疾病，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竟日。

大約半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年底，細川醫師的研究發現了：這種疾病根本就不是什麼傳染性的疾病！身為氮素株式會社的一員，他一方面竭力穩定情況；可是另一方面，身為醫生，懸壺濟世的良心却使他猶豫着，是否應該進一步公開他的初步發現。最後，醫德與良心驅使他作了坦誠的宣佈：這種怪病的發作和蔓延，與水俣區居民所食用的海中魚類，有着直接的關係。

他的報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和討論；但是，他的公司却也因此撤銷了對他實驗的支持。這一選擇，固然使細川初付出了嚴重的代價，但他是值得的；後來的結果，完全證實了他的發現。這種「疾病」的根源，正是由於食用的魚類、貝類，由於魚貝類含水銀量的過高而使人中毒。它的正式學名是「汞甲基中毒」！

問題終於清楚的攤開在眼前了。



水俣村的居民，以捕魚為生。誰知道，這些維生的海產却成了致命的毒藥了呢？



得了汞甲基中毒，也就是通稱「水俣病」的患者，症狀之一就是四肢扭曲變形。

水俣一帶的海域受到了嚴重的污染！這一污染的源頭，恰恰就是氮素水俣工廠排放的廢水。追溯起來，早在一九〇七年氮素水俣工廠就已在當地設立了。原來，它祇生產肥料（「窒素」即氮元素），而後發展為石油化學工廠。一九五〇年代，該廠開始生產製造塑膠原料。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〇年，可以說是氮素的黃金時代，當時也為水俣市帶來了表面上的繁榮，當地人口一度增加到五萬以上；可是自發現汞甲基中毒以來，人口大量銳減，只剩下三萬六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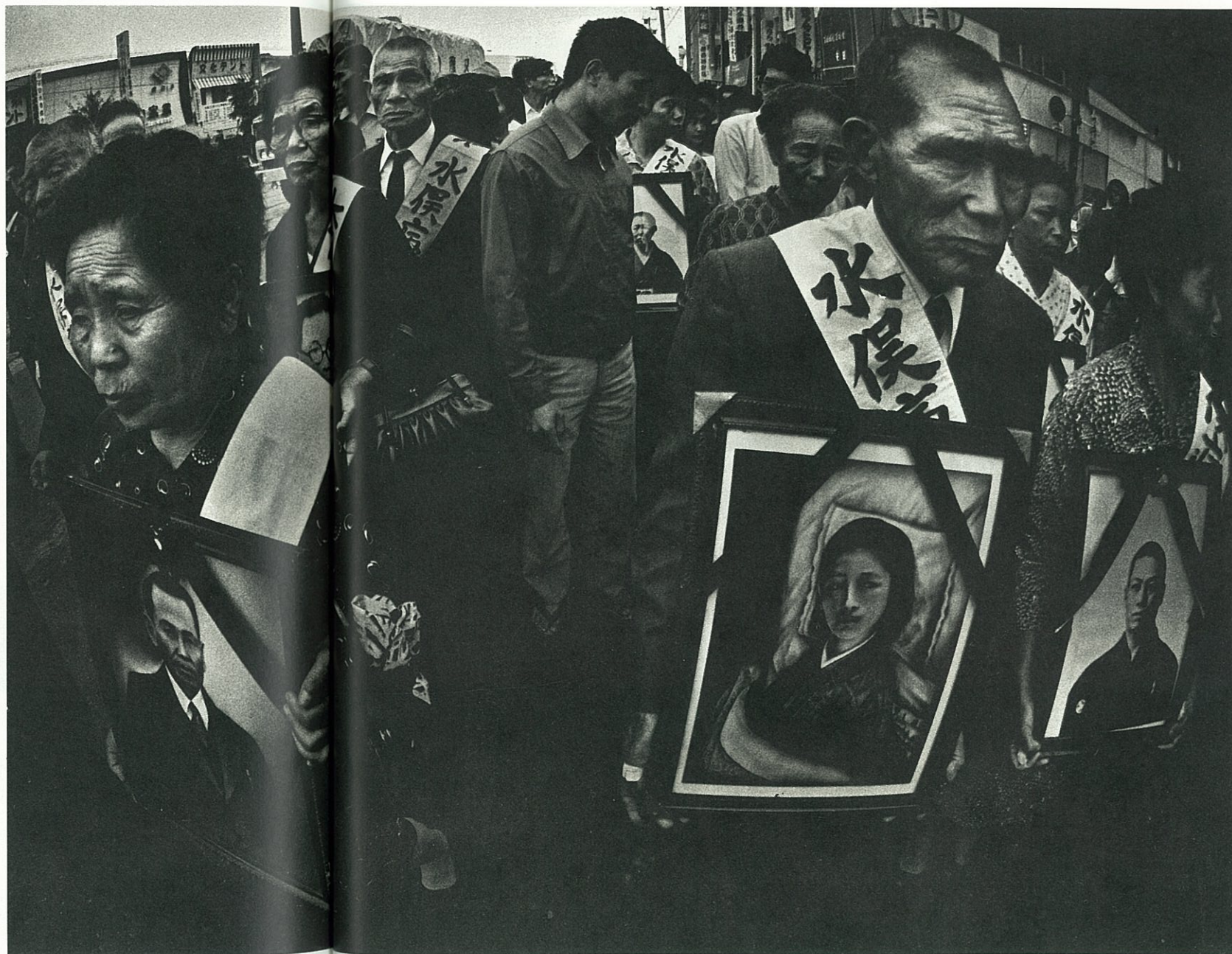
因為這一發現，汞甲基中毒，或魚貝類含汞量過高，以致使食用者中毒的這種疾病症候群，便被命名為「氮素水俣病」（底下簡稱「水俣病」）。

水俣病的症狀是：患者的神經系

統萎縮退化。開始時，會感覺到刺痛，逐漸轉為四肢及嘴唇的麻痺；然後運動肌肉及神經完全受到干擾，肢體萎縮，妨礙說話，而且視力也會緊縮或減退。早期曾發現若干病情較嚴重的患者，甚至會有意識障礙，昏迷不醒，全身不自主的痙攣，有時往往會不由自主的尖叫等等悲慘的現象。驗屍報告指出，患者的腦細胞竟已被侵蝕得像破爛的海棉一樣。醫學研究還發現，水銀甚至可以侵入母體的胎盤，而使胎兒在未出生前便已染上了汞甲基的毒素，終生殘廢。

●尤金·史密斯——一位永不妥協的見證人出現了

有關於汞甲基中毒，或水俣病症候群的報導，它之所以被引進到國際輿論，受到全世界的注意，却應



該感謝美國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夫婦。史密斯的妻子愛琳出生於東京，熟諳日文；許多年來，她也親自在水俣地區探查患者的病情，不斷予以照料和報導。他倆的蜜月就是在水俣的訪問中度過的。

尤金·史密斯14歲就開始了他的攝影生涯，19歲進入「生活」（Life）雜誌，工作了兩年多，21歲主

動辭退了「成千的年輕人不惜任何代價要爭取的」這一份工作，展開了他往後永不妥協的，見證人性與悲憫的奮鬥歷程。他曾說過：「我的攝影祕訣是我很能够在事前就了解事情將會怎樣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密斯曾隨美軍在琉球採訪。在大戰中被榴霰彈所傷而長期療養的史密斯，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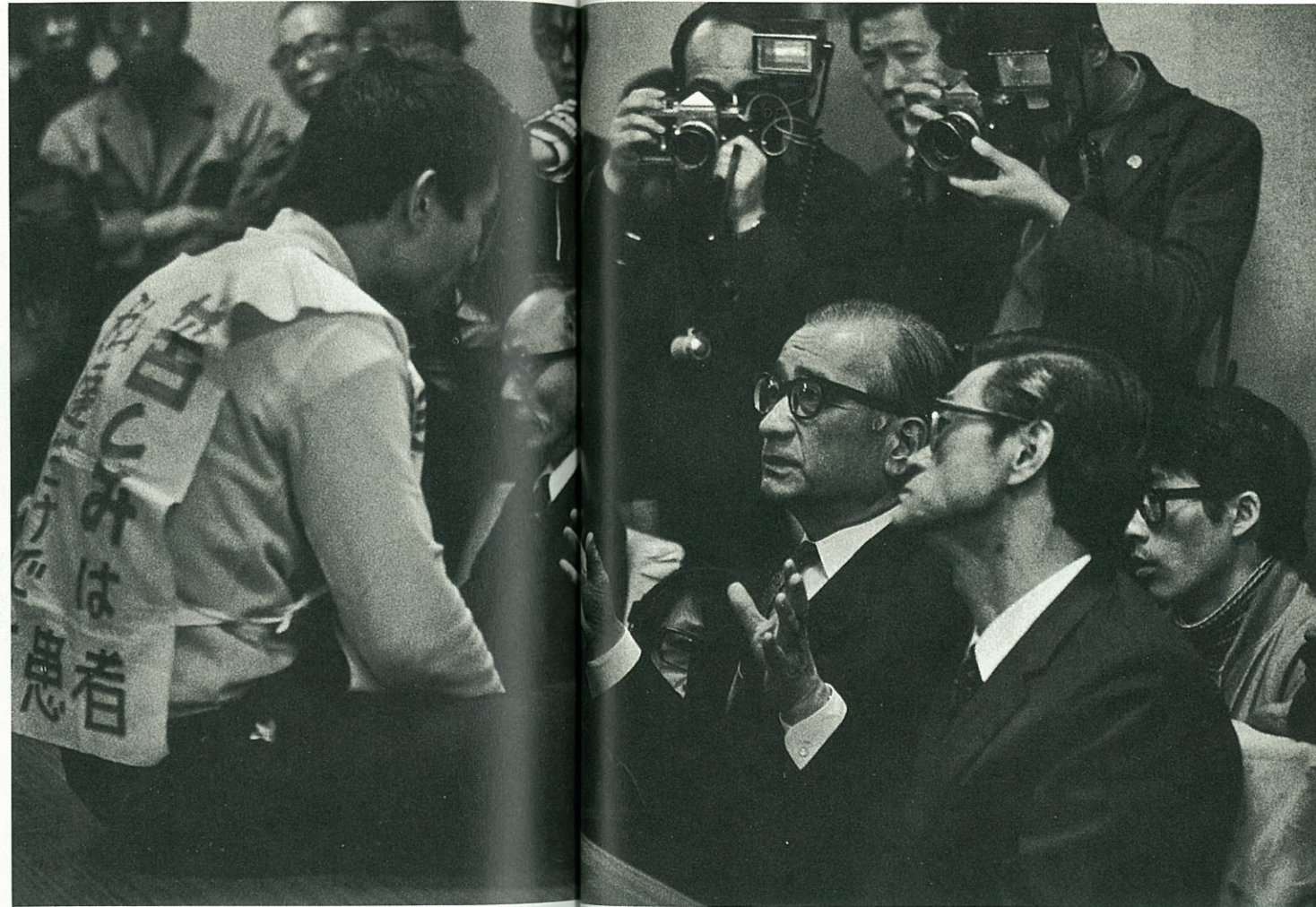
在「不知自己是否還有能力拍照」的時期，他以超人的意志拍下了與戰爭全然相反的照片：「步向天堂花園」。這張他為兩個孩子拍的照片，現在已成為世界最知名的照片之一。當時他第一個反應就是：「喏，這是我預料中的」戰後，第二度受邀回到「生活」雜誌社工作，他的攝影專輯「鄉村醫生」、「西

受害者的家屬帶著死去親人的照片，悲痛而無言地遊行抗議。醫院已經證明，他們的親人死於「水俣病」。

班牙鄉村」、「史懷哲醫生」等等，都是這段時期裏的經典之作。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次因為與社長的意見不和而離職。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
在福岡地方法院外的廣場上，
靜待判決氮素公司
污染案件最後結果的人群。



抗議團體的領導人物川本照男，
與氮素公司的代表商談賠償問題時，
索性坐到該公司總裁島田的桌上，
與他「面對面」的溝通。

讓受害人爭取理賠了。

●請庭上所有的官員都來正眼看看她，抱抱她……

在中央污染防治會的聽證席上，受害者之一的上村友子被抬到這些官員面前，作為他們悲慘遭遇的一個不幸的見證。所有的病人都要求聽證會的官員，正眼看看上村，抱抱她。

這令人鼻酸的一幕，飽含了多少錐心刺骨的傷痛；多少家庭的悲劇、多少人間的不幸與不平啊！

的確，公司與受害者之間將近二十年的斡旋對峙，時間是何其漫長，而受害人所經歷的苦難與折磨，家屬所付出的精神上、物質上的損傷與摧殘，又豈止理賠所可能彌補得了於萬一的呢？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福岡地方法院的推事起藤次郎，作出了一項重要的判決「氮素公司難逃刑責」。這項正義的宣判大大地提高了受害者的對等談判地位；就在當天晚上，該公司立即支付了美金三千二百萬的支票，賠償患者。可是三月二十二日，受害者陸續由水俣取道九州、長崎、經廣島而達紐約——氮素公司總公司，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談判。

這次談判，川本照男乾脆直接端坐到島田談判席的桌上，請他仔細想想受害人的處境；請他思量，究竟什麼是生命？什麼是天理？

這項無恥的否認激起了更大的公憤；於是，主張與公司直接談判的受害人及家屬紛紛結合了起來，在市原、福岡等地集體抗議了。參加抗議的受害人，餐風露宿，神情悲憤。公司却除了門禁森嚴、重重警戒之外，一直不聞不問，這項受害者的抗議行動，竟然是毫無結果。

●想想這些令人不忍的悲痛遭遇吧！

是的，想想那位曾經被抬到中央污染防治會聽證席上的上村友子吧！她一九五六年才出生，一九七三

史密斯認為，新聞報導絕無所謂的客觀。報導一系列的事件下來，一名認真的記者難免要投入他的精神，甚至於感情。他曾說過：「要十分信賴人的感情……我相信一定要透過情感來激發智慧，才有辦法糾正這個世界的許多重大錯誤。」他用好幾年的時間追蹤水俣病的報導，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他要為成千上萬的患者請命。在日本採訪期間，史密斯更曾遭到氮素公司人員的毆打，把他的脊椎骨都打斷裂了。但這絲毫不曾嚇阻了他的工作；療養期間，妻子代替了他，繼續追蹤採訪着。因此，他的水俣病攝影專輯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畫面是他的妻子愛琳所攝的。

●震撼世界的攝影報導

截至「水俣病」專輯出版的那一年（一九七五），據統計，感染水俣病的患者已有一萬人以上，其中病死的達一百多人，而嚴重傷害者在七百人以上。近十多年來，據報導，死者更大量增加，新的患者也不斷被發現。史密斯夫婦是在這些患者開始集體行動，對日本政府及氮素公司施加壓力時，決定投身進去，前往水俣定居。他們住在與病患同樣的環境中，吃着相同的食物，與村民交朋友共患難，一點一滴的「由了解人物而循序漸進」，作出了這一震撼世界的採訪報導。

在他們的採訪中，有一位在母親

的胎盤裡便感染了汞甲基毒的伊佐山智子；她出生於一九六一年。她的雙親住在水俣附近的荒崎村，由於地處偏遠，所以女兒出生之後多年，伊佐山夫婦根本還不知道女兒得的是水俣病——畢竟，在他們有限的世界和經驗裏，哪曾聽過，哪裏見過這種病症呢？

更何況，照氮素公司自己的說法，該公司早在1960年已經為工廠裝置了廢水處理器。按理講，伊佐山孝子，還有什麼可能會感染水銀毒呢？可是事實不然，氮素公司祇不過虛與委蛇了一番，他們將原來由水俣港排往外海的廢水，轉了個方向，移往八幡村的廢水槽貯存一下而已。廢水槽的毒水一再的滲透到

水俣河河口，污染了更大的地區，也殘害了更多的人！

●公司無恥的否認與受害人不休的奮鬥

可怕的病症四處漫延了開來。一直到事情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伊佐山夫婦才知道，她們的女兒原來是被這個無形的殺手毒害了。然而氮素公司在補救這場浩劫上所表現的誠意，却令人心寒。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公司的高級職員，包括島田董事長，在直接談判的強大壓力之下，前往罹難的家庭慰問。外表上，島田的表現倒也還算人道，他被迫承認公司的咎責，並且表示願意負責賠償。但在島田做了這樣的

說明之後不到幾個小時，公司的律師竟立刻出面否認了島田所做的承諾。

這項無恥的否認激起了更大的公憤；於是，主張與公司直接談判的受害人及家屬紛紛結合了起來，在市原、福岡等地集體抗議了。參加抗議的受害人，餐風露宿，神情悲憤。公司却除了門禁森嚴、重重警戒之外，一直不聞不問，這項受害者的抗議行動，竟然是毫無結果。

這其間，領導直接談判最力的川本照男，發揮了他最大的毅力與耐力，一方面向日本中央污染防治會提出他們的嚴重抗議，一方面運用種種方式施加壓力，才終於迫使公司當局正式出面，與受害者對質，



一位原告者的辯護律師，
在福岡法院前
為受害人的家屬請命。

年福岡法院判決受害者勝訴的時候，
，早已經活像植物人一樣毫無意識。
。無論官司的勝訴、敗訴，宣判之

日法院的裁決，對她來說早已經沒
有意義了。
當然，生者仍然必須堅強的活下

舉世聞名的日本公害判決

1973年，日本熊本地裁（地方法院）做出舉世聞名的，對於造成水俣病公害的日本氮素工廠的公害判決。判決中裁定該工廠所排放廢水雖符合當時各項安全規定；且雖其廢水處理手段優於其他同類工廠，但仍難避免疏忽之責，而判為有罪。此一判決，對高成長期日本的公害國策及企業、國民的公害意識與水平的提高，發生了重大的作用。

在台灣，不論政府及企業雙方至今皆無公害防治政策的今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的遠見、公正與夫審判權之高度自立，此項判決，極具啟發的作用，引人深思。因此將該項判決之主文譯刊於下：

《……必須指出，一個化學工廠在工廠廢水排出廠外時，有責任使該廢水具有高度的衛生水平；有責任經由各項研究檢驗確定廢水中所

去！即使是受害者也有權利活下去。在病情嚴重的患者來說，周遭的事情他是不可能意識到的，可是家屬的生活又如何呢？伊佐山智子連大小便都要人照顧，不是苦了她的母親，是苦了誰？智子的妹妹自小就需在姊姊與母親之間奔走，她守在姊姊身邊，見到姊姊出了事，又得立刻去招喚正在做活的母親來料理，……一家人都陷溺在這個惡劣的境遇中，掙扎喘息，這是誰造成的？

史密斯夫婦就住在伊佐山家附近。除了做母親的人知道個中以繼夜的辛苦，恐怕也祇有史密斯鏡頭下的攝影可供見證了！

在水俣附近的湯堂區，有一戶姓忍的人家，也因女兒罹患了水俣病而苦撐著。病人小自換衣服、走動都得有人照料。這個姓忍的女孩，不但行動不方便，而且時時刻刻活在一種恐懼中。她說，「萬一有一天父母親去世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一想到什麼事都得自己來，却又無能為力，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開始訓練自己運動身體上的肌肉，再苦也得做。對她來說，每天都在掙扎，特別是在學校上體育課的時候，尤其尷尬。

如忍住痛苦的煎熬總算有了收穫。儘管行動上的不便，她逐漸可以處理自己的生活了。一九七二年，日本反污染公害的民間團體籌措了一筆經費供她前往斯多哥爾摩，出

席在該地舉行的聯合國環境保育會議。

●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復元

九州的水俣病風波，自氮素公司在水俣設廠算起，直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才告底定。官方的中央污染防治會，裁決病情嚴重者賠償六萬八千元美金，病情稍輕者賠償六萬美金。這是繼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福岡法院判決之後，在無數的談判接觸中爭取來的。根據一九七四年水銀中毒患者的鑑定，中毒的人早自一九四三年就已開始，截至一九七五年一月，確定因氮素公司廢水而致水銀中毒的患者共有七百九十八人；尚有近三千人在申請鑑定。氮素公司終於同意償付所有的醫藥費用，並依病情輕重，外加每月六十元至一百八十元美金的生活費。據統計，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氮素公司負擔的賠償費已逾美金八千萬元，而清理水俣灣地區及水域汞甲基含量的工作也自當時展開，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復原。

掩起了尤金·史密斯的報導專輯，看到最近台灣西海岸的一連串生態鉅變，我禁不住憂心忡忡的想，水俣地區走過了卅年的傷心之路，那戰慄的大海，那曲扭的人間，那不幸，那淚水……究竟曾否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警惕和教訓呢？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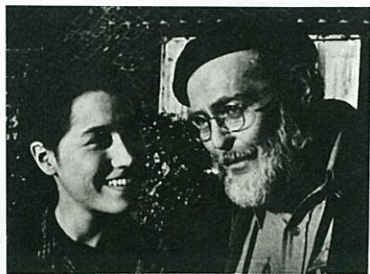
因主審水銀污染中毒案件而廣受注目的法官起藤次郎。

含危險物質之安全性，及其對動物、植物與人體可能帶來的影響。為達成此目的，工廠應具備最尖端之技術與知識。化學工廠應提供必要與最大的防制手段，如一旦產生有礙安全之疑點之事件時，可即刻中止生產工作……總之，任何工廠均不得以侵犯和犧牲地方居民之生命、健康從事生產及營運。》

《被告之工廠一貫疏忽其所排廢水所含

acetaldehyde，雖然被告所排放廢水中有毒物質之含量符合各項政府所規定之限制及標準；雖然其廢水處理方法優於其他同類化學工廠，皆不足以推翻該廠對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及安全所應負之責任……故被告仍不能逃避疏忽安全之責。》

日本熊本地方法院
1973年3月20日



● 尤金·史密斯和他的夫人愛琳。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出生於1918年，1978年他逝世的時候，時代雜誌曾為他寫下這樣的悼詞——「尤金·史密斯享年五十九歲，為一聲譽卓著的新聞攝影家。其作品強烈地反映出悲天憫人的心懷。史密斯由於中風後又摔傷頭部，終於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Tucson)去世。……作為一位永不妥協的巨匠，史密斯努力地對人的地位做了永恆、而且直截了當的聲明。」

他一生最後的重要作品，就是「水俣」專輯。在一篇 Paul Hill 和 Tom Cooper 的史密斯訪問記裏，他曾經談到這個專輯的拍攝歷程和發表經過。一個報導攝影家的勇氣、信念，強烈的煥發在他的言談片語之間。

以下就是這段訪問的摘譯：

英雄的背後

尤金·史密斯 談「水俣」專輯

袁瑤瑤 / 阮義忠■合譯

● 他們想盡辦法阻止我發表

■ 你認為「水俣」專輯成功嗎？

□ 我認為相當成功。



伊佐山智子在母親的胎盤內，就已受到了水銀的毒害。

她的家人，從未停止過對她的細心照顧。這是母親抱她入浴的一個時刻。

法院判決受害者勝訴的那天，有人在報上寫了個標題：「今天，伊佐山孝子終於微笑了。」

但是，法院的判決，對於這個植物人的命運，仍是回天乏術的。



在家中，忍姓少女
辛苦卻認真地做一
些簡單的家事。



■在鬧「水俣」事件時，你有沒有
用到你的照片？

□很多照片都用了，好幾張出現於
日本電視的黃金時間，也發表在
雜誌、書籍和報紙等刊物上。我
想這是我遭受攻擊的原因之一。
我這些照片太具影響力了，他們
想盡辦法阻止我發表。這是他們
最大的錯誤。因為不知道什麼原
因，我成了日本的民間英雄。我
被襲擊之後，許多人都憤怒地挺
身出來反對這家公司。大家認為
這家公司一定有問題，因此把對
家國的感情整個都轉向受害者，
而且表現得比以前更強烈。

■可見你的照片在衝突當時產生了
相當有意義的衝擊。

●我們成了他們的隣居，朋
友，而不是記者

□是的，很大的衝擊。

■「水俣」是你重要最的作品之一
，它是怎麼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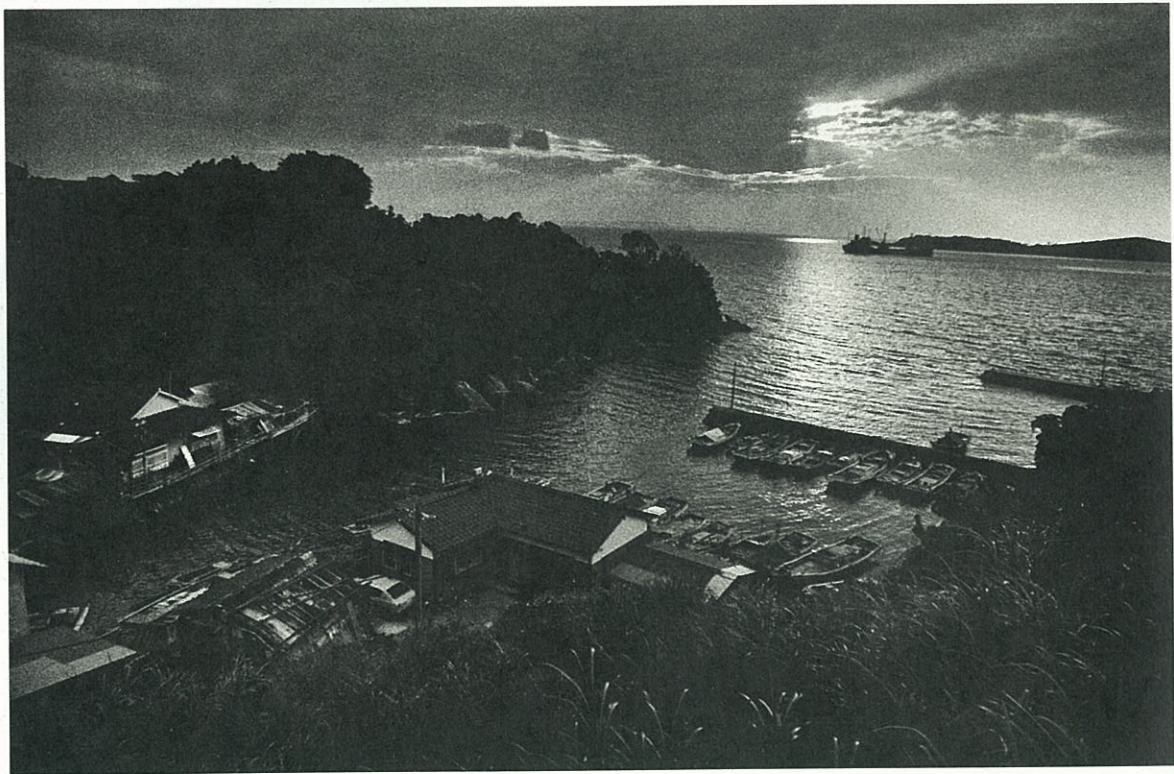
□當猶太博物館的展覽移到日本展
出時，有些日本朋友來看我，問
我想拍些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是一直想拍一個漁村，而他
們心裏也一直打算慫恿我到日本
拍「水俣」。他們給我一本談水
俣的書，我看了，他們又一再提
及它，於是我說：「當然，我會
去的。」

我第二天結婚，便在水俣渡了蜜
月。我們租了一間房子，開始訪
問部份受害者。我們訪問過那家
公司，以便在我們的報導裏讓他
們明白地表明爭論的立場。我們
希望能克服所有居民對新聞記者
的排斥。在開始親近地拍他們之
前，我們先慢慢地瞭解他們。
我們首先拍村民捕魚的照片，一
來因為我們需要，二來這個題材
不會惹麻煩——你不必瞭解與此
題有密切牽連的個人。漸漸的，
我們愈來愈了解村民，也跟他們
吃相同的食物。那真是叫人興奮



一九七二年六月，忍姓少女
與數位污染受害人，前往斯德哥爾摩
聯合國「環境保護會議」現場，
希望引起世人對水俣病的注意。
他們的旅費，來自日本熱心人士
與反污染團體的資助。

在水俣村的湯堂區，一位姓忍的年輕病患堅強地與乖戾的命運抗衡。
在令她特別難堪的學校運動會會場上，她舉步維艱，將痛苦與忍耐推到極限。



工業廢水導致的汞甲基毒害，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清除的。水俣病的遺毒，殘存在人體與沿海的魚類中，一代一代的延續著。還需要經過多長的時間，水俣村的漁港，才能恢復昔日的美麗與寧靜？

的日子，由於不是為了雜誌社工作，我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們沒錢了，也不知道去那兒找錢用。可是，我們還是硬撐著，真是艱苦。遠離家鄉六千哩，有時口袋裏只有三塊美金，却不知道去什麼鬼地方弄錢好繼續下去。我們待得愈久，愈成了他們的隣居、朋友，而不是新聞記者——這是要拍出好照片的方法。

■「水俣」專輯第一次發表是不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生活雜誌？

□日本已經發表過很多次，不過，在美國那是第一次。

■你是否事先就認為你有把握解決水俣的問題？

□沒有，我們只是投身進去。

■你是否準備做一套水俣的照片專輯呢？

□我想以書的形式出現，而不是零零星星的發表出來。

●人性是我一向最信守的哲理

■那張母親替女兒洗浴的著名照片是怎麼拍出來的？

□由了解人物而循序漸進。我們經常在那對夫妻去示威抗議時照顧他們的小孩。他們的住處離我們的房子約十分鐘步程，每次路過我們一定可以看到有人在照應她，我也一定會看到那位母親所付出的不凡愛心。她總是那麼愉悅，使我觀察得越多，越覺得它涵蓋了勇氣最美的層面，水俣村民就是以這種勇氣，與那家公司和政府作戰的。人們現在則稱為浪漫主義，然而我感興趣的就是這種勇氣，而這種勇氣也是浪漫的。我要想辦法來象徵水俣最好而且最堅實的特質。

有一天，我對我太太愛琳(Aileen

)說：「我們設法來拍那張照片吧。」我想像的畫面裏，母親正摟著孩子，盈盈的愛意洋溢其間。我到了那戶人家，笨拙地向那個母親解釋我想拍一張智子裸身的照片，我也要顯示她照拂孩子的樣子。那位母親說：「好，我正要為智子洗澡，也許對你會有所方便。」她像一般日本人那樣，先把著孩子在池外洗，然後再把她放進池裏。眼見這個畫面構成了我想說的東西，是這樣地感人，我覺得淚眼模糊，簡直難以拍照。然而我畢竟拍了。那是一張張絕頂浪漫的照片。我自問：什麼是你個人一向最信守的哲理？是人性。我要堅持自己這個意見，並傳給沒有意見的人。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
- 全年訂閱贈送珍貴「青海塔爾寺喇嘛教慶典音樂·藏族酒歌」錄音帶。或「陳映真小說選」附陳映真自繪插圖。兩者任選其一。(75年5月底前訂閱有效)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半年700元/全年分期訂閱每期470元，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撥付支票或票據之存款，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請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戶名	第1008791-0號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戶名	第1008791-0號
收款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遠流'86年作家介紹》系列之1 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重新看胡適

永遠的大師／不朽的作品／創新的出版

胡適作品集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即將出版三十七種

- 四十自述
- 附胡適先生年譜一編
- 胡適文選
- 文學改良芻議
- 問題與主義
- 水滸傳與紅樓夢
- 貞操問題
-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 我們的政治主張
- 西遊記考證
-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 海外讀書雜記
-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
-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 說儒
- 荷澤大師神會傳
- 醒世姻緣傳考證
- 我們走那條路?
- 白話文學史(唐以前)
- 白話文學史(唐朝)
-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
- 附中國中古思想史一編
-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下)
- 丁文江的傳記
- 胡適演講集(一)
- 胡適演講集(二)
- 胡適演講集(三)
- 嘗試集
- 嘗試後集
- 胡適選註的詩選
- 胡適選註的詞選
- 中國古代哲學史
- 戴東原哲學
- 章實齋先生年譜
- 胡適留學日記(一)
- 胡適留學日記(二)
- 胡適留學日記(三)
- 胡適留學日記(四)

老五號宋體重排新校／廿五開精印，銅版紙排印，每冊統一定價實售100元

《胡適的生平》

他，才三歲零幾個月，就在家鄉的家塾裏讀書，因為個子太小，還得大人抱上凳子，等放學的時候，再抱下來。

他，從小就像個文弱書生的「先生」；十一歲就成了無神論者；十六歲的時候，受到「天演論」的影響，把名字改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

這位在高凳子上讀書的小男孩，後來成為家喻戶曉，影響中國社會思想既深且鉅的一號人物。

他，廿七歲就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後來又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最後又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他，掀起了白話文學運動的革命浪潮，也是揭發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人；在民國十八年到廿六年之間更是全中國最有力量、社會評論家。

他一生共接受了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

他擔任過中國駐美全權大使，也曾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憲章的制訂；蔣介石先生甚至邀請過他擔任總統人。

中共政權視他為第一號大毒草，曾經發起全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圍剿他的文字超過兩百萬字。

他，謙稱自己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人，但評論說他是「中國的伏爾泰」。支持他的人、反對他的人，不能不承認他是「廿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胡適談胡適》

「從前神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得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引自「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廿五年我指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需要人懂得，所以我從不吝笑我的文字淺顯。」

——引自「四十自述」

《大家談胡適》

吳大猷先生說：「胡先生去世，在國家是巨星殞落，在我個人，是失去一個真正愛我的，我真正敬愛的師友！」

——引自「胡適之先生和中國科學發展」

梁實秋先生說：「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他對年輕人、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

——引自「懷念胡適先生」

余英時先生說：「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大體上都觸及了許多久已積壓在一般人心而不知『怎麼說』的問題。……從思想史的觀點看，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新『典範』(Paradigm)。」

——引自「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唐君毅先生說：「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輩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引自「胡適雜誌」

《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說》

胡適之先生的著作是中國歷史的寶貴遺產，胡先生所提倡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然不偏不倚，絕不過時。這些年來，胡先生的作品沒有好好地推廣，沒有充分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現在，「胡適作品集」能夠有計劃地、完善地集中整理出版，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在出版工作中，本館得到商務印書館的支持，微允將該館八冊胡先生著作收入新版「胡適作品集」中，我非常感激。但願藉著這個整理出版的基礎，能早日完成出版「胡適全集」的大工作。



《暫不付款・登記預約》辦法

- 《胡適作品集》預計先出版37冊，一月起陸續出書，六月底出齊，每冊定價一〇〇元，全套三七〇〇元。現在登記預約，只要二九六〇元(單冊預約90元)。
- 「全套登記預約」，您暫時無須付款，《胡適作品集》將分四次寄書給您，您也按四次付款，每次只付七四〇元。
- 只要填好右列表格，貼於明信片上，寄「台北市汀州路782號7樓之5遠流出版公司」，我們就會為您辦好一切手續。
- 或者利用「電話登記預約」，請撥電話(02)392-3707登記專線，一通電話，手續完備。

請剪下，貼於明信片上郵寄。

我登記預約《胡適作品集》全套37冊，共 實。

(我只要訂購第 號書 共 冊×90元)

我不希望一次付款 □ 四期付款。

我的資料如下：

姓名： 性別： 年齡：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請為我辦理必要手續，並請分四次寄書給我。

授權出版 胡適紀念館
地址：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
館長：王志維

榮譽印行

遠流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電話：(02)392-3707

總經理 時報出版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馬路132號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為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美金54.5元／海運41.2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美金60元／海運45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66元／海運45元

訂閱姓名：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金額 元

地址： 職業： 電話： 請開收據 □ 不開收據

收據抬頭：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收據地址：

-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訂費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